

偵探世界

上海馬路

第...

告 通

敬啓者本雜誌內容豐美全是海內名流所撰偵探武俠冒險各種小說趣味濃郁
允稱獨步倘蒙 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敝
局當即按期寄奉決不擱誤此佈告願頌

台綏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雜誌批發部謹啓

目 價		零售	每 期	實售大洋三角	寄 費	本國	每 期 三 分	用中國八分以內 之郵票代洋十足 通用以示優待
		半年	十二期	實售三元二角		日本	每 期 三 分	
全年	廿四期	實售大洋六元			外國	每 期 四 分		

單 書 定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偵探世界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
特預定 期(自第 期起)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
寄奉至祈 察收並給收據以後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上海世界書局
雜誌批發部 台照

啓 月 日

偵探小說說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提倡尚武精神

標榜義俠風氣

自來發生奇案殺人越貨至
 足驚人全賴偵探破獲罪惡
 始彰本局搜集偵探中資料編
 成大批偵探小說後印行
 以餉閱者述奸徒之狠毒窮
 形盡相寫偵探之手段神出
 鬼沒黑幕重重一齊揭穿可
 以寒奸人之膽可以攝狂徒
 之魂英氣奕奕和盤托出可
 以激尚武之精神可以振行
 俠之義氣以懲以勸之奇蹟
 偵探之大觀矣

情

魔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情場偵探案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老虎黨

黨

全書二册
價洋八角

鐵假面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中國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册
價洋二元

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百件奇案大觀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偵探世界第六期目錄

五人團

何海鳴

夜半鐘聲 (下)

陸澹齋

孝女捕仇記

張冥飛

探訪案情的競爭

蕭翁

誰非假冒的 (下)

馬二先生

談偵探小說

何樸齋

指紋略說

曾經滄海室主

門外漢乎

徐卓呆

偵探小說瑣話

范烟橋

山東響馬傳

姚民哀

遊俠新傳

沈禹鐘

偵探世界第六期目錄

探訪案情的競爭.....

傀儡劇.....

真與假.....

怨海波.....

指紋略說.....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

輯餘贅墨.....

✱✱✱
✱✱✱
✱✱✱
✱✱✱
✱✱✱

蕭翁

孫了紅

王天恨

程小青

曾經滄海室主

不育生

陸澹齋

✱✱✱

✱✱✱

✱✱✱

✱✱✱

星 光 劍 戟

內容計刊短篇小說二十五篇約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同時出版用最上等瑞典紙精印
 潔白素雅因為每篇有銅版插圖不少附錄來做去總脫不了幾位鼎鼎有名的小說
 諸位先生們諒來小讀了幾位大小說家的作品欽仰之下有感於不知其生平小史和軼事
 家著作但是常常讀了星光裏每篇小說之首均有撰述人小史並小影附刊的非但能夠明
 爲恨不家不妨小史軼事還可以一睹其采哩
 白名小說家的小史軼事還可以一睹其采哩
 星光裏的小說撰述者都是主任范烟橋趙雲二先生的好友皆聲明是精心的作品勿
 比胡亂出錢買得到的敷衍文字更是不可以不看的閒話少說請看目錄

▲ 目錄 如下 ▼

● 上 集

夢歎
 一齣戲
 愛情負擔
 我膝下這虎
 十七年後的離婚
 離婚後的兒女
 路上丐
 三課
 苦了便宜坊的燒鴨
 柴房慘劫
 一個殺父的女兒
 小說大家

● 下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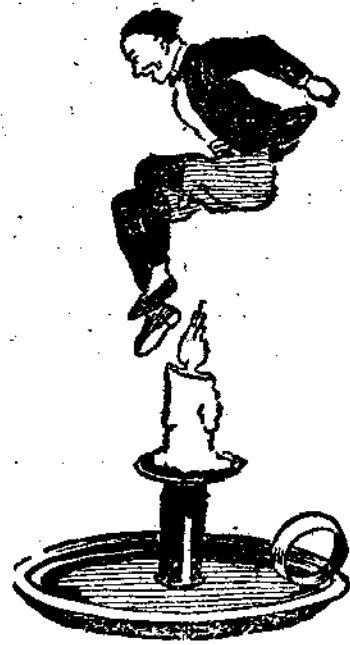
范烟橋
 程小青
 何海鳴
 袁伯崇
 王西神
 畢倚虹
 姚慶夔
 徐卓呆
 姚民哀
 俞天濱
 張慶霖
 王天恨
 儒人
 我想蘇州
 我是誰
 錯石情
 編輯者
 詩圓記
 一箭雙鵰
 機工語
 循環
 一天星斗換文章
 請假
 女兒貌
 三個世界

每集實價大洋二角不折不扣函購郵花通用寄費加一

發行所 蘇州胥門 星社

總經售者 上海四馬路中屋紅 世界書局
 本外埠各書局及各省世界書局均有分售

江紅蕪 周瘦鵑 賈少芹 徐亞高 范雙梅 吳逸梅 鄭指嚴 許明道 顧瞻虛 程瞻虛 范瞻虛 蔣瞻虛 胡寄塵



五人團



求幸福齋主

塞外多磊落激昂之士。以無所用其才而世又大亂。乃相率爲盜。盜而劫富濟貧。猶不失爲俠也。顧所謂盜團者。恆以竿計主其事者。曰拉竿。竿有首。卽盜魁。是每竿人數千百不等。其名曰碼子。以軍法部勒。無以異於國家。夙蓄之行伍。卽彼盜魁亦各瑋瑋有聲。雄視諸區域。間如今日。八方負隅之軍閥。儼然居上。施其號令。人多能道其名氏也。惟有一種無名之英雄。守古綠林。剪徑之風。單身行劫。不欲浪留其名。亦弗嘯聚。儕儕爲何種成竿之組織。然此其中亦固有異人在。恥如拉竿者之仗虛聲。憑衆力。惟恃一己之異能。單騎以出。以少勝衆。每每若神龍見首不見尾。使人捉摸不住。猝不及防。乃較餘子爲尤可驚矣。

以是之故。凡於塞外設鏢行。供人聘用。以衛行旅者。反以盜竿爲易。與而獨畏此輩單騎之暴。

客蓋保鏢法門不盡全憑武力以驅荆棘惟仗江湖上俠義結交之口頭禪與各著名盜竿爲緣定各不相犯之約甚至互相標榜平分保費融鑣客盜徒於一家故鑣客之鑣旂與盜徒之竿幟乃互爲照應陽爲避面尹邢而陰實同茲脈索如彼單騎暴客其名不揚而又無從結納一旦飛將軍從天上來鬥智鬥力非具真工夫不敵亦無怪有名無實之鑣客遇之乃有吾道不行後生可畏之嘆也

時爲民國十年春將暮矣口以內各巨商載貨出關赴庫倫恰克圖各處作貿易者車馬絡繹於途既至口外乃設戒備并雇鑣行中人從行以防劫寇此固歷來習見之事也時有山東某商者思於輸運貨物赴蒙以外倍采蒙中牛羊皮革於歸時帶返以售諸異國之人故此行既載蒙中合銷之國產而又賸以多金以爲倍采蒙貨之用顧挾巨資以行戒備亦當有加乃聘某著名之鑣行爲衛得鑣客五人從行皆老於是業者聲氣之廣武術之精自無待言且沿途各盜竿處亦皆分致規費固不虞其劫掠其所防者亦惟無名之輩耳然護從甚衆鑣客以外益以力士十餘皆有德國式之盒子槍及毛瑟槍以資射擊少數強梁縱欲力取亦不足以敵吾又何懼乎

某日天色將暝。此鏢車至某站。逆旅投宿。既入門矣。輜重之車十餘。悉卸於旅店大門內院落中。循例以鏢客一人。力士一人。荷槍守之。餘衆稍息。征塵則各以面盆貯水。蹲地盥濯。其已盥者。則在室內。外品茗。吸烟。話日來辛苦。而待晚餐之將至。乃另有旅客五人。先彼輩而入。觀其裝束。黃色軍服。而帶金邊軍帽。佩手槍於腰際。似爲陸軍中人。此時適有二客。亦在院落中散步。賞夕陽之晚景。守車鏢客。乃趨前問訊。以從事於偵視。客曰。吾等北京陸軍部委員也。奉派往庫倫道。經此耳。鏢客以其人少。而又無可疑。乃淡視之。

忽暮鴉噪於樹上。一客微喟。顧其同儕曰。久未經戰陣。槍法當疏矣。鴉聲刺人耳。吾當拔槍擊之。并以覘吾技。是否如昔。如不中。萬一前途有事。有槍不能制敵人於死。其何以立功業乎。卽吾子亦當乘暇一練習也。其另一客答曰。然則子盍先試之。客領首。示意舉其槍。彈發一鴉。果自樹下墜。羣鴉遽飛起。盤旋空中。乃爲蝴蝶之舞。鳴聲亦愈悲噪。舉衆驚異。旁立之客。復鼓掌笑曰。吾哥神技。固猶昔也。此番北征蒙匪。又將嘗此彈矣。鏢客聞之。頗折服。且能武者。好與同輩中人談武技。不覺持其盒子砲。趨前而持長槍之力士。隨之。悉忘守其輜重矣。鏢客復問擊鴉之客曰。日暮矣。君猶能擊鴉。槍法固精。目力猶弗弱。君誠好身手哉。然吾儕能

爲朋友耶。客略一審視，謙謝曰：「吾輩軍人，受國厚恩，及人民供養，理宜勤治武事，以備一日之用。況當今蒙邊方告警，行旅患之，吾輩有平難安民之責，更當摩厲以須，以爲諸君行遠道者防不測。此微技，夫何足稱！且吾儕今日萍水相逢，固已爲朋友矣。惜吾輩五行將返京，復命不能護送君等一程，然前途多吾同袍，其技能皆不在我下，必能爲君等助也。」

旁立之客忽乘間言曰：「吾哥亦太謙矣。軍中神槍手夙推吾哥射一鴉，殊不足以盡吾哥之技也。曩見吾哥槍射雙雀，并隨心所欲言，欲射鳥之何部，或眼或足，皆無虛發。哥今日何不試爲諸君一射，鑣客大奇，衆亦驚訝，乃堅請續盡其技。客睨其同伴，微嗔曰：「子真好饒舌，望諸君勿聽彼言。某何人敢稱神槍手耶！且天地間能人至多，善射者尤夥，妄自滿，徒使識者笑耳。」其一客笑曰：「天將黑矣，多言何益！如謂吾言不實，子曷再試之。倘不中，證實吾言之僞，而博諸君一粲，亦消遣之一法也。」

善射之客以同伴戲，已頗有怒意，乃低眸自視其槍，曰：「射則射耳，彼明知此乃手槍，力不能及，遠特欲使吾不中，使諸君笑我耳。」其一客亦怫然曰：「子旣不欲射，則不射亦佳，何必藉口於手槍之不良，鑣客亟欲觀客神技，意良不欲客之中止，乃復與客語曰：「手槍殊不合用，客言是也。」

吾有德國式盒子槍。或尙可射。言已自解其槍。獻客。客不遽接。僅審視曰。此槍大佳。吾曩固有是物。今入軍長官。不許挾私人之槍。遂屏弗用。然吾屢與長官言戰陣中。非此槍不可。但軍費奇絀。不能盡備。此吾服從軍令。仍不敢獨異也。鏹客曰。此既可使吾願借。君客曰。吾儕初交。曷可遽讓君武器。其一客不耐曰。勿多言。陽光不爾待矣。鏹客亦曰。既爲朋友。又奚不可借。乃將槍強置客手中。客以手槍插腰際。接鏹客盒子槍。反復展玩。問內有彈若干。發鏹客曰。十發。客大喜。舉槍向空曰。諸君欲此彈中鴉。左眼或右眼者。請明告我。必不敢辱命。於是衆口靡雜。發聲至多。紛紛各言其左右室。以內諸鏹客及力士等。聞聲趨視。亦羣欲觀其究竟。守車之鏹客曰。言多乃使客莫所適從。請客自道之。可也。客曰。然則吾此彈將取彼樹上第三枝第二鴉之左目。言訖。爲瞄準之狀。衆垂手聚觀。態至暇豫。而室中三軍官乃竟無一人出。衆以爲彼同輩司空見慣。亦鮮疑其有他。

彈再發。果又墜一鴉。衆趨往視之。果中左目。衆大噪。與羣鴉之噪聲相等。咸狂呼曰。客真神技也。鏹客尤喜。擬趨前與客握手。并盛贊其能。其另一客忽呼哨作聲曰。此其時矣。馳至荷槍之力士側。以一足鈎之。力士倒地。客遽前奪其槍。鏹客大驚。忽善射者亦舉槍相示曰。勿動。動則

請嘗吾一彈。鑣客中有數頑強者，亟返奔入室，擬取其餘槍。蓋適才出觀，槍皆置之室中，未以自隨也。忽室中三軍官出，各持盒子槍一，阻鑣客勿前，并大聲曰：「吾盡取爾槍矣。」爾輩徒手抗我，何益其自惜其生命者？宜速舉手降。吾儕不嗜殺也。鑣客審視盒子槍，凡五善射者，借一枝去室中人，持其三，另一支亦一客佩之。其室外旁觀之客，則挾長槍作獍笑。餘槍之長者亦復細紮成束，置於室門之外。衆弗能近。自是始知遇盜，并爲盜詭計所乘矣。然鑣客猶致詞曰：「諸君軍人，倘有所需，吾人好商量，何惡作劇如是？」

善射之客笑曰：「實告諸君，吾儕不屑作殃民誤國之軍人，實盜也。且更爲單騎，以身手見長者之盜，茲吾儕亦頗欲結納，集五人爲異姓兄弟。曰五人團，此行卽爲君等而來。茲事已至此，當惟吾命是聽，不可或違。鑣客知弗敵，乃大呼曰：「請速言之。」客曰：「爾衆力士，其爲我先縛此鑣客。願衆力士，逡巡勿敢前。客怒曰：「然則爾欲爲矚目之烏鴉耶？但吾尙不忍如此殘暴。當先除爾輩一人中之左耳，以示警言。」已槍發，果一人失其左耳，伏地而哭。餘大驚，徑撲鑣客，一一縛之。客又曰：「然則再爲吾備馬十騎，大車四輛，衆唯唯。須臾又盡備。客曰：「今可爲吾輩搬取金銀矣。」衆於是盡卸車中貨物，而易以元寶銀幣之屬。雖乘馬亦加馱載。一客顧馬，問被縛之鑣客曰：

馬一騎能載銀若干。鑣客曰：可載巨萬。願諸君多取，勿虛此行。客以槍柄擊其首，怒叱曰：吾與爾戲耳。吾寧不知一馬之力。爾小鬼頭，乃欲誑吾重載，使馬瘡便汝追襲耶？及又繫束訖，時已入夜。客呼嘯曰：別矣！各持一盒子槍，翻身上馬，使一人押轡，重先行，而以四騎殿後。并謂隊中主人曰：爾爲商販之主，不可慢客。宜送吾輩一程，乃牽一馬至，使乘之，并挾其同行主人，號哭曰：請諸君赦我客。慰之曰：勿驚吾儕。旣得爾資，卽不再苦爾。不過伴我輩行數里，還當釋汝。主人泣曰：客恣行，吾必戒。若輩勿追。客曰：孰畏若輩？惟禮不可失，勿多言。送數十武，卽任汝返。亦可。主人不敢峻，卻遂從行，并戒諸力士曰：不可追。追則吾命休矣。於是諸騎盡出，向北馳去。及回首，已不見旅店之門。客乃釋主人歸，并誥誡曰：歸與若輩言，苟不畏死者，仍可追來，與吾儕一較量。否則勿聲。張行再相見，乃大聲呼謝，揚鞭自去。主人旣返，諸力士已盡解鑣。客縛鑣客，忿曰：吾輩從未受此辱，必追與決一死戰。遂命衆亟取槍及審視槍，皆無機，已爲客卸去。藏之行篋中矣。鑣客呼負負不已，衆無武器，亦無敢再言追。鑣客乃自解嘲曰：夜深不追，亦可免中其伏。茲惟有報官電告各要隘，遇此輩至，卽捕之。想彼輩挾多資，又着軍服，易辨識，固不難按圖索驥於關津要口中截獲之也。

翌日果報。當地防營并電告各關口。詳言此五人形狀。使各注意搜捕。然延期至一月之久。仍未獲案。且并不知此五人爲何許人。及再嚴電各關口詢問。皆言近月中并無形迹可疑之五軍官。載如許車馬金銀出口。衆尤駭怪不解。然則此五人果何往耶。後有知其事者云。五人既得資向北行。未遠復轉而向南。以輜重藏一蒙人家。人則分爲二部。以四人徒手出喜峯口。仍爲軍人之狀。以一人喬爲商人。別雇二騾車載其金銀之一部份。出古北口。相約集於北京朝陽門外之某旅店。及至關口。關吏以爲盜。係北行。此四軍官乃南往。且又身無長物。不類行劫者。且人數亦不符。遂不疑之。偶問其赴京何事。則曰。回陸軍部報軍情。時藏邊方有事。軍部差遣員出入者。日有數起。固無從致其究詰。有小兵某微一啓齒。一軍官微笑曰。祕密軍事。烏可告汝。子能隨吾至軍部一問乎。小兵不敢多言。遂任其行。其喬爲商人者。伏騾車中熟睡。爲狀至村俗。循例向關吏期。答數言。謂赴京辦貨。愈不似曾爲匪者。又孰知其卽爲神槍手耶。既至京。盤桓數日。又以二人返陸。續運其餘資。此案乃終不可破。惟浪游中揮霍甚金盡之後。殆又將有新案可記矣。



李飛偵探案

夜半鐘聲

陸澹盦

下

這一天午後逸庵剛要去找楊德泉。不料德泉倒匆匆忙的來了。他踏進門便問逸庵道：「昨天晚上你們這裏可是失竊嗎？」逸庵詫異道：「你怎樣會知道的？」德泉道：「我剛纔爲了一筆款子自己到大東銀行去接洽。據銀行中的會計員同我說：『今天早上你有電話咨照他們說昨晚校中失竊。』」

竊把存款簿據都偷去了。我一聽這話趕快前來一看，不知存款簿據之外可還失去什麼嗎？逸庵道：「還有一個逸記的象牙圖章也偷去了。除此之外一點沒少什麼。說着就把早上發現竊案的情形大略說了一遍。至於李飛來校察看的事，却絕不提。德泉聽了也覺得很奇怪。逸庵道：『阿炳忽然告假。』」

夜半鐘聲

一



回去很有一點嫌疑。今天他要是來校，我要細細的盤問他哩。德泉道：阿炳這人平素很老實，恐怕不見會串通外人做出這種勾當來。但是究竟如何，我也不敢担保。他你盤問他一回，也是好的。至於失去存款簿據和圖章，那倒不要緊的。你祇要在報上聲明一下，好在存款沒有領去。我祇要替你覓一個舖保寫張遺失據，教他們另出一份便了。德泉說到這裏回頭看見那間和廂房的門依舊鎖着，便站起來道：這裏邊的六箱洋布想來決不會偷去的。待我進去看看。逸庵道：洋布原封不動放在那裏，你進去看看也好。德泉掏出鑰匙來，過去開了鎖，推門進去不多一會就踱了出來，臉上露着很詫

異的樣子。逸庵問他：道：箱子裏的洋布沒有偷去嗎？德泉點頭道：沒有偷去。可是我很奇怪。今天你們誰進去檢查過的嗎？逸庵聽他問到這句話，不覺一呆，心中想起李飛叮囑他的話，意欲不說，但是德泉和自己十分要好，瞞着他覺得又不是個道理。當時便含含糊糊的說道：不差，你沒有來之前，我恐怕裏邊有什麼差池，曾經進去檢查過的。德泉道：這門鎖着你怎樣進去的呢？逸庵道：我扳開了窗跳進去的。德泉道：可曾發見什麼？逸庵道：一點沒有。大概這賊因為門鎖着沒有進去。德泉聽了也沒說什麼，依舊將門關好，把鎖鎖上，便教逸庵寫了一張聲明失竊的廣

告預備拿去登報。逸庵正在起稿，忽聽得敲門的聲音，急忙放下筆，出去開門。誰知却是茶房的阿炳回來了。阿炳不等逸庵開口，便很詫異似的對逸庵說道：「不知那一個愛鬧玩笑的亂造謠言，說我母親中風，把我騙回去。其實我母親好好的坐在家裏一點兒毛病也沒有，累我倒心急慌忙的跑了一趟，真是豈有此理！」逸庵聽了，很詫異道：「你母親沒有病嗎？那末昨天來的那個人又是誰呢？」阿炳道：「我家中並沒有打發人來，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啊。」逸庵覺得很奇怪，眼看着德泉想不出這個道理，德泉却點頭道：「這個賊真好細心啊！他先設法把阿炳支開，然後前來說手，這個計策倒實在不差。」阿炳聽了，

德泉的話莫明其妙，呆呆的看着兩人。逸庵便把昨晚失竊的事大略說給阿炳聽。說時留心察看阿炳的面孔，見他雖然十分驚訝，却並沒有虛心的樣子。三個人議論了一會，也沒有什麼端倪。逸庵把廣告的稿子起好，交給德泉，託他代送報館。又把覓保向銀行報失的一層重重的託了德泉。德泉一口答應，當時便把廣告稿揣起來告辭走了。第二天早晨，李飛來見馮逸庵，逸庵把德泉與阿炳的話講給他聽。李飛聽說阿炳已經回來，覺得很出乎意料之外，便把阿炳叫來親自問了幾句自己一個人默想了一回，忽然笑着對逸庵道：「這事大概有十之六七我

已經明白了。不過其中還有幾層必須調查明白。方能宣佈。至於你的危險時期。目下還沒有過去哩。那個要謀害你的人正在那裏竭力進行。仔細想來。實在是可怕得很。所以你必须事。事聽從我的話。不可違背。這是有性命出入的事。不是兒戲的。逸庵道。我自問平生沒有什麼切齒的冤家。這人爲何要害我的性命呢。李飛道。他倒並不是與你有仇。這也是實逼處此。無可奈何。不過手段未免太辣了。現在我有兩樁事情。關切你。你必须照我所說的辦。千萬不要反對。第一樁。因爲你在上海。危險得很。現在橫豎快過年了。你明天必須動身回轉。吳江原籍不可逗留。留在滬。所有校中的事情。還是託給你。的好友楊德泉代你主持。等過了舊歷新年。你再到上海來。那時候就沒有事了。今天你必须要去。看楊德泉和他講明。纔好。倘然他不答應。就託給江祖淹。也不妨。無論如何。你明天必須動身。不可遷延。就是有人攔阻你。你也斷不可答應。這是最要緊的。還有一樁。今天四點鐘之後。你同阿炳兩人不可在家吃東西。無論粥飯小菜。以及各種食物。都不可吃。晚飯的時候。你們倆可以替換出去。到飯店或點心店裏。隨便吃些什麼。果腹就算。了。此事更要祕密。千萬不可教第四個人知道。這兩樁。你能照辦嗎。逸庵躊躇道。第二樁。當然可以辦的。至於第一樁。恐怕有些爲

難。學。校。新。辦。事。情。很。多。我。怎。樣。可。以。回。去。呢。李
飛。道。你。回。去。暫。避。一。二。天。就。動。身。出。來。就。不。妨。
事。了。一。切。事。情。你。還。是。託。楊。德。泉。罷。逸。庵。見。他。
說。得。這。樣。認。真。只。得。答。應。了。兩。個。人。正。在。談。論。
恰。巧。阿。炳。拿。進。一。張。新。聞。報。來。逸。庵。把。幾。張。報。
翻。了。一。回。不。見。自。己。所。登。的。廣。告。心。中。很。是。詫。
異。就。把。報。紙。遞。給。李。飛。道。我。託。德。泉。代。送。的。廣。
告。今。天。沒。有。登。出。來。不。知。什。麼。緣。故。李。飛。微。微。
的。笑。了。一。笑。道。大。概。他。忘。記。送。去。了。你。停。一。回。
見。了。他。再。問。他。罷。說。着。便。站。起。身。來。道。我。還。要。
去。調。查。一。樁。事。情。晚。上。八。九。點。鐘。我。再。來。看。你。
那。時。節。還。有。要。緊。的。話。與。你。談。哩。說。完。就。匆。匆。
的。去。了。

李。飛。走。後。逸。庵。便。去。找。楊。德。泉。那。時。候。德。泉。
剛。起。身。逸。庵。問。他。廣。告。的。事。情。德。泉。道。報。館。
的。告。白。必。須。下。午。六。點。鐘。之。前。送。去。明。日。方。
能。登。出。昨。天。我。打。從。你。那。裏。出。去。發。生。了。一。
件。要。緊。的。事。情。當。時。便。把。告。白。忘。了。等。到。趕。
緊。送。去。已。經。來。不。及。了。大。約。明。天。總。可。以。登。
出。逸。庵。又。把。要。回。去。的。話。說。給。德。泉。聽。德。泉。
道。校。事。很。繁。你。怎。樣。走。得。出。呢。至。於。你。託。我。
代。管。校。務。我。是。個。外。行。自。己。事。情。又。很。多。決。
不。能。替。你。代。辦。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况。且。
我。那。位。姓。王。的。朋。友。明。後。日。準。到。你。們。也。得。
見。見。面。他。有。一。只。箱。子。向。來。寄。在。我。的。家。裏。
如。今。他。要。來。了。我。想。先。替。他。把。這。箱。子。搬。過。

來。放在屋裏。所有前存的六箱洋布。也要設法。搬開。我倒希望你這幾天不要回去。逸庵道。我家中有些要事。非得回去一趟。不可。大概三四天。就要出來的。德泉聽了。也不再攔阻。逸庵臨走的時候。德泉道。停一會。我想把姓王的那只箱子。親自送來。有什麼事情。到那時再與你談罷。逸庵點頭答應。便辭別回校。

傍晚五點鐘左右。德泉果然把一只形如畫箱的廣漆木箱。搬到校中。先把次間的門開了。親自指揮車夫。和阿炳。將那只箱子。抬進屋裏。逸庵問德泉。箱子裏裝的什麼。德泉道。大概是古玩字畫罷了。當時因為鄭重起見。特地把這個箱子。放在底下。却把那六箱的洋布。壓在上面。

堆疊完畢。德泉依舊關好了門。把鎖鎖上。與逸庵談了一回。見天色已晚。方纔起身而去。這一天晚上。隔壁錫泰洋貨號的廚房。依舊把夜飯送來。逸庵想起了李飛叮囑的話。不敢在家中吃東西。便命阿炳。將飯菜撤去。并且叮囑阿炳。教他不要吃這東西。當時便與阿炳替換出去。在附近的小飯館裏。胡亂吃了一點。九點鐘。敲過逸庵。教阿炳把前門後門仔細關好。逸庵坐在辦事室中看書。阿炳正要去了。忽然聽得敲門的聲音。逸庵知道是李飛來了。便命阿炳下樓開門。阿炳開門一看。果然是李飛。只見他手中拿着一大包東西。用新聞紙裹着。裹邊好像是一只長。

圓形的洋鐵罐。李飛走進會客室，把手中的東西放在屋角地上。這時候逸庵已奔下樓來，見了那新聞紙包裹的東西，便問李飛道：「這包的是什麼？我的事情探聽得怎樣了？」李飛道：「一切俱已明白。今夜大約可以破案了。這報紙裏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動他。破案的時候，或者還要用着他哩。」逸庵道：「你叫我去見楊德泉，告訴他明天離滬的事情，我已經去過了。」李飛道：「很好，他怎樣說呢？」逸庵道：「他勸我不要回去，我不答應，他就不說了。」李飛點頭，又問道：「你們今天晚上在家裏吃過東西嗎？」逸庵道：「沒吃什麼。連晚飯都是外邊吃的。」李飛道：「那隔壁送來的飯和小菜都端回去了嗎？」逸庵道：「沒有端回去。」

夜半鐘聲

都安在廚房間裏。李飛道：「你叫阿炳把報紙包一點飯和小菜給我，我有緊要的用處。」逸庵便打發阿炳去包了一包飯一包小菜，交給李飛。李飛道：「我還要出去一趟，大約一二點鐘之內一定回來，你們等在這裏，千萬不要睡交我回來的時候，大概走後門了，你們把前門堵上了罷，說完便匆匆的去了。」

將近十一點鐘，李飛果然回來了，輕輕的敲後門。阿炳出去，把他開了進來。李飛走進會客室，把大衣脫掉，掛在牆上。逸庵問道：「你把那飯和小菜拿去有何用處？難道裏邊有毒藥？」李飛道：「不是毒藥，你現在不必問我，停一回你自然明白了。」說着便去把

七

屋角裏的紙包拿來拆開一看裏邊果然是一個長圓形的洋鐵筒筒的外面有許多外國字。可惜逸庵和阿炳都不識得不知裏邊裝些什麼。阿炳拿着那洋鐵筒走到天井裏逸庵和阿炳也跟了出來李飛走到廂房外玻璃窗前認明了方纔打碎的那一扇伸手去扳誰知却扳不開來逸庵忙走過去道方纔楊德泉進去檢查時見這扇窗沒有栓他就栓上了所以扳不開來李飛道這個人倒細心得很呀現在我祇有用我的老法子了說着便把右手的臂肘向窗上一撞鏗然一聲頓時撞碎了一塊玻璃李飛伸手進去拔脫了栓子扳開那扇窗先把手

跳進窗去逸庵把那個洋鐵筒隔窗遞給他。李飛便吩咐逸庵道你命阿炳把地上的碎玻璃片掃去樓上下的電燈一齊熄了你兩人也從這窗口裏爬進來我自的道理快去快去逸庵和阿炳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是又不能不聽他的話當時便把玻璃片掃乾淨又把樓上下電燈熄掉果然一個個都從窗口爬進廂房裏去那廂房和次間裏十分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李飛把窗關好又把栓子栓上然後問逸庵道這廂房和次間裏的電燈機關裝在那裏逸庵道就在門背後李飛過去一扳電燈依舊不亮逸庵道你不要扳了燈上沒裝燈泡怎樣能亮呢。

你。儻。然。要。開。電。燈。我。去。拿。一。個。燈。泡。來。李。飛。道。不。必。了。我。們。還。是。伏。在。黑。暗。中。的。好。正。在。答。話。時。忽。聽。得。那。會。客。室。壁。上。的。自。鳴。鐘。鏗。鏘。的。一。連。打。了。十。二。下。李。飛。低。聲。道。不。要。響。了。這。個。害。人。的。惡。魔。快。要。發。現。了。我。們。還。是。找。一。個。避。匿。的。地。方。罷。說。着。便。拉。了。逸。庵。和。阿。炳。一。同。走。到。那。堆。疊。洋。布。箱。的。屋。角。裏。李。飛。看。了。一。看。道。這。箱。子。的。背。後。倒。是。很。好。避。匿。的。地。方。我。們。就。躲。在。這。裏。罷。逸。庵。道。難。道。前。天。晚。上。來。偷。東。西。的。那。個。賊。又。要。出。現。了。嗎。李。飛。道。正。是。但。是。他。這。一。回。來。並。不。是。來。偷。東。西。了。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如。今。他。快。要。來。了。你。們。看。着。那。一。扇。門。不。要。發。聲。稍。停。一。回。他。自。然。要。開。門。進。來。了。

逸。庵。詫。異。道。這。門。鎖。着。啊。他。怎。樣。可。以。進。來。呢。李。飛。道。鎖。是。沒。用。的。他。高。興。進。來。就。進。來。了。但。是。你。們。要。明。白。他。也。是。個。人。並。不。是。什。麼。妖。魔。鬼。怪。我。們。不。必。怕。他。等。他。走。進。門。來。到。那。箱。子。的。旁。邊。我。們。便。不。約。而。同。的。躡。出。去。必。須。要。將。他。捉。住。這。個。人。拿。到。之。後。這。案。子。就。明。白。了。現。在。他。快。要。來。了。我。們。靜。靜。的。候。着。罷。於。是。三。個。人。便。一。聲。不。響。默。默。地。躲。在。箱。子。背。後。室。中。的。空。氣。頓。時。便。寂。靜。起。來。連。一。枚。繡。花。針。落。在。地。上。也。都。聽。得。清。楚。逸。庵。和。阿。炳。的。心。中。都。在。那。裏。勃。勃。的。亂。跳。不。知。道。要。鬧。出。什。麼。怪。劇。來。李。飛。却。極。鎮。定。直。僵。僵。的。站。在。那。裏。簡。直。像。一。個。蠟。人。一。般。

在這個非常寂靜的空氣中忽然聽到了一種細微的聲音這聲音真細微極了可是在這個靜悄悄的時候三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滴：搭：滴：搭：滴：搭：這不是鐘擺的聲音嗎校裏一共有兩只自鳴鐘一只在樓上辦事室的案上機件極小鐘擺的聲音決不會達到樓下還有一只掛在會客室的牆上這只鐘的機件很大鐘擺的聲音也很響次間和廂房裏都能聽得出來但是現在所聽得的鐘擺聲音非常微細與那只掛鐘的聲音不同所以大家覺得奇怪逸庵第一個發言道此地那裏來的鐘擺聲音你們聽得嗎李飛道對呀這屋裏難道有一只小鐘嗎逸庵道這是一間空屋那裏

來的小鐘李飛道我聽清楚了。一定在這屋裏而且我們的身邊哦這只鐘恐怕在木箱裏邊逸庵道木箱裏都是洋布怎樣會有自鳴鐘呢逸庵說的當兒李飛擦了一根火柴正在那裏察看洋布箱子只見他忽然跳起來道咦明明六只箱子怎樣却多了一只了這一個廣漆的木箱那裏來的逸庵聽說猛然想起來道我真昏極了怎樣沒有同你說這箱子是楊德泉拿來的據說是王某之物大概箱子裏有一只小鐘忽然走動起來所以發出那鐘擺的聲音來了李飛一聽這話突然從箱子背後直跳出來大聲說道這一個惡賊真狡猾極了原來他已經變了一種

計劃我險些上他的當。這樣看來，他今夜是不來的了。你們出來罷。我趕快要宣佈他的秘密了。逸庵同阿炳聽了，便都從箱子後跳出來。李飛道：「趕快去拿兩個燈泡來，先把電燈開亮了。」方好做事。逸庵聽說，立刻便開了窗，跳將出去，拿了兩個電燈泡，遞進窗來。李飛隔窗說道：「把那門上的搭鈕扭斷了，開門進來罷。」這樣爬出爬進，豈不費事。逸庵遲疑道：「無端扭斷了門上的搭鈕，明天要是被楊德泉看見了，怎樣說呢？」李飛冷笑道：「事到如今，你還怕他責問哩。趕快去扭斷了罷。我也不高興從窗口跳出跳進了。逸庵見他這樣說，只得聽他的話，跑到客堂裏，想法子把搭鈕扭斷，開門進去。這時候，李飛已經把電燈泡裝好，室中頓時雪亮。李飛便幫着阿炳把洋布箱一只，只搬開將底下那只廣漆木箱移出來，放在廂房的中間。李飛看那箱子上面鎖着一柄極堅固的外國鎖，一時不能打開，把耳朵附在箱子上細聽，那一種滴搭滴搭的鐘擺聲，果然在箱子裏邊。他又把臂上的手表映着燈光一看，自言自語道：「十二點二十五分，大概發作的時候一定是一點鐘了。」說時皺了皺眉頭，想了一想，便對逸庵說道：「我要出去一趟，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回來。這箱子千萬不要動，等我回來自有辦法。」逸庵始終不知道他弄的是什麼。玄虛只得點頭答應。李飛跑到會客室裏，把

大衣披上阿炳開了後門李飛便匆匆的出去了。

隔了不到十分鐘李飛果然回來了。他進門之後便叮囑阿炳叫他在後門口要是有人敲門便開他進來。阿炳點頭答應。李飛走進會客室把大衣脫了。見逸庵還站在廂房裏眼看着那只奇怪的箱子耳聽着那種滴搭的聲音。臉上露着一種滿腹狐疑的樣子。李飛把他叫到會客室裏道我們坐一會兒歇歇罷。停一會有幾個客人到來。這秘密就可以宣佈了。逸庵道：「你何不把內中的秘密先講給我聽呢？你的辦事總喜歡如此。你自己覺得有趣。我可實在要氣悶死了。」李飛笑着搖頭道：「現在距離宣佈的

時候不到半個鐘頭了。你又何必着急呢？當時便與逸庵隨意談些旁的事情。說時連連看他臂上的手表自己咕囔着道：「怎樣還不來呀？快要十二點三刻了。又過了五分鐘。他很焦灼似的跳起來道：『這幾個人真是飯桶。爲何還不到來？難道沒有預備汽車嗎？』正說時忽聽得敲後門的聲音。李飛方纔安心道：「好了。他們來了。」這時候阿炳已經領了三個。人從後面走進會客室。逸庵定睛看時。前面一個年紀約摸有四十多歲。頭上戴着貂帽。身上披着獺絨的大衣。鼻架金絲托力克眼鏡。手上戴着兩隻鑽戒。口中啣一枝雪茄。煙像個很有錢的大腹賈。後面兩個一色穿着。

黑。華。絲。葛。的。羔。皮。袍。子。頭。上。斜。戴。着。一。頂。呢。銅。盆。帽。目。光。灼。灼。好。像。是。捕。房。裏。的。包。探。李。飛。先。替。那。個。大。腹。賈。介。紹。逸。庵。和。他。通。了。姓。名。方。知。這。人。名。叫。唐。寶。仁。是。安。平。水。火。保。險。公。司。的。華。經。理。唐。寶。仁。又。替。那。兩。人。介。紹。一。個。叫。張。桂。榮。一。個。叫。徐。根。生。果。然。都。是。捕。房。裏。的。包。探。這。時。候。逸。庵。見。李。飛。忽。然。去。弄。了。這。三。個。人。來。不。知。道。是。何。意。思。內。中。還。有。一。個。保。險。公。司。經。理。更。覺。得。莫。名。其。妙。其。時。張。桂。榮。先。問。道。那。箱。子。在。什。麼。地。方。待。我。們。去。看。看。李。飛。道。就。在。隔。壁。廂。房。裏。說。時。便。領。着。衆。人。踏。進。廂。房。張。徐。兩。個。包。探。把。耳。朵。靠。在。箱。子。上。聽。了。一。聽。不。約。而。同。的。說。道。果。然。是。那。個。玩。意。兒。現。在。我。們。可。要。把。箱。

子。打。開。來。嗎。李。飛。搖。手。道。不。要。打。開。我。料。他。預。定。的。時。限。一。定。是。一。點。鐘。現。在。已。經。是。十。二。點。五。十五。分。鐘。了。還。有。五。分。鐘。就。要。發。作。橫。豎。裏。邊。一。定。沒。有。什。麼。炸。烈。的。危。險。品。我。們。看。他。發。作。了。再。說。徐。根。生。道。最。好。去。拿。兩。床。棉。被。來。李。飛。道。我。預。備。着。藥。水。在。此。不。必。用。棉。被。了。說。時。便。把。那。洋。鐵。筒。遞。給。徐。根。生。徐。根。生。把。口。開。了。拿。在。手。中。大。家。圍。立。在。箱。子。的。四。週。靜。悄。悄。的。一。聲。不。響。專。等。那。怪。劇。的。發。作。

鐘。上。的。秒。針。一。秒。一。秒。的。跳。動。長。針。便。漸。漸。移。到。一。點。鐘。上。會。客。室。裏。的。掛。鐘。鏗。然。打。了。一。下。接。着。那。木。箱。裏。邊。也。發。出。一。種。很。清。晰。

的。鬧。鐘。聲。接。連。不。斷。就。在。這。鐘。聲。裏。邊。忽。聽。得。轟。然。一。聲。那。箱。子。四。週。的。隙。縫。裏。突。然。間。都。冒。出。火。來。一。剎。那。間。箱。子。也。炸。開。了。箱。子。中。間。簡直。全。是。火。塊。火。頭。躡。起。有。四。五。尺。高。熊。熊。炎。炎。不。可。嚮。邇。逸。庵。和。阿。炳。都。驚。得。呆。了。那。時。節。徐。根。生。急。忙。把。手。中。洋。鐵。筒。裏。的。滅。火。藥。水。向。箱。子。上。一。澆。那。藥。水。果。然。利。害。這。麼。猛。烈。的。火。經。這。藥。水。一。澆。頓。時。便。把。他。澆。熄。了。李。飛。又。把。衆。人。招。到。次。間。的。屋。角。裏。道。我。們。再。看。看。那。六。只。箱。子。裏。究。竟。裝。些。什。麼。東。西。兩。個。包。攆。過。去。一。看。那。六。只。箱。子。都。用。釘。釘。着。一。時。不。能。打。開。當。時。張。桂。榮。便。開。了。後。門。出。去。向。汽。車。夫。借。了。一。柄。鐵。鑿。一。個。鐵。錘。進。來。把。箱。蓋。上。的。釘。一。個。個。

敲。脫。箱。蓋。一。開。裏。邊。的。東。西。便。發。現。了。原。來。箱。子。裏。那。裏。是。洋。布。一。箱。子。全。是。碎。亂。的。紙。屑。而。紙。屑。中。間。又。夾。着。幾。罐。煤。油。汽。油。箱。底。裏。又。有。幾。塊。碎。亂。的。磚。石。一。連。打。開。三。箱。都。是。如。此。逸。庵。看。得。呆。了。李。飛。道。不。必。開。了。這。種。確。鑿。的。證。據。想。來。在。場。之。人。沒。一。個。不。看。明。白。了。現。在。大。家。請。到。外。邊。坐。罷。我。要。宣。佈。這。件。事。的。祕。密。了。

大。家。隨。着。李。飛。來。到。會。客。室。除。却。阿。炳。之。外。五。個。人。便。圍。着。一。張。大。茶。檯。坐。定。大。家。都。呆。呆。的。看。着。李。飛。靜。聽。他。宣。佈。此。案。的。內。幕。李。飛。慢。慢。的。呷。了。一。口。茶。方。開。口。說。道。此。案。簡。單。一。點。說。起。來。其。實。是。一。樁。縱。火。圖。賠。案。不。

過那惡人的手段非常狡猾所以內中還包含一件欺詐案一件謀命案一件竊案情節便格外複雜了這件案子的實行犯現在可以不言而喻大家總知道是那個楊德泉了其實楊德泉還是受人指使供人利用這個指使楊德泉的教唆犯說出來很是奇怪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逸庵從前在他家教過書的那個陳康侯逸庵聽李飛說的話都出乎意料之外心中覺得萬分奇怪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呆呆的

箱既然是楊德泉家裏借來的而且還有一個鑰匙沒有交出那末對於這竊案最負嫌疑的人便是楊德泉了據逸庵對我說這函授學校的成立完全靠着德泉的幫助非但十分出力而且還替他填了幾百塊錢逸庵和德泉並不能算是十分知己的老朋友爲何他對逸庵這樣熱心我同時便想到德泉或者要虛設一個函授學校借此騙取學費但是自己又不願意出面所以慫恿逸庵辦理此事等他把學費取到了存入銀行他便設法將存款簿據一概偷去私自到銀行裏將存款完全冒領了去以後這函授學校的辦不辦可就與他不相干了逸庵又同我

說前晚中了竊賊的悶香所以一點沒有覺察。我却以為一定不是悶香或者在食物中間下的迷藥。但是據逸庵說除却晚飯之外並沒有吃過東西我便疑心那迷藥就下在晚餐裏所以逸庵黃昏時候覺得有些頭暈睡到床上就不省人事了。當時我還疑心阿炳是他的同黨。非但告假是假的晚餐中的迷藥也是他暗中下的。後來方知道阿炳並不與聞全是楊德泉。一個人在暗中搗鬼單就以上幾層看來楊德泉已經犯了欺詐罪和盜竊罪。誰知他的罪名還不止這二種哩。後來我到樓下見那空屋用鎖鎖着心中有些起疑設法進去一查却查得一個大大的關鍵原來我在那次間的地板上發現一根繩也似的火藥綫說着便從袋裏取出那火藥綫來給衆人看又說道這火藥綫的一頭擡在一個洋布箱的縫裏還有一頭却有燒焦的痕跡不過地板上有一方水漬這個燒焦的一頭恰巧浸在水裏所以就熄滅了。後來方知道這個水漬是因為樓上碰翻了一只痰盂滴下來的。我因着這根藥線便想到那六只板箱裏邊決不是洋布大概是火藥炸藥之類。這藥線要是不熄屋中起了火逸庵昏迷在床必定活活的葬身火窟。這不是很危險的事情嗎。逸庵聽他說到這裏臉上失色身體有些顫動覺得自己真是死中得活了。李飛接着又說道我當時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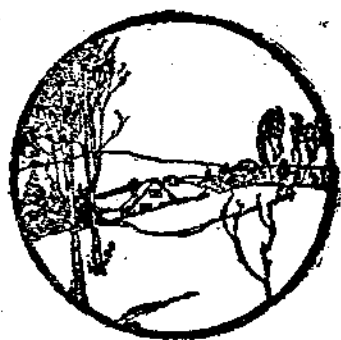
細研究德泉偷到了存款簿據也就是了何以定要放火把逸庵燒死這個人未免太很毒了。若說兩人有什麼仇恨德泉既然能下迷藥把逸庵迷倒何不就下些毒藥把他毒死呢因這必須放火一層上研究起來我便想到那縱火圖賠的事情了但是大中華函授學校並沒有保火險所以我又疑心到隔壁的店家因為現在縱火圖賠的人心思更巧往往叫人在貼隔壁開一另滑頭的店號並不保險暗中放火把左鄰右舍一起燒掉事後調查起來起火的人家沒有保險決不疑心他是縱火而左右被累的人家自然要照數賠償大概德泉鬧的也是這一回事情恰巧逸庵告訴我這東邊貼鄰錫

泰洋貨號是德泉的親戚開的我心中格外起疑所以昨天下午我親自到洋貨業茶會上打聽方知道這另錫泰洋貨號是潮州人陳康侯開的康侯外表很闊綽其實虧空得不得了這另錫泰又連年蝕本今年因為多進了疋頭蝕得更多大約年關一定是難過了至於這個楊德泉是康侯的內姪向來也做洋貨生意近年因為到處虧空聲名狼藉簡直沒人敢請教他了。他靠着康侯過日子康侯叫他做什麼他決不敢違拗所以這案子一定是康侯的主使我又調查得錫泰洋貨號在安平保險公司保着二萬兩的火險這縱火圖賠的案子就格外證實了所以

我預先去咨照唐寶仁先生叫他請了兩位包探在家中等候等我電話一到請他們立刻就來逸庵所吃的飯菜我已經請化學家驗過裏邊果然有一種慢性的麻醉藥我叮囑逸庵叫他揚言明日就要回去故意使德泉知道可以趕緊在今晚動手我起先以爲他仍用前日的方法誰知他却改變計劃把鬧鐘裝在箱子裏四圍放了火藥鐘上的鬧針撥在一點鐘上又把極猛烈的火藥綫繫在打鐘的錘上一到限定的時候借着打鐘的激動藥性爆發箱子裏自然會發出火來他用這個惡計我險些上他的當要不是聽見箱內的鐘擺聲又怎能揭破

這個詭計呢

李飛說完大家都歎息世路險巇人心難測到了明天唐寶仁不等楊德泉起床便帶着兩個包探去把他拿住了證據確鑿德泉自然不能抵賴便把他姑夫陳康侯也攀了出來捕房內又把康侯也捉了去解送公堂到了審判的那一天逸庵和李飛少不得到堂上做個證人康侯和德泉一一招認自然按律嚴辦至於那大中華函授學校仍歸逸庵辦下去居然十分發達逸庵雖然經過了一種危險却得到了這樣的酬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真是一點不錯的



孝女捕仇記

張冥飛



南嶽香市。八月最盛。每年從七月二十邊起。朝山進香的水陸兩路。都是絡繹不絕。斗大的一箇衡山縣。也就熱鬧非常。一時趕趁市集的商人。和變戲法的。耍猴子的。使槍棒賣藥的。擺西洋鏡的。跑馬賣解的男女。應有盡有。每天清早一直到晚。從衡山縣直到南嶽廟。人來人往。摩肩接踵。真個是噓氣成雲。揮汗成雨。有一年的八月初一。進香的人。一路上喊着「南嶽司天昭聖帝。安邦護國大天尊」的敬神咒語。三步一磕頭。五步一禮拜。扒上山去的時候。忽然聽得山上人聲嘈雜。另有一種喧譁之聲。大家抬頭看時。只見一白一紅兩條人影。在那沿着磴道的松柏樹頂上飛也似的向着下山的路掠將過去。霎時便不見了。當時大家自然不免疑怪。只是敬神心切。不敢去理會他。仍舊專心一志的朝山。及至到了廟裏。敬過了神。在廊下歇

息便聽得有人在那裏紛紛議論。原來有一個四川口音的老頭兒帶着一個十六七歲扮做犯人的小姑娘。一早前來燒香，便坐在山門外的石櫓上。久久不去。正午時分，正是香客最多的時候，擁進擁出，猶如潮水。內中有一個白衣少年，剛要上山門的臺階，那老頭兒突然上前擋住，道：「你也來了麼？」那少年吃了一驚，回頭就望人叢裏鑽去。那小姑娘早又上前擋住了。那少年急了，伸手向小姑娘一揚，小姑娘微微舉了一舉，左手也伸，右手向那少年一揚。那少年哎喲一聲，便聳身一跳，上了樹尖。燕子一般的穿了下去。那小姑娘跟着也上了樹，望下直追。大家因此一亂，嚷將起來。轉眼之間，那四川老頭兒也就不知去向了。

此時許多的香客當中，有一位四十來歲的太太，帶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丫頭老媽子底下人一大羣，簇擁着正要進廟門。看見這事，暗暗稱奇。晚間下山之後，在客棧裏，又聽得人傳說申牌時分，有一個老頭兒抗着一個穿白衣的人到知縣衙門裏去了。聽說是四川來的一個捕快捉住了強盜。這位太太追問一番，沒人知道。那小姑娘的下落，悶悶地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就打轎去拜見縣太爺的太太，想要查明此事。這位太太娘家姓魏，邵陽人，是默深先生的堂姪女。自小聰明絕頂，不獨文學過人，而且練了一身絕技，有側掌斷牛頭，駢指洞牛腹的功。

夫。就。是。不。會。高。來。高。去。他。丈。夫。姓。周。是。湘。潭。的。世。家。子。弟。二。十。來。歲。中。了。進。士。因。爲。不。曾。點。到。翰。林。心。裏。不。高。興。便。隱。居。在。鄉。裏。看。花。吃。酒。過。日。子。享。了。十。幾。年。的。福。便。死。了。魏。夫。人。撫。了。個。親。房。姪。子。做。兒。子。取。名。思。怙。六。歲。上。得。了。一。場。大。病。許。了。朝。山。三。年。的。願。心。才。好。了。所。以。親。自。領。兒。子。來。還。願。魏。夫。人。性。情。最。豪。俠。又。最。仁。慈。平。常。很。歡。喜。管。閒。事。所。以。對。於。那。小。姑。娘。更。是。放。心。不。下。恰。好。衡。山。縣。知。縣。是。伍。幼。清。曾。經。在。揚。州。拜。在。默。深。先。生。門。下。伍。幼。清。到。湖。南。來。做。官。和。周。家。來。往。很。密。所。以。內。眷。也。常。時。來。往。當。下。魏。夫。人。見。了。伍。太。太。寒。暄。之。後。便。談。起。小。姑。娘。追。白。衣。少。年。的。事。情。來。要。追。問。四。川。捕。快。捉。了。強。盜。來。報。案。的。情。形。誰。知。伍。幼。清。上。省。未。回。伍。太。太。也。急。於。要。知。道。小。姑。娘。的。下。落。便。傳。了。門。稿。上。來。問。門。稿。回。道。四。川。來。的。捕。快。叫。做。李。明。捉。住。的。強。盜。叫。做。盧。飛。虎。犯。的。案。子。是。七。年。前。殺。死。合。江。縣。一。家。三。口。的。血。案。現。在。盧。飛。虎。下。了。班。房。李。明。住。在。縣。前。高。陞。棧。並。不。曾。聽。說。有。小。姑。娘。幫。同。捉。強。盜。的。話。伍。太。太。便。把。魏。夫。人。在。南。嶽。廟。裏。親。見。的。情。形。說。了。叫。門。稿。再。去。盤。問。那。李。明。門。稿。去。了。一。會。上。來。回。道。據。李。明。說。是。和。小。姑。娘。同。來。那。小。姑。娘。就。是。苦。主。昨。兒。因。爲。受。了。傷。現。在。女。貞。庵。裏。養。息。等。傷。好。了。再。來。叩。見。太。太。魏。夫。人。便。道。你。去。對。李。明。說。我。有。極。好。的。傷。科。藥。那。小。姑。娘。受。了。甚。麼。傷。待。我。去。

替他治去。你叫李明先去知會一聲。門稿領命退下。魏夫人便起身要走。伍太太要同去。魏夫人擋住道：你是現任官太太的身分，比不得我可以隨便做這些事。等我治好了他，免不得要帶來見你的。伍太太這才罷了。又要派親兵護送魏夫人，又止住道：不必。若是這般就不免於招搖了。不好說着，就上轎向女貞庵去。

女貞庵是一個小廟，只有一個老尼姑住着。七月初間，李明領着小姑娘來，說是父女二人朝山來的。因為女兒在路上受了暑熱，要借住在庵裏靜養。一切拜託老尼姑照管。老尼姑見小姑娘生得極美，舉動又極其文雅，自然歡喜，應允住下來。之後，李明並不常來。小姑娘每天總在房裏靜坐，木頭人似的，也不說話。若是問他，極簡單的回答兩句，或是微微一笑。老尼姑本是很靜默的，覺得更爲合式。有一天偶然聽得李明和小姑娘說話，稱呼小姑娘做廖小姐，不免動疑。後來李明當面解釋道：這小姑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女兒。近來才拜寄在我跟前做乾女兒的。我叫慣了廖小姐，一時所以改不過口。來老尼姑也相信了。八月初一這一天，李明和廖小姐一早就同出朝山。午後廖小姐獨自回來，面色青白，好似得有重病的。進房就睡倒了。晚上李明走來，弄了些藥給廖小姐吃了，坐到更深才去。老尼姑心上又有些犯疑。次

日一早便去看他那廖小姐仍舊睡着不得起來一臉愁苦的氣色像是極力忍住痛苦不呻吟的樣子問他時也不答應只搖搖頭老尼姑看着不忍又有些怕他死在庵裏不吉利便替他求告菩薩保佑念了一卷觀音經剛罷李明來了隨着魏夫人也到了李明上前迎接請了個安魏夫人便問道你是李明麼李明道是魏夫人道那小姑娘是你的什麼人李明道是朋友的兒魏夫人道他姓甚麼李明道姓廖魏夫人道昨兒怎麼受傷李明道昨兒在嶽廟門口動手太太是看見的那賊人左眼中了廖小姐的梅花針逃到半山見廖小姐追得緊便轉身向山後逃去廖小姐報仇心急儘追不舍因爲那賊人很熟悉山勢閃躲的地方很多廖小姐連受五次金錢鏢才將賊人捉住等得小的趕到廖小姐傷勢已經沉重得很小的帶有人胆合的傷藥給他吃了才勉強回得來昨夜又找了許多的藥給他內服外敷還是沒有功效小的已是計窮力竭幸喜太太施恩肯來醫治小的感恩得很說着又請了一個安魏夫人忙問道傷了那五處那處最重你快告訴我李明道左膀一傷左肩一傷右腿一傷都是硬傷不要緊要緊的是左膀骨一傷傷連腰眼最要緊的是右乳穴一傷是致命傷況且這賊人的金錢鏢是用毒藥製過的金錢鏢現在雖然取出來可是毒氣已經傳布了三十六個時辰便

沒法可救。小的是束手無策。魏夫人連忙向房裏走去。只見廖小姐面青唇紫，神昏氣短，睡在那裏，便輕輕地上前附耳說道：「我來替你治傷來了。」廖小姐微微點了點頭。魏夫人便叫人取一杯水來在身旁，取出一個小磁瓶，去了瓶塞，全都倒在廖小姐口裏，然後用水灌下。又取出一包藥粉來，用水調了，屏退衆人，親自替廖小姐解開衣服，向創口上敷着。一炷香時候，創口裏流出紫黑血來。廖小姐哼了一聲，掙起身來，張口便吐了許多黑水，便可以坐得住了。正要開口道謝，魏夫人忙止住他，又取出一小瓶藥，叫他吞下去，便按他睡下，道：「你且睡一會。下午我再來替你換藥。現在大勢已無礙了，你和我有甚麼話，等你好了再說。」廖小姐只得朝他點點頭。魏夫人出房，便對李明說道：「廖小姐是不要緊的了。這會等他睡着歇息，不要去勞吵他。」又對老尼姑道：「請你留心照顧，照顧他。此刻不許他說話，起來吃東西，直等我下半年來了才罷。我此刻還得去配藥，哩說着上轎去了。」

李明見魏夫人醫治之後，廖小姐的大事無妨，心裏十分歡喜，便到縣衙門來，想和門稿大爺商量設法，早把盧飛虎押解回去。誰知剛到衙前，就聽得說盧飛虎已經逃跑了，不免大吃一驚，忙找門稿大爺去問。原來昨日李明投遞海捕公文，將盧飛虎送來收押，門稿大爺因爲縣

太爺不在便請刑名師爺的示暫時將盧飛虎交給捕衙押在班房裏今兒早上忽然有一起變戲法的和使槍棒賣藥的因爲爭地方打架扭做一團前來告狀捕衙老爺問了一堂意思想要沾括點油水便叫一齊收進班房去不到一個時辰那變戲法的使槍棒賣藥的和盧飛虎全不見了只有值日的差人緝在一團塞在壁角落裏這一來急得個捕衙老爺神魂不定正在縣裏求刑名師爺和門稿大爺替他設法保全功名哩那門稿大爺見李明來了便引去見刑名師爺向刑名師爺使了一個眼色刑名師爺便對李明說道盧飛虎逃走的事情你已經知道了麼李明道剛才知道刑名師爺道這件事情你打算怎麼樣李明道自然要聽候大老爺太爺師爺的示下刑名師爺道這種公事本來是拿起來重放下來輕的現在大老爺不在衙門裏大爺呢自然是要當心的但是犯人已經脫逃也只有派人幫着你去緝捕的一法你的意思怎麼樣李明只得說道小的出來探訪這犯人前後已經六年多這回好不容易在此地捉住了却又不是小的的功勞還是苦主自己動手而且受了重傷而今犯人在班房裏跑了小的擔不了這種責任萬一苦主不答應起來小的的身家性命都難保了這事還是要求大老爺太爺師爺們作主刑名師爺道論理呢我們也不能叫你一個人擔這們大的責任

不過這種事。究竟和兇手越獄不同。打起官話來。太爺的功名。可是難保。我而今揭穿給你講。犯人是逃了。我總叫他們極力的幫你去捉。你若是一點不肯通融。太爺的功名壞了。與你也沒有好處。據我看來。你也很辛苦了。我可以叫你不白辛苦這一趟。只要你肯放鬆一點。我還可以想法子替你辦一件公事。知會你們合江縣大老爺。使他知道。你這一次的辛苦。李明道師爺的話。是不錯。但是小的已經說過。這盧飛虎是苦主。自己動手捉的。小的送來收押。苦主又親目所見。萬一苦主疑心。小的在半路上得錢賣放了。犯人小的吃官司。是不要緊。只是小的一輩子辦公事的老臉。可就剝乾淨了。無論如何。總是公事公辦的。爲是目下大老爺雖然上省去了。沒有作主的人。小的專等大老爺回來作主。就是說着氣沖沖的辭了出來。四處一打聽。果然是刑名師爺典史太爺門稿大爺共得了三千兩銀子的賄。故意讓盧飛虎的同黨救了去的。便到女貞庵轉了一轉。見廖小姐睡着未醒。便獨自躡訪去了。

廖小姐自從得了魏夫人的醫藥。一覺睡醒。覺得身體輕健了一大半。問了老尼姑。才知道是魏夫人救了他。正在又感激又懷疑的時候。魏夫人來了。又給一包藥粉吃下。另外用藥膏敷在創口。不過一盞茶時。廖小姐已是毫無痛苦。魏夫人便將自己的身世一一告訴他。隨即問

廖小姐的身世。廖小姐道：難女名叫文璜，是四川合江西鄉的人。父親廖世恩，在重慶開設一家藥材行。母親孫氏，只生下難女和一個兄弟。七年前，難女才九歲，兄弟才六歲。我父親已經五十歲了。因為行裏的管事先生虧空了賬，私自逃走。我父親清理之後，將行出頂，還收回有三萬多銀子，便由水道運了回家。我父親本是一個拳棍名家，在長江上游一帶很有點名聲。本地江湖上的人都很恭敬他。誰知那個當口，由陝西來了一幫刀客，因為要奪本地人在重慶的碼頭，就要做幾件本地人不敢做的事。顯顯手段，就來劫搶我父親的船。那刀客的頭兒叫做王得勝，帶領四十名弟兄，一半駕着小船，一半由岸上趕來，想要水陸夾攻。當下我父親早得了信，便將船故意泊在荒僻的地方，大開艙門，明晃晃點着四五枝大燭，獨自一人坐在桌子旁，用牙牌過五關。二更以後，王得勝的人都到齊了。見父親如此張致，便齊聲吆喝起來。父親仍是不理。王得勝便將暗器從暗處發來。我父親都用手接住，若無其事的放在一旁。王得勝惱羞成怒，拿過一枝鳥槍對準我父親，就放火光一閃。我父親早就將四五枝大燭都吹滅了。槍聲剛響，王得勝已被父親彈到一張牙牌，嵌在鼻梁上，深有一寸多，撲地就倒。那一班手下的人都慌了，只得扛了王得勝悄悄收兵而去。從此刀客便不能在重慶站脚，恨我父

親切骨。王得勝更加要報此仇。那時少寶山裏有一位古徒叫做鐵頭陀。南北十二省推他武功第一。王得勝便去拜求他。鐵頭陀只推說出家人不管閒事。鐵頭陀有一個得意門徒叫做碧禪工夫也練得極好。王得勝又去拜求他。碧禪却不過情面。又怕師父責備。便悄悄地差他的徒弟盧飛虎出山。又傳給他兩手極很毒的拳法。叫做陰陽掌。本來我父親這一派是長眉道人傳的。和鐵頭陀的一派是笑和尚所傳。門戶各別。但是二百年下來。兩派從來不曾較量過。所以並沒嫌隙。這一次盧飛虎出山。就替兩派的人結下不解之仇了。那時我父親隱居在家裏。甚麼外事他也不問。這一日正教我兄弟打拳。那盧飛虎上門來了。我父親回他不見。他徑自衝了進來。對我父親說起原因。又說許多無理的話。我父親便道：你既是鐵頭陀的徒孫。爲甚麼要替刀客出頭。露面來打抱不平。難道不知道我們兩派從來沒有傷過和氣嗎。盧飛虎聽了這話也不答言。放手就是一陰掌。劈來我父親閃身躲過。用一指標在盧飛虎的右膀上一點。那盧飛虎登時半身麻木。軟縮做一堆。我父親便道：你這種陰毒的手法。便是你師父也夠不上在我面前現世。我念你受人之愚。饒你一死。便用脚尖勾起盧飛虎。從牆上甩了出去。我跳上墻去看時。那盧飛虎正伏在地下。嘔了一大灘血。才軟洋洋地去了。過了五十

多。天。重。慶。的。碼。頭。頭。腦。就。是。現。在。同。我。出。來。的。李。明。叔。叔。來。告。訴。我。父。親。說。是。碧。禪。見。盧。飛。虎。回。去。身。帶。重。傷。一。時。怒。氣。沖。天。自。忖。也。不。是。我。父。親。對。手。便。帶。盧。飛。虎。見。鐵。頭。陀。說。我。父。親。無。緣。無。故。的。欺。騙。他。們。鐵。頭。陀。受。了。膚。受。之。愆。立。時。用。藥。將。盧。飛。虎。治。好。又。傳。給。盧。飛。虎。一。手。工。夫。名。叫。神。風。掌。掌。風。所。到。的。地。方。木。頭。石。子。都。成。粉。碎。盧。飛。虎。已。經。練。會。了。要。來。報。仇。我。父。親。便。道。神。風。掌。是。笑。和。尙。一。派。最。祕。密。最。厲。害。的。手。法。但。是。我。們。練。的。混。元。一。氣。功。受。不。了。他。的。傷。李。叔。叔。道。只。怕。他。還。有。別。的。毒。手。我。父。親。道。混。元。一。氣。功。是。沒。有。破。法。的。除。非。鐵。頭。陀。自。己。帶。了。降。龍。戒。刀。來。然。而。我。也。有。法。子。防。備。怕。他。做。甚。李。叔。叔。道。總。是。小。心。爲。妙。我。父。親。笑。了。一。笑。也。不。在。意。李。叔。叔。住。了。兩。日。要。回。重。慶。去。我。父。親。便。對。我。說。李。叔。叔。的。高。來。高。去。工。夫。最。好。你。只。去。學。會。了。再。回。來。我。那。時。很。爲。高。興。誰。知。這。一。去。便。永。遠。見。不。着。我。父。母。和。兄。弟。了。說。着。抽。抽。咽。咽。的。哭。起。來。魏。夫。人。勸。了。一。會。廖。文。瓚。拭。了。眼。淚。又。說。道。誰。知。李。叔。叔。所。說。盧。飛。虎。學。會。神。風。掌。的。話。全。是。刀。客。幫。裏。假。造。的。謠。言。我。父。母。和。兄。弟。遭。難。之。後。李。叔。叔。氣。急。了。便。去。找。鐵。頭。陀。當。面。問。他。爲。甚。麼。把。降。龍。戒。刀。借。給。盧。飛。虎。來。害。我。父。親。便。算。和。我。父。親。有。仇。那。盧。飛。虎。又。害。我。母。親。和。我。兄。弟。是。甚。麼。道。理。鐵。頭。陀。聽。得。這。話。大。吃。一。驚。連。忙。叫。碧。禪。去。問。碧。禪。也。

不知道查戒刀時果然不見一定是盧飛虎偷了去的鐵頭陀大怒限碧禪三日內尋回戒刀並且要交到盧飛虎一面對李叔叔說了許多謝罪的話又留李叔叔住在那裏專帶盧飛虎到案過了兩天碧禪把戒刀尋回來只是盧飛虎畏罪潛逃戒刀是由王得勝轉送來的鐵頭陀大怒責罵碧禪道像你這般護短自然應該有盧飛虎那種徒弟我出家人可容不得你這種縱容徒弟行兇的徒弟你去罷用不着你在我門下現我的眼碧禪慌了登時叩頭流血痛哭流涕的再三哀告李叔叔雖然恨碧禪無故生事但是面子上不能不代碧禪求情鐵頭陀這才用分筋散骨法破了碧禪的一身功夫並且罰在石洞裏面壁十年念經超度我父母和兄弟又傳了一套太祖點穴拳給李叔叔拜託李叔叔務必拿住盧飛虎正法才可以減輕他誤收匪類的罪李叔叔道謝下山走到漢口府正遇見盧飛虎登時將他拿住送到縣裏被刀客們聽見了出錢買通了知縣倒說李叔叔既不是苦主又不是在官人役一定是挾私陷害不獨把盧飛虎放了而且打了李叔叔二十大板李叔叔恨極了這才回來投身在合江縣充當捕快又和我遞狀紙告盧飛虎請了海捕文書帶着我四處躡緝而今六年多了三個月前在華陰縣聽說盧飛虎早已不利刀客在一處另外邀了幾個夥計專一做過路生意因爲衡

山嶽廟裏藏得有明朝嘉靖皇帝晉獻的一頂珠冠。只有每年八月初一廟祝才請出來替菩薩戴上。盧飛虎起心要來偷盜。李叔叔得了這個消息。所以才和我趕到這裏來的。昨兒我遇見了那賊子。本來要用梅花針制他的命。因為李叔叔囑咐過。我要留那賊子的活命。到我父母和兄弟的墳上。剜心祭奠。所以只傷他一隻左眼。誰知那賊子頑皮得很。逃到半山。恐怕李叔叔趕上。拿他便從樹上跳下來。鑽在亂草裏。只想隱藏過去。我立在草上。只望着草動處。趕去他第一次。躲在一個磐石邊。一連飛出三個金錢鏢來。傷了我。接了隨後。又躲在枯澗裏。恰有一陣風來。吹得草盪動。我迷了方向。正在躊躇。被他一鏢傷了左肩胛。我忍痛去捉他。又被他一鏢傷了左膀。我奮不顧身。趕上去打他。一流星錐。他連吐幾口血。仍是逃躲。但是我覺得鏢傷的地方。發起麻來。知道是有毒。此時又不知道李叔叔追得來。追不來。便也不管自己的生死。仍舊趕去。他受傷也重。便躲在一個岩石山洞裏。我飛錐去打。放梅花針去傷他。都被他躲了。我恨急了。直撲上前。硬將他拖出洞來。打斷他兩手兩腳。可是我又受了三處鏢傷。自己還不會知道。直待我細住了。他才覺得一陣迷糊。暈倒在地。也不知李叔叔是如何救我到廟裏來的。太太上半天來醫治我。我心裏還是模模糊糊。直到剛才睡醒了起來。才知道人事。

太太救命的恩難女。只要不死。一定要報答的。魏夫人道。太言重了。這算得甚麼。我有這種藥。方若不救人。豈不白白地糟塌了嗎。你今兒出死入生。少說話罷。早點休息。我去了。

李明。踴訪了一夜。回到高升棧來。那門稿大爺已經派三小子在那裏等候着。請他李明。心中暗笑。便去會那門稿。門稿一見李明。滿臉堆笑的迎接。先談了許多閒話。後來講到盧飛虎的案子上。便極力勸李明保全典史。太爺的功名。又說本衙門的捕快已經得着消息。盧飛虎的黨羽是望寶慶那一方去的。縣裏已經有電報通請緝拿了。不如暫時放手。只說是在衡山遇見兇手。雖然沒有捉住。但是已經打斷了兇手的手。刺瞎了兇手的眼睛。如此一來。老哥的名聲也很好。公事也可以交代得下去。這裏典史太爺也感你的情。自然要酬勞你。便是做上和我們也都要感謝你的。豈不是名利雙收。情理都到麼。李明便道。承大哥如此愛顧。我豈是不受抬舉的人。待我去和苦主廖小姐商量好了。再來回話。祇是我爲這案出門已久。盤纏很是短少。不知老哥可以替我設得多少的法子。門稿伸起三個指頭道。這樣是有的。李明道。只是我還要添補點衣服呢。門稿躊躇一會道。就是五經魁手罷。李明道。我們明人不說暗話。我知道太爺現在的光景很好。他若是要我放手。多則一千。少則八百。就是這一句話。門稿道。我

再和他去商量。李明道：全仗老哥的照顧。

廖文璜做了一夜的坐功，身體已是復元，創口都已結痂。正要去拜謝魏夫人的救命之恩。李明來了，告訴了許多的事情。廖文璜便道：我總候着叔叔的信行事。此刻沒事，且到周家太太那裏去一趟。叔叔肯同去麼？李明道：好便同出城來。到魏夫人的客棧裏，對魏夫人磕頭。下去。魏夫人止住李明，扶起廖文璜，看看臉色，笑道：你竟復了元了！你是達摩運氣的工夫麼？廖文璜道：不是是陳希夷的調息法。魏夫人道：怪道你好得這麼快呢！便對李明道：你請自便。我要留令姪女多談談。李明便自去了。魏夫人携了廖文璜的手，同進房去，悄悄的對他說道：你知道盧飛虎已經逃走了嗎？廖文璜道：剛才李叔叔來說過。魏夫人道：這裏頭很有毛病。據我所聞，盧飛虎傷重了，還沒出城。不過伍幼清沒來，沒人做主。你若再去拿人，只怕還是徒勞無功哩。廖文璜道：太太也有點聞見麼？魏夫人道：我是昨兒知道。今兒才證實的。因為昨夜縣裏的門稿跑來，說是刑名師爺家的一個廚子，因為劈柴斧頭脫了柵，打傷了肩膀，跌倒時又墊傷了軟腰。來求我做好事，捨點傷藥給他。我想這人受傷很受得巧，便給了點尋常的藥。叫他明日再來，派人去城裏打聽那刑名師爺是用一個老媽子燒飯的，而且燒的是茅柴。我從

這裏一推想可見得他們竟和盧飛虎串通一氣了呢。廖文璜道：不瞞太太說，難女所知道的也和太太一樣。而今縣大老爺不在家，只得暫時看覷着。只是盧飛虎不逃，我們也不去驚動。魏夫人道：辦法很對，我和你去看。回伍太太順便打聽伍幼清甚麼時候可以回來，便叫人叫轎子同到縣衙門。伍太太見了廖文璜，也是非常愛惜，拉住了問長問短，過了一會。魏夫人才道：不知你家老爺何時回來。我有事要當面拜託他。若是他回來得快，我就再等兩天。否則我要回湘潭去了。伍太太道：昨兒接着他的電報，說是前天動身的大約兩三天內就可以回來。魏夫人心裏暗忖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他們急的甚麼也不顧，倒來問我要藥了。當日被伍太太苦留在衙門裏住宿。

這日李明和門稿大爺的條件也解決了。只等伍幼清回來，由李明遞上一張兇手受傷逃竄的呈子，便立刻兌七百兩銀子與他。次日門稿又到上房求魏夫人給藥。魏夫人便又給了才和廖文璜出了衙門。李明便來告知一切，於是靜悄悄的等候了三天。伍幼清來了，魏夫人寫了一封詳細的信，叫一個老家帶着思怙去見幼清。當面遞了幼清，便澈底明白了。過了一會，門稿帶李明上來。李明便從胸前另外取出一張呈子來，遞給幼清。門稿慌了，正要溜跑。

幼清立刻喝叫值簽押房的家人將門稿看守立刻出外坐堂簽了八名老實的捕快又派四名親兵叫跟李明去拿賊一切聽李明的指揮立等回話李明便帶了這十二個伴當到縣衙門後邊一條小巷子裏的一家鴉片煙館擁進去在一間暗房裏捉住盧飛虎又捉了他兩個同黨並將煙館老板也帶到衙門裏去立刻問供盧飛虎一一招認了原來盧飛虎偷了鐵頭陀的降龍戒刀自知絕不是廖世恩的對手便和王得勝同去廖家夜晚之間叫王得勝引廖世恩出來盧飛虎偷進屋子裏將廖世恩的妻子殺死提頭出來給廖世恩看廖世恩又痛又急又怒搶過來和盧飛虎拚命竟被降龍戒刀傷了伍幼清便將盧飛虎釘鐐收監又提門稿來問明受賄情形通稟上去後來典史革職刑名師爺和門稿都充軍贓銀入官盧飛虎兩個同黨也問了罪伍幼清也得了失察的處分衡山一方面的案子結了便簽差押解盧飛虎去合江縣李明廖文璜自然同去了。

廖文璜回到家等盧飛虎正法的那一日便剗了盧飛虎的心來在父母和兄弟墳前灑血告祭了便收拾行囊到重慶去拜別李明道姪女兒的父母冤仇已經報了而今要去湘潭報周家太太的恩去了。

探訪案情的競爭

繭翁

歐美各國的新聞事業。非常發達。地方上出一件疑案奇聞。他們就不惜工夫和費用。去設法探訪。並且因著同業敵體的關係。互相競爭。彼此希望捷足先登。使讀者先覩爲快。這種競爭的趣史。有幾種很足以使人發笑。現在舉兩個例在下面。

某小村中發生了一樁命案。同時有甲乙兩報的訪員。到村中去探訪。那甲報的訪員探悉以後。便急急趕到電報局中。趕先拍發。他又安設了一個小小的計策。阻擋乙報的訪員。所以在電信以外。另將衣袋中藏著的一本小說。撕下了十幾頁。粘在那正式的電報紙上。對那電局的書記道。「你把那電信拍發以後。就可以拍發這幾張紙。因爲我的電信還沒有完。大概不等你拍完。第二次的信息又要來了。」那電局書記只得依命拍發。乙報訪員的訪稿。却因此只能擱在一邊。乙報的訪員束手無策。到底歸於失敗。



誰非假冒的？

(續)

Hal Hamilton 原著

馬二先生譯述

(三) 變幻不測的結局

在。白。銀。色。的。胡。而。特。帆。船。的。艙。面。上。卡。盧。親。王。覺。着。海。風。冷。冷。眼。看。着。紐。約。市。漸。離。漸。遠。祇。望。見。岸。上。的。高。塔。尖。他。用。很。低。的。聲。音。與。阿。梨。談。話。道。『如。不。是。爲。的。是。你。我。未。必。到。這。裏。來。這。是。你。知。道。的。我。的。親。愛。的。小。姐。你。的。父。親。母。親。與。其。餘。各。人。當。然。都。是。很。有。身。價。的。人。物。但。我。却。並。不。管。什。麼。是。有。身。價。的。人。物。我。這。一。生。中。祇。求。能。得。着。像。你。這。樣。的。一。個。人。你。須。想。一。想。現。在。正。有。一。個。人。風。貌。美。麗。在。社。會。上。的。地。位。又。甚。高。貴。且。富。有。金。錢。其。他。一。切。皆。等。於。皇。子。正。在。物。色。佳。偶。與。之。結。婚。我。的。那。小。小。的。國。度。並。非。貧。苦。我。也。絕。不。是。專。爲。獵。求。幸。福。的。人。如。非。我。之。所。願。時。卽。有。萬。萬。家。財。的。富。翁。之。女。我。亦。絕。不。娶。他。但。是。我。也。是。世。界。上。的。一。個。人。我。知。道。金。錢。是。很。可。寶。貴。的。以。高。德。納。之。資。財。再。加。上。我。那。國。王。的。歲。收。必。然。能。供。我。們。以。極。繁。

華的宮殿足可使我們爲幸運上的獨立世上豈有更比這樣再好的事我從來不曾愛過任何人直至今日方纔愛你我自昨晚一見之後我即想與你結婚」

他這一番低聲的游說並未能將阿梨打動阿梨祇是看着他的兩隻眼睛祇見他那兩隻眼睛又聰明又似能推測什麼似的大凡一個男子的眼睛如善於表示愛情必然是由於經驗宏富而決非第一次向女子用愛情阿梨於是也低聲答道「我却很爲抱歉了我並不曾愛你雖然你是一位皇子我却不能違反我的志願而愛你然而我從心中感謝你你難道不會覺得嗎我已與一個人相愛」皇子聽了立刻臉上卒然變了顏色含怒說「在習慣上皇子從沒有被人拒絕的事情這是從來不曾聽見說過的我將向你父親去請求我絕不接受你這樣的回答」說罷便立起身來離開了她不多一會兒高德納來了坐在阿梨身傍操着一種很敷衍的聲調向伊說道「適纔皇子說你會拒絕他的請求他主張叫我強迫着你允許與他結婚我當即回說不能那樣辦他聽了便吩咐我把他立刻送上岸去」阿梨把一雙眼望着他說道「既然如此我想你必然已是把他送上岸去了你定然明白他如果知道我是一個不相干的人時他無論怎樣必定不肯和我結婚他不久必然能察知這件事的真情所

以。即。使。我。應。許。與。他。結。婚。也。是。枉。然。又。有。什。麼。好。處。呢。因。此。我。決。不。能。答。應。他。」高德納聽了，點點頭說：「這是我自然知道的，但我曾付給你報酬以後，還要有更厚的報酬，你既受了我的報酬，須盡你的職務，我不叫你與他結婚，但我卻望你與他再多談論一會兒，不要抗拒他，至少也要等到離了紐約海口之時，我想你照這樣做爲最好。」阿梨聽了，滿腹狐疑，又不知道高德納教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自己又曾受了他的報酬，金在勢不能拂逆他的請願，但是爲期尚久，如何能再與卡盧親王周旋無忤呢？這却是一個問題，她想了一想，說道：「我想還是請葛蘭先生與我商量一下，如果他說是可以照你所說的辦法辦時，我便可以照辦。」阿梨說罷，祇見高德納絕不猶疑的答道：「如此，我便立刻叫他來。」

高德納去了，葛蘭立刻來了，阿梨便告訴他道：「高德納先生欲教我應酬那位皇子，我說這不是好事，因爲那皇子把我當作高德納的小姐看待，你看怎麼樣呢？我又應當如何呢？」葛蘭聽了，想了一會，答道：「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早已料到這種情形了，阿梨，你須知道，雖給我一百萬金錢，我也不願看着你與卡盧親王結婚禮的進行，但此事尚另有別的緣故，爲你所不知道的，我如果是你時，我却祇管與他周旋，但同時却設法不使他過於親近罷了。」阿

梨本來已是心惶無主了。聽他這樣一說，祇得依着這條路走了。阿梨也知葛蘭對於她自己很有愛情，在他的一舉一動一聲一視中，在在的都已不啻把愛她的意思明白告訴她了。但是既然如此，他却又爲什麼仍叫她去周旋那位皇子呢？阿梨如果是一個男子，時必然能察出其中破綻來了。無如阿梨實在是愛他，相信他祇顧着照他所囑咐的去做。

後來那位卡盧親王又到阿梨處來扳談，並且態度比以前更加客氣了，也絕不再談什麼愛情的話了。祇於臨入艙時向她說道：「你父親說待到明日我方可以向你求婚，因爲他有這句話給我，我纔能暫時留在這隻船上。如其不然，我如何能依然留在此處呢？這船上的人有許多足以使人討厭的，船主西門還有那位西門小姐。」阿梨聽了，明白他這話的意思，那所謂討厭的人物是包含着高德納夫婦在內，但却爲不便明說，所以特意祇舉出西門父女二人其餘的却留着使她自己會意。阿梨暗笑心內說：「你這種客氣可算白使了那高德納夫婦，其實與我毫不相干啊。」阿梨一邊想着，一個人坐在艙面上眺望着，祇見眼前景物漸漸的改變了，那船已轉過牛頓角，又過了一刻，已經過沙嘴，水上的日光返影愈覺延長，天氣也漸覺着涼了。那船身更加搖晃得利害，知道是已到了海洋深處，風浪更大了。

陡然覺着有一個人來坐在她的身傍。阿梨看時却是葛蘭。阿梨覺着葛蘭的臉上像懷着什麼心事似的。忽見葛蘭低聲向她說道：「阿梨，我有一點事要告訴於你。」阿梨聽了，笑了笑。但是葛蘭却没有笑容。相報却續說道：「一會兒就要有一件好玩的事情出現了。差不多半點鐘之內必將使你吃驚。我想最好使你現在能預先知道了。你可以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同事。阿梨用兩隻漆黑的眼珠，祇管向葛蘭看。意思是願意幫助他似的。最後遲了一刻方纔說道：「我絕不管是什麼一回事。無論經過多長久。我總是決不改變的。昨晚你在樓梯傍對我說的話。我還記得呢。」葛蘭說道：「你以為還是我愛你那一句話嗎？決不是的。謝謝上帝。現在還談得到那件事嗎？我現在所怕的是你。或者把我這一個人認差了。我有一班欺騙的同黨。乍一看時似乎我也與他們一樣。是犯罪的人。但我願你姑且不要斷定我是什麼樣的人。祇看我以後所作的。便可明白了。」阿梨說道：「我決不悞斷你。這個人我相信你。但究竟所謂欺騙的是什麼呢？」葛蘭用最低的聲音向她說道：「這時候船上甚是沉靜。他的聲音差不多是希望祇給阿梨一個人的耳朵可以聽見。」這件事是這樣的——這隻帆船與昨晚我們所住的房子一樣。都是高德納的。但高德納與他的夫人小姐等。此刻正在巴黎呢。

「阿梨聽了大睜着兩眼不勝詫異。葛蘭接着說道：『至於現在自稱高德納的也正如你這位高德納小姐一樣都是冒牌的。』阿梨忙問道：『但是他究竟是誰呢？』葛蘭又低聲說道：『他叫嘉德生他是高德納家中的一個廚司他的夫人確真是他的老婆但她的出身却並不高貴你大概也看得出來她未嫁嘉德生之前祇在街巷中賣小曲度日她的渾號差不多有一打至於西門也是高德納雇了來在船上伺候的那位西門夫人却是高德納宅中的一個僕婦我想你可以簡直的稱他們為家庭的黨人。』他說着微笑了一笑又說道：『你想他們這樣是很容易做的把高德納的住宅打開招待一位遠來的賓客又請他一同來遊船卡盧親王臨來美國時曾寫了一書信恰巧高德納不在家到歐洲去了嘉德生得了這個機會便想弄個玄虛找些錢財確正缺少你這樣的一位少年姑娘來裝做他的小姐。』阿梨聽了很害怕的說道：『葛蘭先生你當初却也幫同他們僱我來並且又勸我答應就這件事。』葛蘭却眼也不瞬的回答道：『這個我却知道的我當時祇為一見你就覺得有些愛你並且希望有一個使我相信的人與我在一起至於此中緣故我現在却不能說明等一等往後時你看了自然可以知道我此刻却最好是不與你多談了。我知道嘉德生那個老傢伙已

經有些疑心。我了。但我却相信。結果時必然一切都不會錯的。」
葛蘭說罷立起來。匆匆去了。阿梨覺得對他有許多的情緒。一時却都表不出來。又想到。既然這位高德納是假冒的。祇是一個廚司。並且照葛蘭說來。這船上的情形。很是不安靜。他裝做富翁的樣子。把那卡盧親王騙在手裏。又安着是什麼心呢。其中必有很大的緣故。這件事真離奇了。

正在沉思時。只見那位卡盧親王。又向她身傍走來了。卡盧親王向阿梨照例鞠躬。吻了一下她的手。她覺得他尙毫不覺察自身的危險。深爲惋惜。正要向他表說時。尙未啓齒。而那個假冒高德納的嘉德生。已由船面那一邊隨後緊追而來。在他身後更有一人。便是那個船主西門。

嘉德生高聲向西門問道：「你說是這船現在已經完全出了海口了嗎？」西門却用很恭敬的聲調答道：「正是。先生方纔我們這船右舷邊經過的。便是沙嘴。我們現在已在外海了。再過半點鐘。我們的船便到了水警管轄界線以外了。」嘉德生說道：「既然如此。我可以做做我們的生意了。」他於是走到皇子面前。帶着輕蔑的樣子。問道：「殿下你的性命究竟值多

少錢。你可以當面談談嗎？」皇子聽了，却很客氣的答道：「高德納先生，請你原諒，一個可以承繼大位的皇太子的性命，豈可論價值尊問是什麼意思呢？」嘉德生冷笑說：「什麼意思，你還不知道也罷，待我來告訴你這孩子聽罷我現在的目的，便是指望在你的身上得一筆贖身的錢，你明白了嗎？最少的數目也得五十萬，這是我說的。」皇子聽了，還不會吃驚，祇與平常一般的聲調說道：「這大概是一句笑話罷，在一個享有好幾千萬的財翁，却說出這種奇怪的笑話來。」嘉德生變色說道：「如果我是一個財翁，當然如此了，但無如我祇一個窮小子，要求我的生活，我便不能不用盡我的力量在你身上打些主意。」皇子這纔急了，因問阿梨說：「高德納小姐尊大人這樣胡說起來，我瞧他意思不善，我可實在有些害怕了。」那廚司從傍插嘴道：「你也不必再稱她為高德納小姐了，她這位高德納小姐，與我這高德納先生是一樣的，我僱了她來，是專為的你到了這裏來，不能不有這樣一個人好叫你跟着來上船，現在我們已到了海口外了，也不必瞞着你了，你也不必裝做痴呆，那都無用了。」皇子又回頭問阿梨道：「他這話是真的嗎？」阿梨答說：「不錯，這話都是真的，我並非高德納的女兒，但我却並不會含着什麼壞意，居心來欺騙你，我起先也祇認他是高德納先生本人，與

你一樣。」皇子聽罷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是爲的婚姻把自己套住了，你却又爲的什麼呢？」阿梨從容答道：「我的工作祇是爲謀生活。」皇子聽了，把眼向她的臉上瞪視了一下，然後說道：「這話我却不大明白了，我不能不疑心你們是一起的，因爲這件事與你很有關係，叫我不得不認爲你是有意來欺騙我的。」因又掉頭向嘉德生正色問道：「那麼你又是什麼人呢？你想要怎樣？」嘉德生找幾個容易到手的小錢，我祇想得五十萬元，但是却要現錢，有了錢然後放你下船，我並且已預備了無線電，你可以送一個信給你的老子，或是隨便什麼人，可以代你了這件事的。」



嘉德生說的目的，你在想的一得上身，一得身錢，你明白嗎？

冷笑把他那張猙獰的臉湊向皇子的臉前，說道：「我是一位走幸運的貴人，與你一樣，不過你是各處活動着想承繼將來的王位，我則祇想尋

把你留在這船上專候你辦這件事呢。」正在這當兒忽然西門向嘉德生說道：「且請慢些談。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現了，不知是誰在那裏放火號呢。」說着便急忙跑向船尾方面去，却看見葛蘭立在船欄杆傍邊，臉上帶着笑容。西門因高聲問道：「你想怎樣？」葛蘭朗然答道：「我不過放了一個信號，却不想便驚動了誰。」西門嚷道：「我是這船的船主，沒有我的吩咐，誰敢放信號快下船去。」葛蘭微笑着說：「不能，我正要這艙面上看管住兩個東西呢。」說着在那薄暮天光中，却見他手中執着光亮閃閃的一枝手鎗。西門和嘉德生一見之下，早已連忙退直到了那可以躲避着爬上船頂之處，方纔立住。這時候阿梨和卡盧親王與葛蘭都在後梢艙面上，那皇子說：「你快不要用這件東西，這不是引他們也來用鎗嗎？你是誰叫什麼名字？」葛蘭答道：「你如問嘉德生時，他必然說我是高德納的一個擦皮鞋的人。這話却不錯，並非虛話。我因為一個緣故，做了幾時擦皮鞋的。」阿梨聽罷，已然猜度了一半。這話中的意思了，便挨到葛蘭身邊，緊貼着小聲密語道：「我依然仍是信任你。」葛蘭並不回答，祇把伊摟在臂中，她覺到葛蘭此時是很留神的。忽然葛蘭急說道：「他們也拿起傢伙來了。」話猶未了，嘖的一聲，一粒鎗彈從他們三人的頭上飛過，他們連忙都俯下身去。此時天

色漸黑。差不多都看不見。船上的人影動作。却只聽得西門厲聲的嚷道：「我這船上並無別人。背叛我。你們三個人。快把鎗放下。到這邊來。如其不然。時便與你們不利了。」葛蘭聽罷。低聲說道：「這話全是哄騙我們。我們祇有這一桿手槍。他們却有許多的鎗枝和軍器。但我們却應該努力向前奮鬥。你們二人以爲怎樣呢？」皇子傲然說道：「我決不降服他們的。我寧可死也決不使我父王知道。我上了別人的當。或是使我國中的人民用錢來贖我。」葛蘭又小聲問阿梨道：「你呢？」阿梨在黑暗中緊靠着他。悄悄的說道：「你怎樣辦時。我總靠着你。」正說間。對方的人又發令放鎗。了一陣亂射之後。忽然從那船上放出探視的燈光。來白光照耀。把他們三男一女的眼睛。炫耀的全都不能睜開了。接着又是碎轟的一陣鎗彈飛來。忽聽葛蘭嚷道：「啊呀。此番我一定要被他們捉住了。」阿梨連忙提起他的臂膊。時上面血跡已透濕了。敢是着了鎗了。不覺失聲。急用手帕代他把傷處紮縛起來。祇聽得嘉德生嚷道：「你們罷手了嗎。如肯罷手。我們也不再追究了。並且好眼相待。如仍不肯時。好歹必須把你們捉住。那時葛蘭是我們的叛徒。必須鎗斃阿梨姑娘。是我們長途中絕妙的娛樂品。而殿下的身價也要漲高到一百萬元了。你們究竟怎樣呢？」

皇子却很堅定的說道：「我決不降服他們。如要殺我時，祇管殺，決不就。此罷手。」葛蘭也喊道：「我也是如此。」又轉向阿梨說道：「但這件事却並非我一人的。末運也是你的。末運。」阿梨小聲說道：「我却没有什麼。末運不。末運的祇是願意和你一起。如若我們該死時，也須死在一起。」

葛蘭大聲嘆道：「我們決不罷手。」說時，那探視燈的白光又照耀到他們三人的身上來了。祇聽見西門

寂了一會兒，又聽見嘉德生說道：「我想捉獲葛蘭也並非難事。」阿梨連忙小聲向葛蘭說道：「快些爬下，不要使他們看見你。」



阿梨吩咐道：「且不要開鎗，讓我們趁著燈光，先把他捉住，不必着忙。我們很可從容有的是時候。」

此後船上便沉寂了。

葛蘭見嘉德生想向前便連放了三鎗把他打退了回去。西門忽嚷道：「回來不必冒險前進。我們自己的血肉要緊且聽這是什麼聲音。」言猶未了，祇聽得一種不甚響的聲音彷彿直鑽入他們的耳朵裏來。立刻看見有十幾條黑影從船欄傍跳上了艙面。「舉起手來。」這一句的聲音却很有聲勢。

立刻探視燈的光從別一方面射向嘉德生與西門那一方面照耀着有七、二名水警正在拘捕他們兩個呢。這當兒葛蘭高興得跳了起來嚷道：「你們這纔來了。我放了信號後久已得了你們的回號却到此刻纔來。」

阿梨在前，皇子跟在後面也都走向這一羣人的方面來。祇見葛蘭與那來的官長握手又回首向阿梨說道：「我以前不能明說我實是因為担任着祕密的職務。我們注意於嘉德生和西門這兩個東西的身上已非一日。我知道祇有投身到他們這黨中之一法可以獲得他們的真情。竟居然能成功並且又能由此得遇着了你。你大概也想不到與你相愛的這個人是這樣幻中出幻戴着許多假面具的啊。」

阿梨聽了自然很高興的微笑。祇可惜是在黑暗中。她這笑容的美麗不能使葛蘭看見。她答

道：「這確是我。不曾料得到的。我自初次對你。本來並不會有什麼試探的意思。至於你若問我。是不是愛你。大概也可以不必待我的回答了。因為我自一見你之後。便已有這意思了。你還記得我到事務所去見西門的那一天嗎？」

※ ※ ※ ※ ※ ※ ※ ※ ※ ※ ※ ※

一個月之後。葛蘭與阿梨正式結婚了。這件婚禮。幾乎通國皆知。社會上的名人都紛紛前往參觀。有一副賀禮。最惹人注目。是一隻鑽石的胸針。與一副繡盾形紋的箋。那箋上的文字是：「贈我最親愛之友阿梨與葛蘭。以為與我相愛的紀念。卡盧親王。」

譯畢贅言

我以為短篇偵探小說。應有下列幾個條件。方算是佳構。

- (一) 文字簡短。而情節上之變化却多。
- (二) 每次的變化。雖出人意料。却依然是在情理內的。
- (三) 描寫力。並不因文字的簡省而有未盡。

Hal Hamilton 這一篇。却合了這幾個條件。所以我把他譯出來。

這一篇原名是 *Nearly a princess*。起先我直譯作『幾乎做了王妃』後來我覺得不甚好。於是改了今名。

我對於外國人的口氣。爲中國人所不易了解的地方。都用中國人的口氣改易了。不無稍有增減。這是爲便於不懂外國文法的人觀閱起見。這算我翻譯的好處。也可以說是我翻譯的壞處。

談偵探小說

何樸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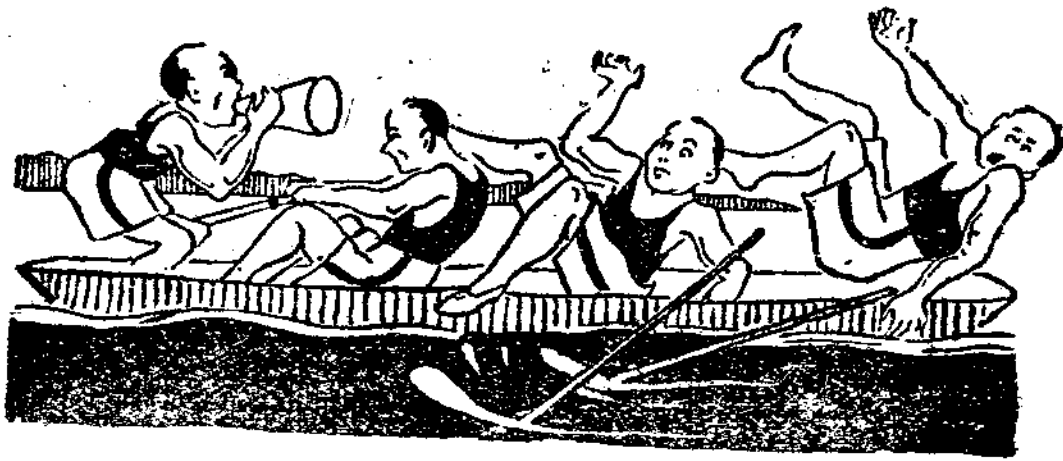
有人說偵探小說總脫不了雪茄烟。這句話我也承認的。其實要描寫偵探從容不迫的態度。也不能不借重此君。在下做偵探小說。却改吸了長城牌紙煙。這也是借此提倡國貨的意思。

做偵探小說的造意。固然要出奇。可是不合情理。也不能算佳構。就是犯著過猶不及的弊病。須得雙方兼顧。毫沒破綻。才可以算盡偵探小說的能事。

指紋略說 (續)

曾經滄海室主

指紋術的小史。既如上述。現在再說。當指紋術未發明以前。司法界中對於記錄犯罪人的真相。有怎麼樣的情形。例如一個偷兒被捉以後。把他的姓名住址年齡。紀錄以後。又把他的狀貌仔細寫明。譬如身體的高度。眼睛和頭髮的顏色。和肌膚的色素。面部上有沒有特殊的紀錄等等。接著就把這一份紀錄送到新蘇格蘭場總部裏去。以便在囚名錄上檢查一下。這個人以前曾否犯罪。但這種偷兒。往往變更他們的姓名。檢查時當然不能夠一索便得。



徐·卓·呆

門外漢乎

黃漢聲看着一冊存款簿。暗道。這麼看來。就是薪水三百元。也不能說少了。他獨自滿足的笑着。黃漢聲是大利房產公司的經理。每月雖不過車馬費三百元。加了秘密收入。確是一年可以得七千元以上。他本來是個吝嗇家。物質慾與名譽慾。又極強。所以貯蓄漸漸增多。商會中也有被選爲副會長的希望了。并且新近認識了一位富家的小姐。差不多進行到求婚咧。這種境遇。還不足麼。他此刻閉着眼睛。靠在椅上。默想自己的前途。正如一朵鮮花。又想今天夜飯後。還是乘摩托車到總會中。與幾位有力的大商家談談。然後打電話給那位小姐。約伊同去觀劇罷。他正在呆想。忽然侍者送信進來。打破他那歡樂的幻想了。他接過信來。一看信封。就曉得是總理林星卿的信。頓時不快道。又是要來邀我去吃晚飯麼。原來這總理林

星卿是個好好先生。年紀也老了。公司中有十分之九是他的資本。他把疑惑人是當做罪惡一般看待的。所以凡自己所經營的事業。他總把經理先生非常深信。黃漢聲每月送去的營業報告也從未有過絲毫疑念。林老先生自從愛妻死後。喜歡長年住在世界旅館中。常常在旅館的客廳上。備着盛宴。請經理吃夜飯的。他一面聽着事業的成績。一面又述着自己的希望。主張很爲滿足。他本來沒有辦事之才。所以經理的話。一一都信用着。今天黃漢聲打開書信來看時。預想盡行失敗了。非但晚餐的餐字也找不到。連老先生常用的許多親密話。客氣話也一齊不見。他細細讀時。僅見寫着道。

啓者。鄙人對於大利房產公司業務上。有必須請君解釋之處。今夜七時半。乞來世界旅館第十七號房間爲荷。

林星卿鞠躬

平常極溫和懇切的林老先生。今天寫出這麼一封簡單的信來。可見定是他對着公司中業務上有了什麼疑點了。難道上月的報告。我有破綻了麼。漢聲雖這麼疑惑着。一回兒就把這疑惑取消。也許是旁人的讒訴。啊。漢聲在第二瞬間。頓時把臉上不快之色消滅盡了。現出微笑來。以爲即使老人懷着疑。一定也很漠然。並不會具體的握到什麼確證的。夫人死後。老

人只是在旅館的一室中閉戶修養放擲着萬事什麼也不管此外爲祈求夫人冥福起見拋棄了私財設立一個星卿醫院倒還時時過去看看其餘他自己經營的各司一齊託給經理差不多問也不問的漢聲暗道是什麼人說了我的壞話了不知老頭兒這麼生氣咧總要好好說得他消意見纔是黃漢聲六點鐘出了公司也不歸家就近在館子中胡亂吃一頓夜飯吃時想到了不難叫老人解除疑惑使他對這無禮的書信要向我道歉不禁微微一笑但是此刻倘使那明敏的林夫人尚在那裏我不知有何等危害咧這一瞬間他臉上筋肉突然緊縮自己豈但曾被這夫人注目過一次而且威嚇着要另選個熟悉公司簿記的人來檢查我所管的帳簿咧這結果不獨我一身要失敗竟非弄到入獄不可啊幸虧夫人遭了慘死我纔免掉這危險的漢聲只是這麼把往事想着那林夫人這一天與黃漢聲爭論之後夜裏不知被誰胸中刺了一刀傷了肺臟不久就此死去的這一件社會上何等吃驚啊當時警察方面斷定是強盜的行爲報紙上也這麼載着此案就糊糊塗塗告了一個段落到現在已經相隔六年了他想了不禁渾身微顫急急把吃剩的烟拋入灰盆中看一看錶走出館子來乘摩托車到世界旅館去訪林老人他上了樓打算叫茶房領路的恰巧一個人也不見便

獨自在走廊中亂尋。居然摸到了林老人的房間第十七號室咧。他走到了房門口。正要敲門時。忽聽得室內漏出激烈的怒罵聲來。什麼事呢。他屈着身體在鑰匙孔中竊看時。忽而內部有人很粗暴的開門。他便急將身體縮在走廊中的一隅。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漲紅着臉跳出來。重重將門關上。又磨拳擦掌的嚷道。我立刻回來。擊給你。看我被你這麼說着。還有臉做人麼。此人一壁洩着餘憤。一壁足聲粗重的由走廊中出去了。黃漢聲暗道。這是陳伯怡啊。黃漢聲確定這是老人經營的大亨信託公司經理陳伯怡。暗道。他發狂似的怒着。到底什麼事呢。他等陳伯怡去後。再到門口叩門。一回兒房門開了。瘦削的彎背老人林星卿出現咧。老人臉色蒼白。似乎很憂慮。說道。漢聲。麼。請坐。請坐。老人的聲音很沒有力。對漢聲瞧了一瞧。後輕輕孺語道。或者藥力太重了。漢聲應道。他發怒似的生氣着。啊。林老人道。我倒喜歡那種人的。總之。正直的人。一受嫌疑。便烈火似的怒着。若是個狡猾的人……暗不錯。不錯。老人像想到了什麼。突然走近了門。下了鎖。將鑰匙藏入衣袋內。黃漢聲呆了。看着老人的舉動。很爲不安。只得問道。爲何要如此。老人也不回答。默然坐在椅上。凝視着漢聲。說道。我是沒有辦事之才的。這一層。我已故的老婆實在厲害。因此伊在世時。萬事都毫無障礙的過去了。伊死後。

我。不。但。失。去。商。量。的。老。件。實。在。失。了。一。個。極。好。的。管。帳。先。生。了。漢。聲。暗。想。他。不。知。要。說。出。什。麼。來。原。來。老。人。還。沒。忘。掉。夫。人。的。慘。死。在。那。裏。發。牢。騷。麼。對。老。人。臉。上。看。着。時。那。悲。慘。的。面。容。忽。而。變。成。險。惡。的。顏。色。了。老。人。很。意。外。的。發。着。銳。利。之。聲。說。道。漢。聲。今。夜。特。地。煩。你。來。實。因。有。話。要。問。你。你。別。見。怪。房。產。公。司。中。的。銀。錢。你。到。底。用。空。着。多。少。請。你。明。白。告。訴。我。罷。漢。聲。見。老。人。問。得。這。麼。沒。有。裝。飾。心。頭。不。免。一。跳。然。而。不。能。給。他。看。出。破。綻。來。態。度。裝。得。更。平。靜。答。道。方。纔。送。那。書。信。給。我。也。是。爲。着。這。種。事。情。麼。然。而。我。實。在。很。難。明。白。先。生。有。疑。念。要。問。我。那。自。然。是。總。理。應。該。的。事。沒。有。什。麼。奇。怪。不。過。這。未。免。有。些。唐。突。罷。我。是。從。小。蒙。先。生。提。拔。的。所。以。職。務。上。雖。粉。身。碎。骨。也。不。辭。怎。麼。此。刻。無。緣。無。故。說。我。有。弊。……不。對。我。決。不。生。氣。先。生。是。年。紀。老。了。作。事。很。鄭。重。的。我。一。受。這。種。嫌。疑。到。底。……老。人。搶。着。說。你。不。用。多。說。了。還。打。算。把。說。話。來。哄。過。我。嗎。說。時。立。起。來。走。到。室。隅。在。桌。上。取。過。幾。張。紙。來。說。道。那。麼。我。問。你。照。你。的。報。告。看。來。大。貞。里。的。九。號。廿。四。號。十。九。號。三。十。一。號。各。屋。這。七。個。月。間。只。是。空。關。着。這。是。什。麼。緣。故。呢。黃。漢。聲。一。聽。頓。時。嘴。唇。一。皺。暗。想。老。人。近。來。足。不。出。戶。客。也。不。見。怎。麼。會。知。道。這。種。事。實。的。呢。所。以。臉。色。絲。毫。不。動。夷。然。答。道。我。現。在。却。不。能。詳。細。記。憶。這。種。事。情。不。會。有。的。老。人。道。不。會。有。麼。

你當我不曉得麼我也真是偶然曉得星卿醫院的一位醫生住在二十四號所以過去看看不料所有的房屋一齊有人住着但是你報告書中不是七個月都空着麼這事實你打算怎麼辨解漢聲道大約是書記的筆誤這是無論那一家公司中總有的也不能一定說他是不正行爲漢聲似乎裝得很憤慨老人道自然是不正行爲若是當了官你便有侵吞之罪偶然筆誤我也要原諒的若是半年一載連續著筆誤恐怕萬萬不會有這事實罷你的行爲說你是盜賊諒你也無法辨解想不到你竟是這麼一個人物漢聲強作笑顏道先生別怒若不是筆誤或者是什麼弄錯的了待我今夜就去查來漢聲打算乘此機會可以退避所以立將起來了不料一想門已鎖着倒也無可如何老人又道我不是要聽你說什麼筆誤或弄錯等曖昧辨解纔邀你來的要你對這不正的事實拏來老實說明所以請你到此你不能再具體的說一個明白麼我多年信用了你你竟叛離我麼真料想不到我一味希望你成一個光明正大的人啊漢聲覺得自己已陷入窮境卽道你叫我做光明正大的人但是不給我一些機會啊你任意呼我爲盜賊不許我辨解只是自己拏來判斷着無論何種大罪人也應當許他控訴的啊老人道你有話要抗辨那麼何不到法庭上去說我被你作了弊雖不曉得精確的數

字。那單單大貞里的房屋算起來已是一千元以上了。你既瞞着我作弊，我心裏怎麼不會氣。漢聲還是說斷無此事，我決不會……老人道：不用說，我已明白，你再說話可向法官說去。我辦事雖無能力，要鑑別手下人的善惡還能夠。咧！既曉得了，你有不正行爲，就想到陳伯怡也與你有一樣的作弊機會，所以叫他來探探口氣。他本是正直的人，也不等聽完我的說話，烈火似的怒着去了。你就不對說話，很模糊，只想一時逃避，豈非很不光明正大麼？我一定要將你交與警察，你須覺悟，纔是老人很爽快的說完。眼看着桌上電話機，黃漢聲急道：且慢，你不要誤會，我斷不會做不正當的事……漢聲一面辨解，一面阻止老人的打電話。老人冷笑道：既是如此，你何用着急呢？說罷，手摸到電話機上，黃漢聲已立着額上冷汗淌下來，目光中現着恐怖之色。他想：我若被警察拘去，把帳簿嚴密的一查，那是我吞沒款子的事實，就要暴露。那時節我已往的六七年間孜孜築成的社會地位，便從根本顛覆了。與那富家女公子結婚一事也變成朝夢，身體的滅亡也免不掉。咧！他只得忘命的懇求道：請你慢一慢。老人問道：慢一慢做什麼？老人右手已握着受話器。漢聲說：你誤會着啊。漢聲說時，自己覺得嘴唇很乾，老人更問道：你此外還有什麼話麼？老人正要向電話口說話時，突然不知想起了什麼，現出

一種難以形容的決心來走近漢聲椅旁發出銳而冷的聲音叫道漢聲我在好幾年工夫抱着一種疑惑只因此事太可怕了所以獨自祕藏在胸中此刻一看到你意外的狡猾更覺得你決不止單單瞞着我老人作弊咧漢聲我的妻很疑惑你你曉得麼漢聲惴惴道向你也說過的麼老人道我確是聽得過的但是當時我很深信你不過付諸一笑罷了伊的目光真厲害我此刻想到了伊就要想起我一向沒有說過的話來了老人說到這裏忽然噤口不語他因着內心的激動手指痙攣的顫着一面再看漢聲時宛如背脊上浴着冷水身體石也似的硬着老人又說我到了近來那已往的疑念……我總覺我妻的死與你有些關係啊漢聲到此到底也驚得要倒下去咧老人道你還記得麼伊與你爭論後不過經過數時間就遭毒手警察方面斷爲強盜的所爲這或者會如此然而細想想爭論之後就此殺害老人此時感情突然急激又說漢聲我妻確是你殺害的憑你怎麼隱瞞你自己的眼睛在那裏說明着啊黃漢聲的態度頓時冷靜他以爲即使詐欺與吞沒可以處我罪那殺人的嫌疑日子已經過了幾年總一定可以辨駁的况且在今天要得到確實的證據是不可能的了老人又興奮的叫道實在是。你。殺。害。的。老。人。只。是。在。漢。聲。面。前。舉。着。拳。連。連。叫。着。漢。聲。怕。老。人。的。聲。音。被。外。面。聽。

得。心。裏。只。想。要。使。他。不。開。口。纔。好。咧。不。得。已。只。有。用。非。常。手。段。了。他。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用。盡。全。身。之。力。兩。手。向。老。人。咽。喉。間。一。叉。這。衰。老。的。林。星。卿。頓。時。手。足。亂。動。的。跌。倒。了。漢。聲。面。如。土。色。嘴。唇。發。紫。兩。目。射。着。怪。光。對。地。上。的。老。人。看。着。道。你。再。敢。說。麼。一。壁。說。一。壁。又。怕。老。人。蘇。醒。再。把。兩。手。用。力。重。重。叉。他。頭。頸。把。他。頸。皮。也。擦。破。到。老。人。完。全。斷。氣。後。他。方。始。渾。身。脫。力。似。的。搖。搖。走。到。門。旁。手。撐。在。門。上。後。兩。足。纔。踏。定。其。時。在。門。上。印。了。一。個。鮮。紅。的。指。紋。他。驚。道。不。好。了。萬。一。沒。有。留。心。就。有。大。禍。了。漢。聲。暫。時。凝。視。着。門。上。血。痕。自。言。自。語。又。側。耳。聽。聽。室。外。動。靜。曉。得。毫。無。異。狀。纔。把。毛。巾。浸。了。面。盆。中。的。水。細。細。來。揩。拭。地。板。上。門。上。的。血。痕。暗。道。這。一。來。就。不。打。緊。咧。他。把。手。巾。納。入。衣。袋。中。又。把。杜。撰。的。營。業。報。告。書。也。藏。入。懷。內。向。室。內。環。視。一。下。從。老。人。衣。袋。內。取。出。鑰。匙。開。了。窗。暗。暗。避。着。人。的。眼。目。由。廊。下。過。去。消。滅。在。黑。暗。中。了。

署。長。徐。徐。的。說。你。明。白。麼。決。不。是。疑。你。單。不。過。是。形。式。上。問。問。你。罷。了。黃。漢。聲。說。我。明。白。了。漢。聲。隨。隨。便。便。的。答。着。但。是。聲。音。很。沈。靜。他。現。在。正。在。警。察。署。的。一。室。受。着。署。長。的。詢。問。旁。邊。一。個。速。記。的。書。記。用。筆。寫。着。漢。聲。又。說。這。一。件。案。子。我。雖。無。力。很。想。幫。助。着。辦。去。那。黃。漢。聲。在。世。界。旅。館。演。大。悲。劇。的。第。二。天。朝。晨。獨。自。心。頭。亂。跳。的。觀。看。報。紙。但。是。林。老。人。慘。死。的。事。一。點。沒。

有記載。他想一定昨夜發見得極遲。報館中來不及加入了。自己便照常吃了東西。到公司中。若無其事的辦事。到十點鐘。光景警署中有電話來。要他前去了。其時署長用手撐在桌上。說道。我調查得的詳情。是如此的。昨夜七點鐘。不到些。陳伯怡去訪林老人。這是世界旅館中的人說的。約摸經過了三十分鐘。他就回去。出來時發狂似的。怒着在門外。還握着拳頭。高聲罵。詈這是旅館中茶房與客人親眼見的。署長說時。黃漢聲熱心聽着。速記的書記。鋼筆在紙上劃的聲音。很不快的觸動他。神經署長續着說。這一夜老人就此沒有人瞧見了。但是沒有一個可疑的人。老人平日起身極早。所以夜飯後即睡。也是常有的事。並不希罕。今天早晨忽然不見。早起的老人出來。茶房大為疑惑。通知了帳房開門進去看時。方知老人已死在地上。漢聲即道。實在可怕極了。漢聲的聲音。略帶微顫。署長又說。檢屍官以為似由不銳利的凶器。連續毆打致死。地板上雖有血痕。那可做證據的凶器。與指紋一些不留。所以照現在單不過疑到陳伯怡。昨夜的舉動罷了。漢聲正色問道。你以為陳伯怡是嫌疑者麼。署長說。他的舉動非常可疑。所以將他捉來看管着。漢聲驚問道。捉來了麼。署長點頭。又說。昨夜他與老人爭論。過回去時。態度又很激烈。從這種地方想來。就要疑到他殺害的咧。漢聲又問。陳伯怡有何

話說署長道他自然主張不實在那是無論何種罪人總有一次抗辨爲無罪的署長又說黃先生你昨夜遇見過老人麼漢聲一時躊躇了昨日旅館中雖無人見我可不很確實只得打定念頭道昨天沒有見他署長銳利的目光凝視着他道你不是得到老人的書信的麼他突然心裏一跳答道得到的老人信中說關於公司營業上的事要商量所以叫我去的不過向來這種商量總在餐室中獨有昨日忽然叫我直接到房中署長說明白了旅館帳房說昨天老人曾打發人送信給你的那麼你去訪問過他麼漢聲道去是去的僅僅走到房門口署長忙問什麼緣故漢聲道只因我走到房門口時陳伯怡正從裏頭出來啊漢聲答時有些慌張了署長說那與茶房客人的話很一致其時陳伯怡的神氣如何漢聲道我實在不忍說我躊躇着不肯說昨夜到過世界旅館也是爲此署長忙問陳伯怡的舉動如何你很難說麼但是你不明白這是你的義務麼黃漢聲長嘆一聲說道陳伯怡重重的關了門磨拳擦掌的叫着又說就要回來給他看什麼東西咧署長回頭向書記道你好好寫着又說黃先生你這句話非常貴重我很得益的那麼陳伯怡是重重關了門磨拳擦掌的叫喊着你其時瞧見林老先生麼漢聲搖頭道不然陳伯怡一出來門就關閉我無從瞧見內部啊署長又再三說室內

跳出來的確是陳伯怡麼漢聲點頭道但願不是他啊他出來時我隱身在走廊下一隅所以他沒留心到我署長道這很重要確是把陳伯怡的嫌疑證明着還要你將記憶的話多說些出來啊其時走廊下的燈光如何黃漢聲想了一想道不能明白記憶了總之很看得清楚陳伯怡這人署長再問道那麼陳伯怡對門立的麼總之在審判時你須做證人務必將當時的狀況好好想起來纔是我再要問你些細微的話那門你一定瞧見的門的顏色怎樣漢聲即答道是湖色的署長又說很能確實記憶麼漢聲道一點也不會錯誤漢聲想起了門上的血痕來心裏有些不快然而因着有過血痕門的顏色便很能記憶因此對於陳伯怡舉動的證言也可以確實加得足些了署長似乎想到了什麼又反復道門是湖色的麼漢聲說不錯實在是在淡的湖色署長又連連點頭向書記道你好好寫着又道黃先生我再要問你一二句話你到底沒有踏進老人室內麼漢聲答道實在沒有進去我曉得了老人和陳伯怡劇爭着便想不如等老人怒氣平靜些再去見他所以又回到公司中去咧署長說但是你從前向來曉得門是湖色的麼漢聲搖頭說絕對的沒有我赴他所住的所在昨夜還是第一次平常總是在餐室內一壁吃一壁談的所以門是什麼顏色本來並不知道漢聲說完忽見署長的臉色

有些不對了。暗想：我不要說錯了什麼話，麼未免有些不安。然而一想到自己要做證人，陳伯怡便陷入窮境。於是心裏倒也平靜。咧署長說黃先生多謝你，你提供了極有力的參攷資料了。很應當感謝你。你方纔陳述的話，我要求你簽一個名。你不見得會拒絕麼？漢聲道：決不會的。署長又向書記道：你把他去贖清罷。書記就此出去了。署長拏烟捲送給漢聲，獨語似的說道：林老先生真可憐，實在是好人。今天早晨到世界旅館去查驗時，聽說老人平日很爲着夫人的慘死在那裏傷心，一刻也不忘的。黃漢聲吐了一口烟道：這是我聽得過。署長說：夫人死已六年了。伊是夜裏被盜賊所殺害。我想起了那時的事，鬚鬚還在眼前。咧其時醫生剛趕到，老人發狂似的悲痛着。醫生不得已將老人從夫人房內扶出來，施應急手術。老人還立在室外，擔心着內部，向那門目不轉睛的凝視。一回兒門開了一個看護婦出來，通知夫人的最後。咧這時候老人的悲痛已達極點，當真呆看着房門，就此失神了。後來醒過來，恰如小兒一般對着那門哭泣。從此以後說也奇怪，老人最不喜歡那白色的木器了。差不多看見了也覺可怕。漢聲忙問何故。這署長的懷舊談在他很不愉快。啊署長點點頭道：不錯，我忘了一句話了。那夫人房門的顏色是白漆的，因着這個聯想，老人便很恨這白色木器了。署長說到這裏。

書記已把口供贖好送將過來。署長交與漢聲。漢聲看了一遍，便簽了名，交還署長。署長即道：我還要加一句話。此刻我要把你當做殺害林星卿的真犯拘捕了。黃漢聲頓時臉色發青，手裏的烟捲也落下來了。很驚慌的從椅子上跳起來，惴惴說道：你莫非發瘋了麼？署長說並不發瘋，你已自己明白招認犯罪了。說時署長叩叩衣袋內的口供，又道：你說並沒到老人室內，這全是謊話。漢聲叫道：我決不說謊。署長道：你若沒有到老人室內，怎麼會曉得門是湖色的？黃漢聲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只是對署長臉上呆看着。署長道：你定着心聽罷。世界旅館的各室和廊下全塗着白漆的，老人不喜歡此色，便與主人商量了，將自己一室的內部盡行改塗了別色。所以門的外部依然白色，那內部是湖色了。黃漢聲口中呻吟着，兩手用力握着椅子。署長又說：普通人到了人家，往往不注意他室內房屋及家具的彩色的。我時常到親友家中去閑談，若是要問我什麼顏色，我實在答不出，你非留着什麼特殊印象也決不會留心到門是湖色的一定有特異的事情，可以使你記憶彩色。你不注意門外之白，就斷定也是湖色。這不是證據麼？因為門的顏色普通差不多，一百中有九十九是表裏同色的。漢聲聽了，還是嚷着道：但是那陳伯怡……署長道：陳伯怡沒有罪，他是個直爽的人，所以老人一疑他。

便怒如烈火。要鬧着去拏證據。來看自己到底正直不正直了。你既沒有到室內。怎麼能夠斷定門是湖色呢。結果變成不問自招了。

偵探小說瑣話

范烟橋

父老述故鄉一故事。亦奇獄也。光緒初。葉澤湖邊一村。落間有田傭失蹤。主者四覓不可得。有仇家唆田傭父出首於縣。時湖中有尸。不知所自來。遂居爲奇貨。以之指實。誣主者。虐待威逼致死。縣令金荅青拘主者下之獄。數問未得實。仇家且招田傭。舊時外慕至爲證。云失蹤之前夕。嘗來余家訴苦。言下有輕生意。今果死於湖矣。縣令令田傭

父詳諸尸骸。則時方夏令。已糝糊不堪認面目。惟衣服則甚肖。顧縣主猶不敢遽信。以死者衣服令浣之。陰使人矚之。歸報其狀。謂田傭父殊無戚容。令益疑。便提之密詢。並曉以冤抑。苟白必反坐。慎毋含糊。田傭父曰。人云然。我亦云然。因未得確證也。令遂置之。未定讞。時有村人吳蘭谷者。訟師也。聞是獄。頗欲一值其實。四出訪詢。至震澤。見賣餅者。鄉人也。相逢寒暄。並述斯事。賣餅者固與田傭相識。驚曰。田傭在市上豆腐肆執役。奈何溺死。吳急令爲導。至肆。固見田傭。便詭告曰。乃父受主者控匿子。繫於獄。速往白之。田傭大感動。願偕歸。既抵縣。吳白於令。事遂解。然而此尸終不知誰何也。而主者之家。亦以是傾矣。



山東響馬傳

姚民哀

第一節 龍門觀雨夜聽

見的說話

去年小子做了一篇「齊村三義店」刊在半月上頭。當時人家也不見得怎樣注意。其實小子的用意。鬚髯告訴人家。若是到山東道上經過。兗沂青臨泰五府屬地界。須得留意些。那邊的人。分不出什麼「平民」和

「盜賊」遍地。是民。遍地是匪。本來山東響馬的資格。比東三省的鬚子。河南的毛子。還要老些。今年果然鬧出臨城大亂子。綿延了兩三個月。好似映演了一部長篇鐵路大盜的電影。如今事情結束了。小子再也忍耐不住了。索性把我前年去年兩年當中到山東去親聞親見的事情。明明白白寫出來。給閱書諸君賞鑒賞鑒吧。

離開滕縣三十六里光景。有一個小鎮。叫做

龍門觀。以前津浦鐵路未通的時候。此地乃是蘇魯交界。從徐州府上兗州府的要道。自從火車一通呢。這條路。本來羊腸小道。非山即嶺。交通很不便利。再也無人走這條路了。民國十年的四月裏。小子奉了公司內洋人之命。從泰安府動身。專誠到這條路上的鄉村僻地。去調查烟葉。我未嘗不知這種地方。真所謂天荆地棘。遍地荏苒。盜賊出沒所在。但是爲職務關係。不能不去。幸虧泰安府分公司的總理。乃是中國人。滄州靜海縣人氏。前清中過武舉。年輕時候。也是一條走關東。闖關西的英雄好漢。在直魯交界地方。提起他大名。劉小辦子四個字。可稱得無人不知。他在青幫裏頭。乃是錢祖爺。壓

下。悟字輩。江湖上提起。二房香的。悟字輩。和三房香。潘祖爺。壓下的。大字輩。差不多。有老官資格。他在紅幫裏頭。却是多寶山的看家。三爺他的山主大爺。曾國璋。昔日在長江一帶。黃河兩岸。多很有手面。後來被徐寶山開招。寶山和聚寶山時候。併吞掉的。劉小辦子。就爲曾大爺。被徐寶山併吞之後。他看破江湖上。混飯一樣。強吞弱食。說什麼義氣。爲先。故而立志。洗手規矩。矩做生意。人他進公司的資格。比小子。要老十多年。知道我到兗沂一帶。鄉下去調查烟葉。一定要坐驛車。所以他就薦一個。趕脚。給我。叫我。一路上。遇着什麼困難。不妨。請問。請問。這趕脚。我聽了。很

爲奇怪。怎麼叫。我請教他呢。一上路。我就和這。趕脚。有一搭無一搭的。瞎交談。纔知這趕脚的。姓史。雖然趕車爲業。他的爸爸却是歷城縣有名的大夫。無論疑難雜症。經他調治。可稱手到病除。名震晉豫魯直四省。一生也不知救活了多少人。而且天性怪僻。專醫窮苦之人。所以縉紳先生。洵內並不推重。這史先生。越是貧民小工。無不知道。史先生是天醫。星下凡年。過知非纔得一子。取名叫做寶寶。史先生是晚年得子。自然要歡喜。可是歡喜過度。未免近於溺愛。再加寶寶天資聰俊。十二歲讀完四書五經。十三歲幼童進學。雖然末科。終究是秀才。史先生更加快活。得不得了。逢人便道自己養着一個好

兒子。無論甚事。都讓寶寶任心妄爲。不去禁止。他所以寶寶進學。那年鴉片已經抽上了。聽他媽極力要管束兒子。被丈夫霸住了。不許管。因此一氣就氣死寶寶。雖遭母喪。毫不在意。等待明年十四歲。人道一開。簡直嫖賭。吃着四樁人生大病。寶寶沒有一樁不犯到。那時史先生要管也來不及了。一條老命。活活在寶寶身上。氣死寶寶。兩年裏。頭連遭大故。却毫不介意。在爸爸喪中。很很的揮霍。不上三年。把史先生一生積蓄。和着祖上傳下來一些薄薄的產業。都斷送乾淨。後來因爲實在沒法想生活。寶寶就投到鞭仗行裏。做趕脚。有人知道了。告訴他們的老親。周子真

子。廩。就。派。人。來。把。他。找。尋。了。去。勸。他。不。要。幹。這。勞。苦。營。生。既。然。讀。書。識。字。何。必。幹。這。趕。脚。生。活。豈。非。玷。辱。先。人。幾。次。三。番。的。勸。他。他。勉。強。在。天。津。周。子。廩。家。內。住。了。半。年。不。到。又。私。自。逃。了。回。來。仍。舊。幹。他。老。事。業。人。問。他。爲。甚。不。在。周。家。享。福。反。而。回。來。受。苦。呢。寶。寶。笑。道。什。麼。叫。做。享。福。簡。直。是。文。明。囚。犯。無。論。起。居。飲。食。都。受。別。人。支。配。於。其。過。這。種。不。自。由。的。日。子。一。些。做。人。的。生。趣。沒。有。不。如。我。一。根。鞭。子。四。個。蹄。子。兩。個。輪。子。今。天。上。東。明。天。往。西。高。興。賭。就。賭。嫖。就。嫖。要。吃。什。麼。就。吃。什。麼。愛。穿。什。麼。就。穿。什。麼。適。意。得。多。况。且。大。丈。夫。第。一。貴。重。是。自。立。去。依。附。了。他。人。自。己。放。棄。自。立。精。神。也。枉。爲。一。世。哩。這。句。話。傳。

到。那。些。祿。蠹。財。奴。耳。朵。裏。自。然。不。贊。成。多。說。他。們。祖。上。造。孽。所。以。養。出。這。樣。不。肖。的。子。孫。實。在。寶。寶。的。話。也。有。理。由。不。是。真。正。下。作。胚。的。口。吻。從。此。以。後。他。也。不。去。求。人。家。人。家。也。不。承。認。他。和。那。些。高。親。貴。眷。自。族。中。一。概。斷。絕。往。來。他。過。他。的。快。活。日。子。始。而。在。歷。城。東。門。外。趙。家。老。店。做。趕。脚。夥。計。後。來。到。底。嫌。比。幫。人。家。不。自。由。自。己。存。心。積。蓄。了。近。百。塊。錢。買。了。一。條。頂。好。的。騾。子。名。字。叫。做。鑽。雲。青。打。了。一。輛。車。兒。相。依。爲。命。連。一。定。的。住。址。多。沒。有。了。有。時。在。泰。安。有。時。又。到。了。德。州。去。了。萬。一。到。了。陌。生。地。方。或。者。身。邊。沒。錢。投。宿。他。就。把。車。子。當。做。客。寓。去。停。在。人。家。屋。傍。邊。也。就。

過了過去。每天所賺的錢。祇要黑白兩飯。穀了。沒有別的使用。就順手散給那些貧苦之人。而且他脾氣的古怪。又是一時找不到第二個的。帶重行李的客人。不載的。不講交情。雇了他的車。不以友禮相待。他又不載的女人和尙道士。外國人都不載的人家。問他不載的緣故。他說和尙道士是異端。所以不載。女人是禍孽的媒介。所以不載。外國人是非我族類。誰願意去伺候他。因此也不載。我。不過借這趕脚。爲名。消磨後半世有限歲月。誰真願意陪着笑臉。熱氣。換人家冷氣。想人家多給些車飯錢。啊。老實說。我手裏整千整萬。用過。誰把幾塊幾角。放在心上。不過借此結交。四海朋友。性情合式了。不

要說爭多嫌少。就是不拿錢。也不在乎。此尙然費了這一些些。就要擺出上人。凌壓下人的臉子。那可。不願意就講到實際上。我的牲口車兒。加上我。一個人盡了。趕路義務。也應當享受相當代價的權利。怎好把上司對付下屬。眉眼來對付吾輩。所以聲明在前。不以友禮相待。還是不做這票交易。爲妙。否則彼此要傷和氣。至於重行李。爲甚不載呢。一來害那牲口。負重太覺。不忍。再者。我和方圓二千里以內的綠林好漢。交情都。穀得上。說話有的呢。還是這人的祖上。害了怪病。經咱們的老人家醫治好的。也有我趕脚經過他們山頭。替他們醫治好的。這是一種交情。更有

那些未曾據山爲王的時節曾經受過我一宿三餐的周濟。又是一種交情。我若載了一個輕裝客人在路上安安穩穩彼此不犯疆界太平無事而過。如果載了一個重行李的人財帛動人心一時鬧出亂子來。三面不討好。所以不載。聽見了他載客條件就可以知是一個江湖異人。論他氣力並不見怎樣了。不得至於他的體格面相。乃是個五短身材。面貌神氣和唱戲的蓋叫天相似。不過抽了大煙。面色還要黑些。身體還要瘦瘠狹小些。他雖非鑣客。可是坐了他的車。比雇用了保鏢還好。山東省內提起趕脚史大爺五個字。或者鑽雲青史儂小子七個字。那下流社會和秘密團體的人物沒有一個不

知道。所以劉小辦子特地替小子雇定他的車兒。還叮囑我遇了困難事情去請教他。我探聽明白了他的歷史。自然也不敢小覷着他。一路上兩個人相交得很覺得機。在兗州道上行了半個月。那天我記得是四月的二十八日。車子到滕縣打尖。趕脚史預算這一天要趕過草帽子山。到滄浪洲投宿。誰知午牌時候乃是光天化日很好的天氣。我們將近未牌離開滕縣。趕了一程。望得見右面鳳凰嶺。左邊龍爪崖。兩處的最高峯頂。天忽然打起陣來。一霎時狂風大作。烏雲四合。四野沈暝。雨點接一連二的打下來。那匹鑽雲青也長嘶亂跳。我和趕脚史幾乎連車

兒多被牠掀翻倒地。又趕了一回地下。沙泥濕透我們身上。多濺滿了泥漿。車輪被濕泥污遍。再加路上有那斷管腐草。砌滿了車軸。簡直像釘住在地上。一般寸步難行。好不容易趕脚。史赤了足下地。去牽了騾子一步。一滑。挨到龍門觀。已經酉末戌初。再也不能趕路。就在這龍門觀一家許家店住下。這家店一共五開間。三進黃石的牆頭。蘆柴蓋頂。後面一個棗園。約來有二十三十棵棗樹。因爲這裏人祇知採取棗實。不知培植的方法。所以那樹的顏色也頗頹。可憐我住的十二號。在第三進。算是最好的。趙趙等房間。在許家店裏。這一間屋。好比北京東方飯店的三十一號和十六號。最好的了。黃泥飾的牆。

頭居然用洋松的護壁板。不過祇裝了離地三尺。光景板上段的泥牆上。邊塗滿了許多歪歪斜斜的字迹。多是斜月三更門半開的頑意見。不知道的還看不懂。是什麼用意哩。在坑面前的牆上。又有一行字迹寫的是一堂堂中國之民族不能自決。何生存不能自決。何生存。坐令百怪海波翻。海波翻。日出入時將去。嗟何及。一四十個字。下面留有青州諸葛亭補壁款識。寫得一筆蘇字。翻騰飛舞精神飽滿。不料在這個地方。看得着這樣筆墨。雖然不知諸葛亭是何等樣人。想必也是無聊羈旅。遇着磐雲如墨。醮柝宵嚴時候。臥聽那羸馬殘芻。慨然悲感。而作對坑是四扇。

木板窗推窗一望。就是那個棗園。遠望望得見。斗山山頂景緻很好。可惜窗外靠左面硬搭出三間草棚。一間是灶間。一間是車間。一間是馬廄。灶間裏頭炊烟滃蔚。但聞刀杓聲音。這種蝸居。蠻屋。驟然聞人喧。騎嘶燈火明。焚和平日間的荒涼寂寞景象大不相同。怪不得店中人手脚忙亂。因爲雨尙沒有停點。那炊煙和着雨絲。跟着那東北風一陣緊似一陣。望屋內直鑽。我住的那間十二號的窗戶。又是朝南的。所以實在受不了。祇好把窗關着。顧不得地下潮濕。那沙泥被人畜雜沓滑達。類乎膏藥。脚多踏不下。坑的後面用兩張蘆簾夾開着。那一邊是八號。散鋪。我在那蘆簾縫內。一張那邊橫七豎八。攔

着五六張板鋪。本來此地沒有包房的規矩。客人投宿。板鋪是半吊三十文。一山東以五百文爲一吊。坑鋪是一吊。每一間房間至少。要賣五個客人。小子一個人住一間。還是趕脚史的面子和掌櫃再三商量。叫我一個人出了一張坑鋪。兩張板鋪的錢。纔得一個人住了一間。但是床蓆茶水扇子油盞等等。尙要另外加價。飯食是不必說。當然在外的了。預算一間房住宿一宵的代價。至少要兩塊。有另些比較斜陽古道官柳行塵的什麼。旅社什麼飯店的代價。相差也不遠了。所以我的房內祇有一張坑。那一邊就顛橫倒豎。攔了無數的板鋪了。落店不多一回工夫。已

經開過晚餐。晚餐之後。大家都準備睡覺。明日但求天晴。大家各奔前程。那時雨勢略覺小些。檐頭但聞淅瀝之聲。不似傍晚時候。滂湃直瀉了。那天這許家店裏。至少要止宿三十多人。這三十多人裏頭。恐怕除了我一個人。是介乎中上社會之外。其餘大概多是「勞働」「苦力」。或者做金皮利贊走江湖。吃空心飯的（金皮利贊即醫卜星相江湖上切口。以此四字代之）。天下客中。通病乃是岑寂。今天如果投宿的人。都是天下賢豪長者。一旦東西南北之人。會合一堂。必定大家抵掌高談。互道奇聞逸事。以消雨夜。那時我在傍邊默而聽之。決計趣味。彌永。不知道要增我多少學問。添我多少小說。

資料如今同客店的多。是與儻廝卒向來日圖三餐夜圖一覺。不會談今論古。就算有甚交談。一定不堪入耳之言。就是聽到了。也乏味得很。那裏知道結果。與我的理想。適成一個反比例。增長了不少閱歷。這是我所預料不到的。而且闔店的談鋒。祇有我那間壁八號房間裏頭。最最雄健。因為我的車夫。趕脚。史是抽烟的。另外再有一個。穿一件很短。竹布長衫。不過垂到膝蓋。骨下面蓬蓬鬆鬆的。頭髮多像晒殭。蚯蚓。聳了一頭。臉色黑內泛青。瘦得石猴似的。他自己說是戳小黑出身。（即測字）現在得了辰州紅蓮居士的祕本。改賣飛張了。（即賣傷膏藥）名字叫做先。

機子也是鴉片有癮的。又有一個年近花甲的老漢。一身好筋骨。他自己說是從前濟南鎮守使署的差遣。複姓鮮于。官印志强。世籍甘肅蘭州。原是回回教徒。神氣像很有些蠻力。萬不料也是黑籍冤魂。而且癮頭最有了。這三位煙兄在一起。而且都是三年江湖毒如砒的老相。甫所以格外談得出些名目。我先聽他們布置。煙具點火。通鎗忙碌。半天又互相謙讓了一回。然後次第抽了幾口。先談了半天大家的生意。經又唱幾支小曲和山歌。再說到吳佩孚是白虎星。下凡張作霖是青龍星。下降所以兩人是死冤家。一輩子誰不服誰的。這些話多是那個先機子和鮮于志强說的。趕脚史尙沒有開口。

談到前清西太后宮闈裏頭和李蓮英的那樁事。趕脚史方纔接嘴。畢竟秀才口吻。與那二人各別。他講李是北城剃頭出身。被梳頭房弄他進宮。如何如何得法起來。都是有系統。有對據的。談話不像那兩個所道的。齊東野語。可稱不值一笑。李蓮英歷史。方講完畢。忽然又走進一個人來。道趕脚史老崔你認得的麼。史道是不是赤鼻頭。廣肩膀的臨清老崔。麼。那來人道不錯。還有一些駝背的史道。前月我和他登州碰頭。一同宿在通聚福棧房裏。我請他喝了兩角白乾。他請還我四個煙泡。說是青島帶來的大土。怎麼說已經死了呢。那人歎了一口氣。（以下他們談的

話多很有研究的價值所以我一字不漏都詳細的紀載下來（願讀者注意）

趕脚史道老崔是得什麼病死的呢。那人道：恐怕與你在登州分手之後不滿十天便死了。生病死的到也罷了。老崔總算在外邊跑了也有三。四。十年。爲人也很講義氣。會這樣死法。真料不到。他從卽墨縣接一注長行生意。上定陶。那客人是個大個子。身裝很好。隨身一個鋪蓋。一個大蒲包。上路的時候。老崔問那客人。蒲包裏是什麼東西。那客人說是醃鯉魚。老崔並不在意。一上了路。那客人不談別的。單講什麼黃三太鏢。打寶二墩。九花娘。建造迷人館。那些綠林故事。不然就談及河南毛子。前輩王天縱。手下

的紅旗老五。劉大砲。現在不但做什麼軍的總司令。還兼了什麼省的省長。做強盜土匪。做到這般地步。也對得住祖先了。那客人越談越有勁。談得老崔有些疑惑。了一走兩天。那蒲包內發出一股奇出怪樣的臭味。來。老崔更加多心。那天晚上。落店的時候。乘客人不備。戳破了蒲包。一角望內一瞧。倒說裏頭是兩條女人的臂膊。一條臂上還戴着一隻很粗的文明金鐲。一隻金手錶。老崔瞧見了。嚇得手足戰慄。其實呢。就好捨了。那票車錢。和那客人分手了。也好保全一條老命。他偏又看不穿。第三天還是送這客人上路。心上是。很想不要露出什麼痕跡。被那坐車看破。

機關致干未便。可是臉上終究隱藏不住。再加那蒲包內的穢味。比第二天更加厲害。那些蒼蠅小虫四處的飛集。上來包內的血水也漸漸的浸潤出來。一到正午太陽一晒。血水竟然點點滴滴瀉瀉流出。老崔臉上更加不對。那客人已看出破綻。一味的向着老崔冷笑。那天將近傍晚。定陶縣快到了。那條路不是在陶山九龍峪口拐東。不到七里。就是定陶的北門外。首麼誰知車到九龍峪口。客人惡狠狠的叫老崔向西拐灣。老崔那敢違拗。便向西進了九龍峪。又不知走了多少路。已經將交三更山路越跑越窄。老崔祇顧走路。也不管高低。忽然路傍有一座黃石破窰。客人勃然叱道。住。老崔自然把車停住。客人下車。向着破窰噓噓兩聲。那窰裏鑽出兩個人來。那時雖有星月光輝。却辨不出那兩個人的狀貌。幫着那客人把舖蓋和着包裹。在車上卸下來。拿進破窰裏頭。那客人也跟了進去。這破窰黑沈沈的。也不知有多少深。多少闊。他們一進去。老崔應該走了。倘然帶了車子。累贅連車都丟了。唉！也。叫注。定他要死了。不知道他有什麼丟不下呢。還不知尙想車錢哩。呆候在窰門口。隔不多時。那客人又回出窰來。掄眉曠目。向着老崔道。你已經偷看着我們秘密。我若饒了你。你回出去。到定陶縣。一報告。明天這時候。我們受了你的累哩。總之有了你。沒有我對不

起。到。這。個。時。候。老。崔。要。想。逃。也。逃。不。了。被。那。客。人。的。一。把。七。首。前。胸。穿。透。後。背。可。憐。死。了。尙。沒。有。人。知。道。直。到。前。三。天。博。山。縣。捉。住。一。個。響。馬。叫。楊。大。膽。受。刑。不。起。供。招。出。來。這。楊。大。膽。就。是。雇。老。崔。車。子。的。客。人。他。一。共。犯。十。二。樁。血。案。第。九。樁。是。福。山。一。個。土。倡。第。十。樁。就。是。老。崔。趕。脚。史。歎。道。老。崔。大。約。上。了。年。紀。風。色。都。看。不。出。莫。怪。要。送。命。偷。然。窺。破。了。蒲。包。內。是。女。人。臂。膊。就。算。不。嚷。出。來。也。該。和。客。人。分。手。了。鮮。于。志。強。道。總。爲。捨。不。得。幾。個。車。錢。所。以。送。命。常。言。道。人。爲。財。死。一。些。不。錯。的。

跑。碼。頭。不。曉。得。怎。樣。認。識。了。嶧。縣。白。莊。的。孫。明。甫。跟。到。吉。林。去。採。人。參。採。參。有。規。矩。的。跟。去。的。時。候。由。領。頭。人。供。給。衣。食。和。盤。費。到。了。那。邊。然。後。各。人。分。頭。到。山。裏。頭。去。採。去。領。頭。的。人。是。不。去。的。採。着。了。參。拿。回。來。獻。給。領。頭。人。由。他。估。定。價。目。一。半。錢。歸。領。頭。人。一。半。錢。給。採。的。人。我。那。朋。友。頭。一。回。出。馬。就。被。他。採。着。一。隻。和。小。兒。手。指。粗。細。的。靈。蓀。好。賣。兩。三。千。塊。錢。他。存。了。一。些。私。心。藏。了。起。來。沒。有。交。出。去。等。到。回。來。時。節。大。家。自。然。散。夥。了。不。知。怎。樣。被。孫。明。甫。偵。探。着。我。那。朋。友。得。了。靈。蓀。不。報。告。到。臨。時。分。別。的。那。天。照。例。領。頭。人。備。了。幾。席。酒。和。大。家。痛。飲。一。醉。算。是。紀。念。的。席。

間。孫。明。甫。忽。然。指。着。我。的。朋。友。向。大。衆。道。他。得。了。靈。稜。一。個。人。獨。吞。不。拿。出。來。散。福。你。們。道。該。罰。不。該。罰。我。那。朋。友。慌。忙。抵。賴。說。並。沒。有。得。着。什麼。孫。明。甫。冷。笑。了。幾。聲。吩。咐。手。下。人。搜。一。搜。自。然。搜。着。了。我。那。朋。友。跪。在。地。上。磕。頭。認。罪。孫。明。甫。一。毫。不。動。心。厲。聲。道。參。你。儘。管。拿。去。可。是。我。的。墊。本。須。得。還。我。你。們。道。還。本。是。還。什麼。原。來。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單。刀。把。我。那。朋。友。一。條。左。臂。血。淋。淋。的。剝。了。去。了。你。們。想。這。不。是。慘。無。人。道。麼。聽。說。這。孫。明。甫。後。來。投。到。軍。營。裏。去。居。然。也。做。了。官。哩。這。種。人。會。做。官。真。是。天。無。眼。睛。鮮。于。志。強。道。斬。去。一。條。手。臂。這。算。什。麼。事。不。要。說。男。人。有。這。樣。辣。手。就。是。女。人。現。在。也。不。比。從。前。了。張。少。軒。在。徐。州。時。候。手。下。有。個。心。腹。叫。田。子。忠。這。人。也。很。熱。心。的。袁。大。總。統。將。要。做。皇。帝。時。候。子。忠。有。一。回。奉。了。大。帥。之。命。到。天。津。公。幹。他。帶。的。一。棚。弟。兄。駐。紮。在。獨。山。湖。附。近。故。而。他。由。徐。州。動。身。先。到。駐。防。地。方。交。代。了。營。裏。的。事。然。後。渡。過。獨。山。湖。到。沙。溝。上。車。誰。知。在。路。上。瞧。見。麥。田。裏。頭。有。個。一。絲。不。掛。的。少。婦。蹲。在。那。裏。子。忠。因。爲。見。了。奇。怪。特。地。脫。了。一。件。大。褂。子。先。丟。給。這。少。婦。遮。了。身。體。然。後。盤。問。他。爲。何。如。此。那。少。婦。說。適。自。夫。家。回。到。母。家。去。在。此。間。遇。見。兩。個。婦。人。彼。等。自。云。賣。高。梁。子。的。夫。家。正。需。此。物。所。以。令。彼。等。將。筐。暫。停。路。側。她。便。俯。身。筐。上。揀。選。彼。等。筐。

面上用一幅花布手巾蓋着一婦伸手將蓋在筐面上之花布掀去少婦的目光剛纔注及筐內被掀布的婦人將布望他面上一蓋兩眼完全遮抹傍立的女人便把棉花塞住伊的口由他們倆將伊擺布所以上下衣裳統被剝去子忠聽見了怒氣勃發吩咐那女人速去喚了夫家和母家人來我先替你追上去把那兩個強盜婆追着了再說那女人感激萬分急忙去招呼了娘家和夫家的人一共男男女女有十餘個循着大路尋過去誰料兩個女強盜沒有追着了在十餘里外光景反發現了田子忠的屍首倒臥在麥田裏手鎗袋還在身上裏頭的手鎗沒有了再望前進一里多路路傍誰丟一副空

高粱子担在那裏想來一定是田子忠追着了那兩個女強盜被他們兩個打一個奪了手鎗就把手鎗送了子忠的命又把子忠的馬牽了去牽了一里多路嫌那高粱担子累人就丟在路傍把搶得來的東西分開袋了一馬雙駝的逃去這件事直過了二年纔知道田子忠確是被那兩個女強盜結果的性命那兩個女盜內中有一個餽餽劉六的妻子所以下得落這條手劉六是歷城縣賣餽餽的他的餽餽裏頭和着胡椒人家吃了他自然要發咳劉六趁人家咳得上下氣連接不牢之際便趁勢挖人家胳膊後來案犯得多了官廳出賞格捉他他索性跑到江蘇山

東。安。徽。三。交。界。的。獨。山。湖。內。效。學。當。初。猴。兒。李。佩。做。水。路。上。的。英。雄。他。的。妻。小。常。在。魚。台。全。鄉。城。武。沛。縣。蕭。縣。碭。山。那。幾。處。地。方。出。入。專。幹。三。人。欺。兩。的。事。情。你。想。一。個。女。人。尚。且。殺。人。不。眨。眼。何。況。你。說。貴。友。遇。見。那。個。孫。明。甫。是。個。男。人。斬。掉。人。家。一。條。手。臂。也。值。得。什。麼。趕。脚。史。忽。然。問。那。先。機。子。道。你。說。嶧。縣。白。莊。的。孫。明。甫。是。不。是。崔。翰。林。的。女。婿。孫。老。大。名。叫。美。珠。麼。先。機。子。道。這。到。不。仔。細。趕。脚。史。又。道。貴。友。是。不。是。叫。賈。金。彪。先。機。子。道。是。的。你。怎。樣。會。知。道。呢。趕。脚。史。道。那。是。孫。明。甫。一。定。就。是。飛。虎。大。王。孫。美。珠。無。疑。你。可。知。他。雖。然。斬。斷。了。賈。金。彪。一。條。臂。膀。禍。是。惹。得。不。小。恐。怕。飛。虎。大。王。的。性。命。遲。早。要。斷。

送。在。買。金。彪。的。手。內。……那。時。小。子。在。隔。房。聽。見。了。這。一。番。說。話。頭。緒。越。理。越。清。正。打。足。全。副。精。神。想。聽。趕。脚。史。講。出。孫。賈。兩。人。的。讎。仇。不。解。原。因。偏。偏。後。面。槽。上。那。匹。鑽。雲。青。和。一。隻。棗。驢。馬。爭。鬪。起。來。嘶。聲。亂。叫。趕。脚。史。慌。忙。奔。到。後。面。照。料。等。到。照。料。舒。齊。回。到。房。內。那。兩。個。人。已。睡。着。的。了。鴉。片。也。吃。完。雨。也。停。了。天。也。快。亮。了。他。們。的。談。論。也。就。此。終。結。我。沒。再。聽。見。甚。麼。請。問。再。記。甚。麼。所。以。也。祇。好。休。息。一。休。息。候。第。二。天。請。教。了。趕。脚。史。再。行。記。第。二。節。吧。

據民長先生來函云山東響馬傳共有五節均係實事當在本雜誌按期發表也編者識



張克勇

遊俠新傳(一)

沈禹鐘

鑪師張克勇。膂力絕人。精技擊。天下健兒莫敢與敵。常往來於山陝間。爲人保行旅。緇重未嘗有失。綠林中望見克勇。旗幟卽相戒。逡巡曰。張好漢。非懦者不可近。近則徒自取禍耳。以是克勇之名。遂大振於時。人皆目爲行旅之干城焉。且是時綠林中大豪類與克勇有舊。知之甚稔。憚其神勇。不敢逞也。克勇業鑪師二十餘年。與人角。未嘗有酣戰犯之者。一觸卽死於其前。輕易有若摧朽。而遠出不急。裝伏舟車中。恂恂若無能者。且以爲不能縛一雞也。遇盜寨將近。人方惴惴抱危心。而克勇蟄伏如故。一弗戒備。如過墟墓。人或告。以及盜境。彼淡然若無事。曰。此中無人也。聞之者咸疑其無能。故作大言以自壯。則益憂盜至。戰慄不已。不知山中壯。

士遙見克勇旗幟方相率斂避而嘆張君之勇銳也克勇生平無嗜好得財不事揮霍積二十餘年家漸裕自問年鬢漸老遂幡然嘆曰張某半世爲人保身家性命不惜雜與從走千萬里路是亦依人作嫁事也今以歷年存積資計之歸去差足爲子孫計何久事風塵僕僕爲哉以是遂率家衆歸其故里營一宅居之桑榆之景竊以爲佳顧老不能閒仍日以拳棒爲遣雖精神逸豫逾往日而筋骨則未嘗稍減其勞也然克勇性習於是初不之覺方自引爲有此晚境實已極人生之至樂矣居十年鄰家不戒於火烈焰燄燔數十家克勇家亦罹禍蓄貲盡喪自念長此以往勢將無以自存因別賃一小屋安其家衆己則子身走江湖重理故業顧時越十載滄桑已小易綠林中後起多不諗其名克勇雖自恃威名夙著坦然無所怯然此中人年少氣盛者方謂天下無敵手不知有銅筋鐵骨人也以是克勇往來隨人行李高揭其舊日之鏢幟爲威乃大遜於昔一日克勇護一新邑宰赴任所連檣而行鎗重甚盛比抵一所山峯壁立千仞倒影入江狀如插水邑宰自篷窗中見之悚然語從者曰此山形勢險固盜若踞之不可攻矣言未已忽聞山上有呼嘯聲未幾望見數健兒帕首橫刀而出同時有飛彈掠船首過疾如掣電彈凡三至皆墮於水若中途有物阻之前進者是時衆皆失色宰尤惶急不知所措急誠

克勇趣爲之備。克勇方默傍船舷坐。聞宰命夷然曰。小有事。毋慮也。宰見其神態落落。若不在意。宰汪然欲涕。曰。壯士。毋懈怠。余身家性命。咸在此數舟中。所倚爲長城者。惟公耳。今禍已在。眉睫稍不慎。爲勢殆矣。克勇笑曰。主公。毋憂孺子。皆碌碌者。頃連發三彈。擊我舟。皆將中。而爲我揮於水。待彼等至。當善言導之。退耳。宰方欲置答。左右咸屨言曰。盜惟知殺人越貨耳。豈可以善言禦耶。今趣備公械。我曹從旁助戰。或有濟也。克勇聞言。急止之。曰。此烏足言戰。惟汝曹欲爲我助。則事反不利。彼等不久。且至我等。不如艤舟待之。老夫自有擺佈也。遂命諸船皆止。榜人不得已從之。然私度此老殊憤憤。盜至。惟有急行避之耳。豈有坐待其來而轉得倖免者。俄而賊衆已盛集岸上。揮刀大呼曰。速獻所有。來遲則頸血濺刃矣。克勇環顧舟中人。皆已戰慄。無人色。遂徐徐起。謂諸人曰。公等姑稍安。我且登岸與之語言。訖一躍而去。諸人聞克勇言。咸不敢出聲。爲應。惟代以齒擊聲而已。克勇既登岸。見賊衆倚刀於腰。一少年渠魁。厲聲問曰。爾老物。先來獻首乎。乃公刀下無老弱人首。速去。易壯者來。克勇大笑呼賊衆曰。兄弟。爾等聚此。幾載矣。不知有鑣師張克勇其人乎。言次。渠魁款步而前。曰。爾船首立幟。作張字。聆汝言。爾卽其人耶。克勇味其言。以爲賊必識己名也。因拱手應之。曰。年來蹤跡稍闊。便已鮮面善人。君

等果諗余者請以異日見矣賊見其欲返竊笑其老悖意欲戲弄之遂改容假意與之周旋曰老英雄勿遽歸船今日既到此請降止山寨飲幾觥酒以甦行役之勞克勇慨然應曰張某半生爲江湖客今與諸君初識面便欲折酒食耶言已掀髯大笑笑聲直達舟中於是賊衆留數人監宰船餘則擁克勇登山去既抵寨渠魁果令陳酒食款克勇且延之上坐克勇飲噉談笑如平時賊見其不持寸鐵意謂其弗習於兵器也酒數巡賊笑叩曰老英雄平日善何器今日乃忘未備耶言已不待其答遽擲杯起曰新有所習請小試之遂取一銅製之長棒重可二三十斤金光燦然耀眼生輝賊趨至塔下運棒而舞精熟無匹賊衆從旁喝采以助聲勢舞畢斂棒而入不作微喘克勇暗嘆其能則起立以杯酒進之曰壯士技工矣可飲我酒賊接杯一飲而盡面有得色已復就座漫然語克勇曰老英雄亦知此棒之爲銅製乎曰知之賊又曰亦知此棒之重幾何乎曰知之賊見克勇無懼色則引酒作冷語曰以老英雄當此棒一下顛碎矣克勇知其誚已對曰老夫年邁力衰焉可受此棒雖然憶十二三時嘗習棒法棒亦銅製而重約三十斤者今老矣兒時所習泰半忘之矣然行走江湖數十年勝敵未嘗假手反寸鐵而人亦憐我無能而不我犯故亦無所用之平心而論男兒在世欲自稱英雄者手持區區數十斤

之兵器以臨敵亦屬庸庸者流且兵器或偶失時敵至行且弗能爲抗矣故言勇而以器則舍器而言勇於何有君苟欲爲大勇者今請毀此棒矣克勇言次屢屢取酒潤其喉賊聞其言遽不悅曰老英雄速自言其所能吾棒本不足奇也克勇笑謝曰老夫實一無所能然亦無一不能所真能者惟行道間爲人保行李性命而已賊曰此奇能也然吾聞業此者咸具絕人之勇此間酒雖薄亦未嘗醉不勇者今日苟無技足以服我者則水上諸舟均爲寨中有矣克勇見其迫漸急亦微愠曰張某一世好漢爾後生小子乃欲覩我真相耶老夫一無所能亦無一不能前旣言之矣公欲試我能無他可見請以爾棒奮擊我三下苟呼痛者惟所命遂解衣使裸屹立以待賊至是始有躊躇意度必非庸庸者立取棒於手期重擊之死棒甫下觸臂砉然折而爲二克勇恬然若無事賊衆見之皆斂手羅拜於前呼老英雄不置臨行渠魁贈黃金千兩爲壽率賊衆親送之下舟舟中人見其神色一如舍舟登岸時舟中不遺纖芥而反得盜金咸疑其非以力取而以口舌之巧得之者

俠史氏曰余作遊俠新傳勇氣盤旋筆下而不能爲先後然張克勇負奇能而自掩惟恐其不及及至萬不得已時始稍示之則不特一勇士且亦類乎有學養君子也使其才得大用斬將

軍旗馳驅百萬軍中雖賁育無以加吾故列之傳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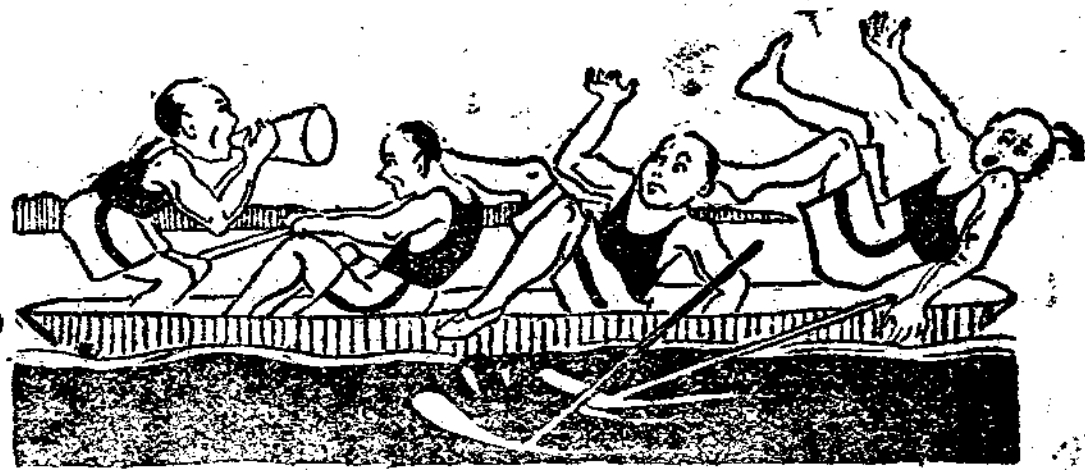
遊俠新傳

六

探訪案情的競爭(續)

(爾翁)

乙報訪員受此失敗。便蓄意報復。到了第二個星期。報復的機會果然到了。那時又在另一小村中發生一件離奇的疑案。村的地位非常僻遠。最近的車站和電局。距離在七英里外。乙報訪員在勘驗的前一日先到村中。他訪得村中只有兩個汽車公司。就去和那公司經理商量。約定次日一日中。這兩個公司的汽車。都歸他包雇。因此甲報訪員到的時候。只雇得了一部敝舊的馬車。這種馬車。對於往七英里外輸送消息的任務。當然是不勝任的。所以到了勘驗的時候。只能眼睜睜瞧他的敵手。每隔十分鐘。便乘了汽車去拍發電信。他却只能等到勘驗的手續全部完畢。才能動身往電局中去。這一次乙報的新聞。在市上銷行較早。甲報却不得不失敗落後了。



紅·了·孫·

劇 儻 傀

晨餐後。方昆和盧倫兩人。面對面坐在書室裏讀報。這是他們日常的一種功課。讀到本埠新聞裏的一節。忽現出注意之色。那新聞標題是「大偵探盧倫氏近訊」。原文說。著名私家偵探盧倫氏。近已被古物收藏家楊逸君。延為臨時顧問。因楊君此次來滬。攜有顧虎頭及吳道子之真跡各一幅。將於下星期一陳列於世界古畫展覽會。會供中外人士之賞覽。此項畫件。為值甚鉅。故已引起宵人之覬覦。連日楊君疊接恐嚇信札。謂將一施其詭手段。楊君得信。大為恐慌。除報捕房密查外。復婉懇盧氏為之保護一切。盧氏前此嘗破獲奇案無數。今既慨允楊君担任此事。逆料先聲所至。定能奪宵小之魄。而不致發生意外也。

方昆看完了這一節新聞。心裏很覺得不快。因為他和盧

倫共事以來不論什麼案件盧倫都和他商議的獨有這一件事盧倫在事前竟不曾提及一句未免太秘密了並且他想盧倫對於此事要秘密就該秘密到底爲什麼又被報界裏知道呢方昆想到這裏放下了報紙剛要質問誰知一抬頭對面的沙發裏已不見了盧倫適問方昆的視線因爲被報紙遮掩着竟沒有覺得盧倫是什麼時候離室的正納悶着幕地門上的電鈴響了一陣接着褚貴匆匆地走進來說有位紳士要見盧先生現正坐在客堂裏舉動言語很不自然似乎有疑難問題要請盧先生解決呢方昆因不見盧倫只索自己出去和來客會面走進客堂一看那紳士穿着藍團龍花的

長袍外罩直貢呢的馬褂戴的是紅結子的西瓜皮帽一枝很粗的橡木手杖却倚在茶几傍邊瞧去像是個重要政客不過方昆看着那紳士的面部覺得有些奇怪他那領下的濃髯點綴在很白皙的面龐上覺得有些不配還有那一雙光芒四射的眼珠隔着挺大的黑玻璃眼鏡灼灼地向人瞧着也覺令人看了生畏那紳士見方昆出來忙問你可見方昆說很好他剛在書室裏看報或者這

是盧倫先生方昆搖頭說不是我是……紳士搶着說那末你是方昆先生了久仰久仰但是我的事情非向盧先生說不可請你原諒這紳士說話時聲音很低似乎怕被人聽見

時還沒有出去對不起稍坐一回我去找他紳士略點點頭說很好方昆正背轉身子想進去找盧倫陡然聽得盧倫提高了嗓子帶着譏諷的聲氣喊道別去找別去找我在這裏啊

方昆回過頭來只見盧倫笑嘻嘻直立在他背後身上穿着極漂亮的紳士裝一撮濃鬚和一副很大黑色眼鏡却拿在手中方昆跳起來道你嗎你在我面前使這狡詭很不應該不過這一下子我倒佩服你的化裝術了盧倫笑着說你說我化裝的好嗎不見得謬讚了我以為你的眼光太好了簡直不配做偵探的同伴說着便拉方昆進書室依舊對面坐定方昆問道你說的事情是不是指楊逸的古畫案盧倫說是

啊忽又驚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方昆冷笑說噢！你還假惺惺哩報上不是大吹大擂地載着嗎方昆說着一壁檢出那張本埠新聞遞給盧倫說這不是嗎盧倫把報搶在手裏一口氣讀完那一節新聞忽地用手亂搔着頭髮喊道這是誰弄的玄虛啊可惡可惡我並不會把此事宣佈出去啊方昆說你守着祕密嗎但是那楊逸如何你也教他守祕密嗎我想這節新聞或者是楊逸授意給報界裏登的他要想借着你的名字去嚇退那些小賊可以免得一場是非你以為如何盧倫正色道決不如此決不如此你以為寫恐嚇信的是平常的小賊可以用我的名字去嚇

退嗎。你誤會了。要知道他並不是個普通的賊。他決不因我加入此事而退避。據我的推測。今天那段新聞也是他設法登的。或者這就是他向我開始攻擊的一種手段。方昆聽到此處。漸露注意之色。問道：「你一連說幾個「他」字。究竟指誰？」盧倫高聲道：

東方羅蘋！魯平！

方昆從沙發裏直立起來道：「噫！他嗎！他委實不是一個普通賊。不過你預備怎麼對付他呢？我聽你的口氣似乎有些怕他。是不是盧倫不悅道：「怕嗎？我們偵探界的字典中委實找不到這個字。但是照他以前犯案的成績看起來。那人實在也不是個好惹的人物。不過我以為

雖不能把他送進監獄。那兩張畫或者還不至於被他拿去。今天是星期二。橫豎我只消把兩張古畫保守到下星期四。等到世界古畫展覽會開過之後。我的担負便可以交卸了。只不知那東方羅蘋還是在未開會之前到楊君寓所裏來偷呢。還是在開會之時到會場裏來搶啊。盧倫說到這裏。看看手表。說時候不早。咧。我還要到楊逸住的東方大旅社去偵訪幾種事情。并且楊逸一人住在那裏很不妥當。因為那兩張畫他隨身帶着啊。盧倫站起身來。把假鬚和眼鏡都戴上了。走到客堂裏。又拿了橡木手杖。方昆道：「可要我幫助你嗎？」盧倫說：「現在可以不必同去。或者

反足以誤事。等到我要你時。可以打電話給你的。盧倫走出大門。方昆立在門口。說當心當心。祝你成功。

盧倫走後。方昆覺得又憂又喜。他憂着盧倫此去責任非常之重。萬一失敗。那畫被魯平偷去了。等到世界古畫展覽會開幕。掛不出那兩幅

中外人士所最注目最留意的名畫。盧倫豈不是要大大坍台。想到這裏。覺得剛才盧倫說那一節新聞。是魯平出主意登的。這種推測也許是事實。果真如此。那惡賊未免太刁滑啊。再想盧倫作事。素來精細。大概總不致於一敗塗地。譬如他的化裝。何等自然。他所以如此者。無非怕魯平眼光銳利。看破他的行藏。因此先試試

自己每日會面的人。看得破。看不破。倘是看不破。那魯平自然也可以瞞過。即此一層心思的周到。已不是常人可及。也許是這一次

魯平竟被他捕住啊。方昆橫想豎想。腦筋裏非常煩亂。總之自從盧倫出去以後。他的精神上簡直沒有安逸過一刻。

盧倫打自己寓所裏出來。心中非常高興。想着適才從臥室裏化裝好了。出後門。進前門。藉貴方昆竟被瞞過。這一齣滑稽劇演的好不有趣啊。這時路傍停着幾輛人力車。似乎專誠守着他。一般見他走來。都爭先上來招攬生意。盧倫也不理會。祇顧向前走着。一壁心中籌算。對付魯平方法。一會兒已走到東

方大旅社左近只見馬路中心站着個七八歲的孩子。用手拭着小眼睛在那裏哭。瞧他的小臉長的很可愛。衣服也整潔。不像是貧苦人家的孩子。盧倫想這孩子爲什麼沒有人當心。站在此地。車馬非常之多。豈不危險。想着便走過去。攙着他的小手。引他走到塔沿上。撫着他的短髮。很溫和的說道。弟弟別哭。誰欺侮你。盧倫說時。用手拍着衣袋。使袋裏的銅元發響。接着又低頭說。你要買糖果吃。不要那小孩住了。哭。漆黑的眼珠看了盧倫一眼。說。我不要糖果。我要看那個說時。小手指着對街。盧倫依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只見對街一家外國成衣店的樣子。櫥窗前擠滿了一大堆人。好像在那裏看

什麼好玩的東西。盧倫抱了這孩子。穿過馬路去看時。見那成衣店的櫥窗裏。供着個高大如人的木偶。身上穿的是厚呢西裝。脚上却又穿着白皮鞋。這時木偶背心朝外。也找不出什麼好玩的地方。站着看的人。其中有幾個說。咦。怎麼不動。剛剛說着那木偶的身子。又轉過來了。原來脚下正安着機軸。盧倫看那木偶的面孔。雕刻很能引人發笑。最好玩的是嘴唇上一撮卓別靈式的鬚。木偶手裏還展着一張圖。圖中是一隻花瓶。瓶上畫着一尾魚。一個太陽。大概就是這成衣店的商標。盧倫抱着那孩子。正看得出神。忽地人叢裏擠進一個老媽子來。說。喔。哨官。官在這

裏呢。我找得好苦啊。難爲這位老先生抱得很吃力來罷。來罷。說着便從盧倫手裏來接那孩子。這孩子望着盧倫似乎還有些留戀的樣子。指着那木偶說。伯伯你瞧這東西好玩嗎。我們爸爸說過一天他要把這個給我。咧。你瞧這個。木人像不像那個偵探。那個偵探影戲禮拜五又要換片子。咧。

盧倫瞧那老媽子抱這小孩走得遠了。方始向東方大旅社來。他進了旅社也不去看楊逸。先到自己預先開的六十四號房間裏來。這個房間距離楊逸住的六十九號沒有幾步路。盧倫走進房間。放下臂上的灣柄手杖。立刻到電話機邊。搖動電話鈴。原來這旅社裏每個房間都

有電話。盧倫在聽筒裏吩咐旅社裏的電話接線人接到六十九號。不一會聽筒裏有聲音了。盧倫忙問你可是楊逸君。聽筒裏說正是。盧倫說有動靜嗎。回說沒有。很安甯啊。現在我命兩個下人坐在畫箱上。你看如何。盧倫說好極。不過昨天我對你說的話。你非遵守着不可。你的房間裏千萬不可放人家進來。僕役也應該拒絕。你們裏面的人。也不可以出去。你要什麼食物用品。可以打電話告訴我。等我想法子送來。現在我住在六十四號。我是紳士打扮。假使你遇見我。大家只做不相識的。你明白嗎。楊逸在電話裏答道。知道。咧。但是太麻煩了。我早知如此。就該暫住在

朋友家中。或者防守起來還省力些咧。如此我

咧。

們再見罷。說着電話鈴響了。盧倫打罷了電話。走出來。把三層樓上的旅客一覽表看一看。覺得比昨天抄的一張沒有什麼變動。重又回房。取出懷中日記稍爲改一改。他所最留意的是六十九六十四附近的幾號房間。但是拿日記上記的旅客履歷和從僕役口中打聽來的話。兩相印證也找不出什麼蛛絲馬跡。於是他倒在沙發中抒抒氣。休息一會。又捺電鈴喚僕役要一份精美的中餐。吃完了。想起楊逸在六十九號中。太拘束了。再打電話去說。今天大概不要緊了。把戒嚴令取消罷。楊逸在聽筒裏深深地嘆口氣道。好了好了。否則不餓死也得悶死

這一天自早至晚。總算平安過去。晚上七點半時。盧倫在公共吸煙室裏吸紙煙。忽地有一個西裝旅客闖進來。盧倫舉目看時。心裏陡的一震。覺得那人的面貌衣飾非常熟悉。似乎在什麼地方會見過的。再看那人腳上穿着不合時令的白皮鞋。幾乎要跳將起來。心中喊着阿呀。道那人不是白天在成衣店裏看見的木偶嗎。咦。紅領結。卓別靈短鬚。什麼都一樣。

同時。盧倫腦筋裏很迅速的想到兩件事。第一他白天在成衣店裏看見的木偶手中展着一張圖。圖中是一隻瓶瓶上畫着一尾魚。

一個太陽起先他以為這是一種商標現在一想一隻瓶一尾魚一個日頭三樣東西拼起來明明是魯平（瓶平諧音）二字那末現在進來的人明明是魯平啊第二他想魯平爲什麼要同木偶一樣打扮他想了想忽然得着一種特別的見解以爲魯平是個神出鬼沒的劇賊平素不肯拿真面目給人看連手下的黨員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樣兒的人物現在既經要來偷楊逸的畫自然要需用他的助手不過他的服裝面貌時時要改變的他怕黨員弄不清楚所以纔用這木偶做個記識免得黨員發生誤會盧倫心中想着自以爲這種理想一定不錯於是乎慢慢地抬起頭來預備看了那人

的舉動見機行事不料那人已趁他思緒複雜的時候早就離了此室盧倫想機會不可錯過急忙也趕將出來遇見一個僕役忙問可曾瞧見一個穿西裝的短鬚人紅領結白皮鞋僕役道看見的剛從吸煙室裏走出來乘電梯上樓去了盧倫忙把那僕役推開搶到電梯前去這時恰巧一部電梯開下來盧倫連忙跳進去司機人問幾層樓盧倫說剛才有一個西裝短鬚他到幾層樓司機人說此地人多我記不清楚咧好像是三……盧倫忙說不錯三層樓我也到三層樓司機人開上去盧倫走出電梯又將同樣的話問另一個僕役僕役道有的有的他即刻乘右首那部

電梯下樓去了。

盧倫立在甬道裏，一手抓著頭髮，一手握著空拳，氣急慌忙，斷斷續續的罵道：「惡……惡賊！……惡賊！……」會兒，忽然想起六十九號裏，不知可曾出什麼亂子。三脚兩步趕到楊逸的房門口，擂鼓似的打着門。楊逸的下人在裏邊問道：「你是誰？」盧倫先生關照不許開，咧盧倫罵道：「混帳！我就是盧倫裏邊聽了，這才開門。近視眼的楊逸一見一個濃鬚子的紳士闖進來，驚得往後直退，說你……你是什麼人？盧倫把鬚子眼鏡去掉了，楊逸吐口氣說：「嘎！你嗎？我倒忘了適才的話了。」盧倫道：「別講廢話，畫怎麼樣？畫怎麼樣？楊逸說：『畫好好的在這裏呢，什麼事？你又爲什麼如此。』」

慌張。盧倫正色說：「魯平在此地！」

這一夜，楊逸和兩個下人大大的搗亂了一陣。盧倫到底有主見，把戒嚴令重又下了。退出六十九號，細細打聽那西裝短鬚人的來歷。和住在幾號房間，誰知竟沒有人知道。祇有一人向盧倫說：「那人從三層樓搭電梯下來，就走出旅社的，出去之後，也沒有人見他。再進來，盧倫暗想：他一定不會一去不來的。或者又變個樣兒進來，人家那裏知道呢？但是我却有個方法，可以看出誰是魯平。什麼方法呢？就是去看衣成店裏的木偶。因此第二天清早，盧倫就趕到外國成衣店去拜望。那不可思議的木頭人起先，盧倫在路上打

算。叫。幾。名。警。士。包。圍。住。這。家。成。衣。店。捕。住。幾。個。魯。平。的。黨。羽。也。是。好。的。後。來。一。想。這。法。子。不。好。反。足。以。驚。走。魯。平。不。如。先。到。成。衣。店。前。看。看。再。說。盧。倫。一。到。那。裏。果。然。不。出。所。料。那。木。偶。已。改。了。樣。兒。中。年。人。的。模。樣。已。變。做。少。年。人。的。模。樣。衣。服。比。第。一。個。木。偶。漂。亮。的。多。了。白。格。子。的。鴨。舌。頭。帽。玳。瑁。邊。的。大。眼。鏡。都。是。時。下。最。流。行。的。裝。飾。那。木。偶。手。裏。的。怪。圖。也。沒。有。了。却。拿。着。一。支。銀。子。鑲。頭。的。司。的。克。盧。倫。看。在。眼。裏。一。件。件。都。記。得。很。清。楚。於。是。跳。上。人。力。車。再。到。東。方。大。旅。社。沒。幾。步。路。已。到。旅。社。門。口。這。時。有。一。輛。紅。色。的。汽。車。也。在。這。裏。停。下。了。盧。倫。一。壁。付。車。錢。一。壁。順。眼。看。汽。車。門。裏。走。下。來。的。人。不。看。猶。可。

看。時。幾。乎。要。失。聲。喊。出。來。道。巧。極。咧。原。來。那。人。又。和。第。二。個。木。偶。一。樣。盧。倫。起。初。還。以。爲。自。己。的。神。經。錯。亂。仔。細。打量。白。格。子。帽。大。眼。鏡。連。手。杖。包。頭。上。的。花。紋。也。一。樣。盧。倫。直。釘。着。那。人。那。人。也。看。了。盧。倫。一。眼。還。微。微。一。笑。然。後。大。踏。步。進。那。旅。社。盧。倫。那。敢。遲。疑。偷。偷。掩。掩。地。緊。追。在。那。人。後。面。那。人。也。不。乘。電。梯。只。在。盤。梯。上。閣。篤。閣。篤。的。直。上。第。三。層。樓。盧。倫。也。到。三。層。樓。眼。望。着。那。人。走。進。六。十。八。號。房。間。盧。倫。因。爲。昨。晚。已。把。很。好。的。機。會。失。去。了。今。天。無。論。如。何。總。不。能。放。棄。這。捕。捉。魯。平。的。時。機。但。是。他。覺。得。也。不。可。草。草。從。事。他。一。面。遠。

遠地守着六十八號的門。一面自己心口商量。末了他決計打個電話給方昆。教他相助。盧倫見甬道裏站着個僕役。他招招手。命他走過來。僕役說：「先生什麼事？」盧倫說：「別高聲。你在此地守着六十八號裏的人。有人進出。等一會報告。我最要緊的是一個西裝少年。他戴着白格子的鴨舌頭帽子。你知道嗎？」盧倫說着。拿一張十元的鈔票。塞在僕役手裏。一壁飛一般的走到自己房裏。打電話到方昆處。聽筒裏方昆問道：「事情得手嗎？」那畫……盧倫急道：「別多說。你現在到警局裏去。用我的名義。向警長要一張逮捕狀。還有十名警士。立刻一同到東方大旅社三層樓上來。守住六十八號。記清楚。記清楚。六十八號……趕快趕快。」

盧倫搖斷電話。匆匆忙忙。取了一支小手鎗。和一個新式手械。重又到六十八號來。低聲問那僕役道：「怎麼樣？」僕役道：「沒有人進出。盧倫說：「很好。你現在去守在電梯門口。等十名警士和一位年輕先生上來。時教他們守住六十八號。因為裏面有一個強盜住着呢。那僕役很驚慌的道：「強盜嗎？你……」盧倫說：「我是偵探。你放心去。等在電梯前罷。」

僕役去後。盧倫一手執着手鎗。一手去旋那六十八號門軸。幸喜沒有鎖着。盧倫放低脚步。輕輕地掩進套室。四面一看。只見剛才那個西裝少年。正伏在一張桌子上。不知道是

寫什麼呢。還是在那裏磕睡。盧倫走上前去。用一只手按着那人的肩胛。很得意的說道。魯平先生。幸會。幸會。那伏着的人不動。盧倫覺得那肩膀很硬。似乎有異。同時背後也有個人按住。盧倫的肩膀很迅速的把他手鎗奪去。冷笑道。盧倫先生。幸會。幸會。盧倫回過頭來看時。那人的衣服和桌上伏着的假人。一些沒有分別。受着盧倫賞賜的僕役。是個很誠實的熱心人。他嘴裏雖答應。那自稱偵探的濃髯紳士去守電梯。但是他心裏非常不放心。偷看着見那紳士單身闖進強盜住的房間。以爲這是何等危險的事。他的良心被衣袋裏十元的鈔票督責着。因此不時到六十八號門口來探望一會兒。

見那紳士走出來了。他忙走上去。問有強盜嗎。紳士向僕役看了。看略一躊躇。搖頭說。沒有。我誤會了。說着匆匆地到六十四號去叩。楊逸的門。近視眼的楊逸開了門。說。盧先生。怎樣了。紳士說。不行。不行。此間佈滿着魯平的羽黨。事情很棘手。啊。楊逸急道。那末怎麼辦呢。紳士說。別着急。我想得一個法子。不如將那兩幅畫送到銀行裏去。保守那邊有很堅固的鐵庫。比較此地。旅行社裏妥當得多。啊。楊逸說。好。紳士說。事不宜遲。趕快命下人抬着畫箱。送到我的汽車裏去罷。楊逸說。可要我同去。紳士說。不消。不消。你在此地等着。拿收條罷。

半點鐘後方昆拿了逮捕狀同十名警士坐着
 兩部六十匹馬力的汽車趕到東方大旅社來
 方昆坐在前面一部汽車中離開五六丈路看
 見旅社門口也停着一輛紅色汽車一個大袍
 闊服的紳士正指揮着兩個傭人把一隻箱子
 抬上汽車接着那紳士又拿一件東西給那傭
 人然後跳上汽車鳴的一聲開去了方昆看那
 紳士有些像盧倫不過來不及問咧等到十名
 警士和方昆下車進旅社裏的人們大起
 恐慌經理先生忙走過來向方昆招呼問什麼
 事方昆便詳細告訴經理經理露出很為
 難的樣子道此地是有名的旅館來往的旅客
 都是些富豪顯宦你們要與師動眾恐怕有許

多不便咧方昆說事情急迫了我們非去捕
 魯平不可經理一定不肯說你們的畫又沒
 有失去就是捕人也無證據啊正在爭論不
 下的時候幕地楊逸從電梯裏跳將出來面
 色白的和錠灰一般氣急聲嘶的道完了
 完了我上了魯平惡賊的當了他假扮着盧
 倫先生把我兩張畫騙去咧你們看啊這是
 惡賊給我的信方昆走過去搶那信看時只
 見上面寫着道

楊逸先生賜鑒古畫二幅敬領謝并煩
 轉謝盧倫先生假衣之惠現彼正在鄙人
 所寓六十八號臥室流連未忍驟去以意
 度之或將窮檢鄙人之烟尾與足印以為

日後偵探地也。

魯平敬白

三月裏溫和的風挾着一縷悠揚曼妙的琴聲。一陣陣吹向行人的耳鼓中去。那些走慣了這條路的行人都知道這種琴聲是從那大富豪所住的紅樓一角中發出來的。有人說這彈琴的人是個二十左右的少婦。出落得千嬌百媚。翻遍字典簡直找不出個形容字來。可以形容伊的美麗。這種美人兒在小說家的筆底下。常常能夠發現。但是事實上。委實很難遇見。啊。著書的說那些行人的談話。一些兒不錯。不過他們祇知道彈琴人的美麗。至於彈琴人所住屋子的內容。真非他們夢想所能及。啊。那屋子裏陳設的一式都是紫檀器具。粉紅色的壁上。

掛着名人字畫。還有古磁的掛盆。十景櫥裏點綴着許多金石古玩。單單這一點已經抵得夠一家中人之產。這時那彈琴的少婦。碎的一聲把鋼琴蓋闔上了。嬌呼道。這個撈什子玩着沒味。一會兒就嫌手痠。咧說着。站起身子。在一個小香爐裏添了些香末。又走近那紫檀圓桌。看看那桌上。臙瓶裏插着的一枝桃花。細語道。你瞧瞧。這花朵夠多麼美麗。啊。可惜供了兩天。已經有點兒萎謝。咧少婦說時。用纖手去拈着桌上三五片落花。呆呆地祇顧出神。冷不防坑上靠着的那個英俊少年。淡淡地接口道。吾愛你。說這花美麗嗎。太謙虛了。你倘使到外邊噴水池裏去照照。

一定。會。發。現。你。的。面。龐。比。較。這。花。更。美。麗。些。少。婦。一。扭。身。子。掩。着。耳。朵。道。我。不。愛。聽。你。這。種。恭。維。話。但。是。少。婦。雖。這。麼。說。臉。上。自。然。而。然。也。露。着。一。種。得。意。的。色。采。伊。也。把。明。星。似。的。眼。珠。偷。偷。地。去。看。那。少。年。一。會。兒。忽。又。嬌。嗔。道。我。教。你。把。這。藍。長。袍。子。和。直。貢。呢。的。馬。褂。換。去。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啊。這。些。衣。服。穿。在。身。上。又。不。配。身。怪。難。看。的。不。如。仍。換。上。西。裝。罷。少。年。道。我。不。要。因。爲。這。兩。件。衣。服。都。是。我。冒。險。換。來。的。紀。念。品。所。以。我。穿。在。身。上。覺。得。非。常。適。意。停。幾。天。再。換。去。也。不。遲。啊。少。婦。道。你。把。這。贓。物。一。天。到。晚。穿。在。身。上。被。人。家。看。見。了。就。是。破。案。的。線。索。少。年。說。我。又。不。出。去。那。裏。會。有。人。看。見。少。婦。說。你。

不。怕。盧。倫。找。得。來。嗎。少。年。笑。道。那。裏。有。這。種。事。盧。倫。這。孩。子。雖。有。些。小。聰。明。不。過。太。聰。明。了。往。往。要。聰。明。到。夾。層。裏。去。譬。如。這。一。次。他。失。敗。在。我。手。裏。也。就。是。爲。這。個。弱。點。你。說。我。這。地。方。他。平。白。地。就。會。找。得。到。嗎。真。是。豈。話。況。且。幾。天。來。我。也。曾。派。人。打。聽。說。盧。倫。那。裏。一。無。動。靜。今。天。是。星。期。一。正。是。世。界。古。畫。展。覽。會。開。幕。三。日。的。第。一。天。可。憐。那。近。視。的。楊。逸。失。掉。了。兩。張。畫。一。定。還。要。受。會。中。的。詰。責。等。到。被。逼。的。沒。法。可。想。了。只。好。向。盧。倫。去。算。帳。盧。倫。被。近。視。眼。吵。得。頭。昏。腦。脹。那。裏。還。有。心。緒。偵。探。我。們。的。巢。穴。呢。少。婦。道。你。別。太。安。心。天。下。事。是。沒。有。一。定。的。前。幾。天。他。跌。翻。在。

你的手裏總算你的僥倖也許後來他僥倖也把你加上一副新式手械啊少年說沒有這回事的不過你說我僥倖這句話倒也可以說說因爲那一天倫不是那粗心的方坤在門口高聲說着「當心當心祝你成功」我也不會知道那濃髯的紳士就是盧倫的化身可笑那盧倫竟沒有知道他門口有一個人力車夫就是我的部下所扮還有我們的小平居然會依着我教導的話站在路口去引那笨伯進我的圈套一點不露破綻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實呢盧倫雖不上小平的當我也有別的法子對付他你要知道我因爲那兩張值錢的贖已經處心積慮預備好幾種偷盜的計劃了少年

說到這裏滿面露着得意之色忽地門口裏跳進一個孩子來拉着少年的衣服道爸爸你騙我啊少年說小平我騙你什麼小平說你那天教我站在馬路中心哭等一個長鬍子的伯伯來時要他抱着我去看那活動木人你說回來時便把這木人給我現在我要啊那木人怪好玩的像是影戲裏的偵探我把這話對長鬍子的伯伯說他點點頭爸爸我昨天又去看影戲的你爲什麼不肯陪我去你不陪我看影戲那木人非給我不可少年笑着對少婦說你聽聽這孩子的記憶力真不錯前幾天的話他今天還記得清楚少婦道你答應他的木人拿來給他呀少年說

你真優極咧。木人統攔在成衣店裏。成衣店是我的機關部之一。早就被那盧倫封起來了。教我那裏去拿呢。少婦道：那末你也應該買些別的玩家給小平啊。少年說：好好教張媽拿錢陪小平去買罷。少年說時，就高聲喊張媽。一壁又向少婦說：平心而論，那天騙畫孩子在馬路口，是張媽暗暗當心着的。總算也有些小功勞，也得賞他些錢。少年說時，却不見張媽進來，他也不在意，祇顧呆望着壁上的一張日曆，露出顧盼自雄的樣子。他高興極時，不覺失聲喊道：「噢，星期一世界古畫展覽會，正興高彩烈地開着會呢。但是到會的人，不見那兩張最名貴的畫，或者要因此掃興，譬如舞台門前掛着著名

優伶的牌子。到那天，這名伶忽然缺席，豈不要使許多看客失望。唉，盧倫，盧倫，你爲什麼竟不找到此地來啊。倘使你這本領找到此地來，那末我倒很情愿把兩幅畫雙手奉還。橫豎明天後天還有兩日的開會期，再掛出去也不爲遲。啊，噢，盧倫先生，你怎麼不來。唉，可憐，你再不來，你的榮譽便要同這日曆一同宣告破產了。少年說時，順手就想去撕掉壁上的日曆。正在將撕未撕的時候，猛可裏聽得隔壁有人接口道：魯平先生，你別性急。我已來咧。但是你剛才的話，可能作數嗎。少年急急地回過頭來看時，見張媽站在背後，指着書室門口，說：外邊有兩個人等着要

見……張媽的話還沒說完外邊的二人已大步走將進來魯平囁嚅道你……你是……那前面的一人道不錯是我……也就是你所久等不來的盧倫盧倫說時又指着背後的人道這是敵友方昆我來替你介紹罷魯平很侷促的道但是你……你怎麼會……盧倫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說我怎麼會到此地來唉魯平先生你那天在東方大旅社六十八號裏用哥羅方悶住我的時候還稍欠斟酌倘使那天藥量用得重些把我悶死了豈不大妙可惜哥羅方用得太少一會兒我又醒了。我既未死所以今天又會跑來拜望你。噢魯平先生你只管站。在這裏幹什麼客人專誠到此你爲什麼不盼

盼張媽倒茶敬煙你到底是個樑上君子連禮貌都沒有并且你爲什麼向我周身看個不已是不是笑我穿着木偶身上的西裝要知道我那很體面的紳士裝既被你借去只好剝掉你們木人的衣服拿來穿着這一來我也算挾着一些復仇的意味啊魯平此時已恢復了原有的活潑狀態笑道好極好極你真不愧是大偵探真不愧。是東方福爾摩斯接着又回過頭來向少婦道你別慌上樓去休息一會罷等我來和兩位貴客交涉一件很容易解決的小事大概不消五分鐘的談話事情便可以完咧少婦聽了很不安的看了盧倫方昆一眼又向魯平望

望。然後。纔。花。枝。招。展。顛。巍。巍。地。出。去。走。到。門。口。
喚。着。那。孩。子。道。小。平。你。也。來。罷。小。平。指。着。盧。倫。
說。我。不。去。我。要。看。這。活。動。木。人。頭。魯。平。說。小。平。
別。亂。說。這。是。大。偵。探。小。平。又。望。望。盧。倫。道。這。是。
大。偵。探。嗎。不。錯。有。一。點。像。的。魯。平。又。說。你。們。二。
位。爲。什。麼。不。坐。啊。說。着。移。過。兩。柄。椅。子。來。方。昆。
看。着。盧。倫。的。面。色。意。思。說。我。們。怎。麼。樣。魯。平。似。
乎。已。猜。知。他。的。心。思。笑。嘻。嘻。地。道。方。昆。先。生。儘。
管。坐。啊。須。知。我。決。不。學。那。種。笨。伯。動。不。動。隨。地。
設。着。機。關。這。是。普。通。的。椅。子。坐。坐。決。無。妨。礙。的。
盧。倫。聽。魯。平。譏。笑。着。他。立。刻。沉。下。面。色。道。魯。平。
你。別。噲。噲。我。也。知。道。你。的。椅。子。是。沒。機。關。的。即。
使。有。機。關。坐。坐。也。無。妨。現。在。我。有。一。件。事。情。要。

告。訴。你。就。是。這。屋。子。的。四。週。已。包。圍。着。四。十。
個。警。士。倘。使。我。們。在。半。點。鐘。裏。不。出。這。屋。子。
他。們。一。定。會。來。向。你。說。話。的。魯。平。吐。舌。道。四。
十。個。警。士。嗎。爲。什。麼。要。用。這。許。多。人。我。魯。平。
並。不。長。着。三。頭。六。臂。你。這。一。下。子。似。乎。小。題。
大。做。咧。說。時。三。人。都。坐。下。了。這。當。兒。室。中。的。
空。氣。很。沉。寂。三。個。人。各。有。各。的。面。色。盧。倫。似。
乎。是。冷。板。檯。上。的。學。究。狀。態。很。嚴。肅。方。昆。像。
第。一。天。上。學。的。學。童。舉。動。很。不。自。然。唯。有。魯。
平。却。好。比。頑。劣。的。孩。子。一。味。嘻。皮。笑。臉。停。了。
一。回。魯。平。湊。近。小。平。的。耳。朵。輕。輕。地。說。了。幾。
句。那。孩。子。便。跳。躍。出。室。去。了。方。坤。看。魯。平。這。
種。鬼。祟。的。樣。子。心。裏。有。些。發。急。把。嘴。唇。不。住。

揪動着似乎怪盧倫不該放室中人一個個自由走動。盧倫却並不注意這些事。坦然燃了紙煙。仰面吸着。正像在普通朋友家裏談話一樣。他吐了幾口煙。縷放出沉着聲音向魯平道。朋友。怎麼樣可以取出來。咧。方才我未進此室之前。聽你說我有本領。找到此處來。你便將畫雙手奉還。大丈夫言出如山。似乎不能反悔啊。魯平笑道。自然。但是我要求你。請你把如何會找到此地來的理由告訴我。那末我就很情愿的把畫還你。咧。盧倫說得很好。我告訴你。你聽着。我能找到此地來。要謝謝令郎的指點。魯平咆哮道。怎麼小平引你來的嗎。說着銳利的目光直釘着盧倫。等他說下去。就是方昆也覺盧倫

的話有些突兀。盧倫慢慢地道。那天我在六十八號裏出來之後。想着這一次中計。完全是上那孩子的當。我想他不先不後。單等我走過成衣店門口。便哭着要我抱他去看那木偶。不用說。自然是你指揮他的了。後來我在六十八號遇見你。又覺得你的眼光很像那孩子。因此我就決定那孩子是你的公郎。同時我又回憶到令郎和我分開的時候。他說。那木人很好玩。像是影戲裏的偵探。他又說。那偵探影戲星期五又要換片子。咧。我想到這兩句話時。腦海裏頓時有一線光明。我以為你當時一定不過教導他騙我。抱他看木人。至於以後的兩句。你實在沒

有教導他的必要也許是令郎天真爛漫所以把他時常看影戲的習慣也吐露咧盧倫說到這裏魯平拍手道真細心真細心後來如何盧倫道我便破功夫去調查本埠許多影戲院打聽那一家近來演的偵探片內中有像那木偶一般的偵探調查到有一家離這裏不遠的戲院時見門口的畫圖裏果然有個偵探和木偶彷彿并且正是星期五換片於是我就天天守在那戲院前直等到昨天令郎果然來了領着他的正是那天在成衣店前從我手中接令郎去的老媽我跟着他們進去看影戲等到看完之後悄悄地跟到此地認清了地點今天便找將來咧盧倫說到此處站起身子拍着魯平的肩膀道令郎的聰明真不可及正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不過他既能幫你成功也會使你從他身上失敗這一着棋子或者竟出乎你意料之外可憐的魯平我的話統告訴你了快把畫取出來然後再伸出雙手等我替你加上一副特別的手鐲這一來也是題中應有的文字大概你總可以原諒我的魯平聽說眼中露出凶光冷笑道極好極好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不過……魯平說着忽然截住了話仰天大笑盧倫見他眼光有異跳起來叉住他的頸部道不過什麼快說快說魯平說不過還有一件事也能使你出乎意料之外今天你到此地來捕住

我的問題是賓恢復你名譽的問題是主現在請你替我加上手銬我決不反抗至於那畫我剛才已吩咐小平命他……盧倫急道命他怎麼樣魯平冷笑道命他在三分鐘中撕去咧盧倫放了手狂呼道魯平……惡魔……你……你……你竟把……這時隔壁裏的電話鈴驀地琅琅響將起來盧倫一壁喘氣一壁對方昆說我去聽電話你守着這惡鬼盧倫奔向隔壁裏來執着聽筒湊近耳朵也不則聲聽得裏邊發出急促的聲音道你……你是誰盧倫先生在這裏嗎我是楊逸要找他說一句要緊的話快快快盧倫細辨確是楊逸的聲音忙說我正是盧倫你有什么事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地又怎麼

知道此間的電話號數楊逸斷斷續續地在聽筒裏道即刻有個女子聲音的人打電話到我寓裏來他自稱是魯平的妻子要求我教你放他全家自由否則三分鐘內要把我的畫撕去咧盧倫先生你記清兩張畫就是我的生命也就是你的榮譽你千萬別捕魯平你千萬保全我的畫……盧倫放下聽筒跳進來指着魯平罵道惡魔滿腹惡計的惡魔你的家裏是不是有兩副電話機魯平笑道不錯是兩副一副裝在樓上說着又高聲道三分鐘三分鐘兩分鐘已過去咧還有最後一分鐘咦秒針走得真快簡實和跑馬一般還有三十秒鐘了盧倫先生快些決定還

是要捕人呢。還是要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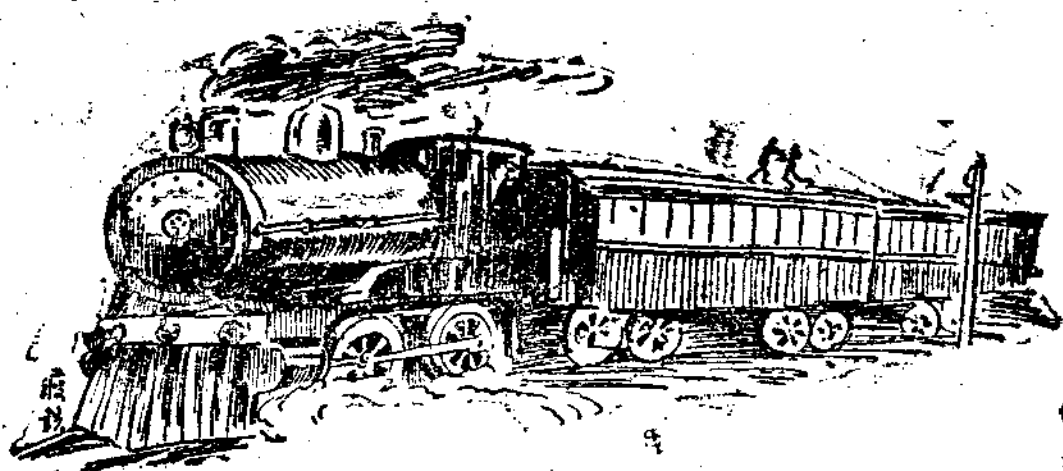
方昆眼見盧倫急得沒法。可想只顧在屋子裏打轉。不覺咬着牙暗恨他方才太大意了。要是一進門就將魯平捕住。不放那婦人孩子自由。出室四下裏搜查一下。不怕找不到畫。偏偏他恃着外面有四十個警士包圍着。以爲魯平再也施展不出任何詭計。誰知此時又上當咧。方昆的思緒很迅速的想着。一剎那間。只見盧倫已探出一柄手鎗。指着魯平。咆哮道：「賊……快把畫取出來。」

魯平望着手鎗。傻笑道：「這是什麼玩意兒。手鎗嗎。好好好。你站得遠些。試向我的頭。願發一鎗。偷能打中。我便佩服你。并且樓上的小平聽見。」

鎗聲一定會將幾百片的碎畫送來。給你做獎品。盧倫見嚇他不動。想到樓上去搜畫。剛搶到門口。魯平大喊：「俊子……快住步。樓上聽見你的脚步聲。你的畫便永不能成完。璧咧。盧倫聽說。拋下手鎗。道：「罷了。罷了。惡賊。我現在放你自由了。」

第二天世界古畫展覽會。高掛着顧虎頭吳道子的二幅墨寶。有人仔細看時。兩張畫上都寫着一行小字道：「魯平賞玩六日。」





恨·天·王·

假 與 真

西門畢林慢慢地由福朗齊街跑回來，心裏貯滿了充分的愉快。他經過喬治街時，看見一家珠寶肆，陡的止了步，睜着一雙灰色眼睛，瞧那肆前陳列的珠寶和鑽石，不禁聳了聳肩，露出很鄙薄的意思。又伸手到褲袋裏摩娑了一回，自語道：這些不值錢的東西，陳列着

做什麼？大概有了我這一粒，就可把這肆裏的所有一起兒換回來了。西門畢林真非常得意，儘着張開口，嚙笑，可畏啊！這一笑，就是心術陰險的表示。啊！他立了一回，覺得很沒意思，便又懶懶的向戈登路踱來過了。戈登路便是哈能路，就到了西門畢林的家了。西門畢林走到門口，敲了一下門鈴，一會兒門便開了。西門畢林走進去，畢林夫人一見他的臉色，就詫異了。

一聲道。畢林。難道你那好友。密司脫愛力孫沒有……畢林道。已死了。咧。在午前十一點鐘就死了。咧。他的那死狀。很慘。瞧了。令人可怕。畢林夫人。遲疑道。密司脫愛力孫。真個死了麼。畢林道。誰哄你說着。伸手向褲袋裏。取出一粒寶石道。你瞧。愛力孫。如果沒有死。這粒寶石。怎麼能到我的手呢。畢林夫人道。那麼密司脫愛力孫死了。你怎麼不悲傷。反現着……畢林呵呵的。

笑道。你原來不曉得。我們一個窮人。得了這粒寶石。自然十分歡喜了。畢林夫人道。啊。難道這粒寶石。密司脫愛力孫已送給你麼。畢林道。他雖不會送給我。但如今已變了無主之物。應歸我有了。畢林夫人方始憬悟道。唔。原來……畢林。你怎麼不爽快快快的說呢。畢林含笑道。我的愛。你此刻才明白我的意思麼。畢林夫人道。是啊。我委實是個蠢材。一時不能領會。畢林。

這粒寶石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啊。畢林很得意的道。價值很巨。咧。只說了這一句。忽然又不說了。畢林夫人道。那麼真是我們的幸運啊。畢林這粒寶石。價值既很巨。愛力孫怎麼肯交給你的呢。畢林道。嘻。你真是個蠢材。愛力孫既不是我們倫敦人。又沒有戚屬。在這裏。伶伶仃仃的。只認識我一個。自然非交給我不可了。啊。可憐。可憐。他說到這裏。臉上陡的變了色。似乎很

恐。怖。的。樣。子。畢。林。夫。人。驚。道。這。是。怎。麼。說。畢。林。慢。慢。地。呻。了。一。口。氣。定。了。定。神。道。我。的。愛。那。愛。力。孫。死。狀。多。麼。可。怕。他。說。的。幾。句。話。更。慘。厲。我。想。起。來。心。裏。就。覺。得。有。些。別。別。地。亂。跳。毛。髮。聳。然。起。來。畢。林。夫。人。道。愛。力。孫。的。死。狀。真。個。可。怕。麼。畢。林。道。自。然。真。的。我。腦。筋。裏。已。有。了。個。深。深。的。印。象。恐。怕。一。輩。子。都。忘。不。了。咧。畢。林。夫。人。道。那。麼。你。可。能。將。他。死。狀。告。訴。我。麼。畢。林。道。嘻。

這。是。一。幕。慘。劇。啊。我。說。了。一。定。也。要。使。你。像。我。這。樣。的。可。怕。咧。畢。林。夫。人。道。我。不。怕。你。說。了。不。妨。的。畢。林。繚。繚。眉。道。如。此。我。只。好。說。給。你。聽。了。那。愛。力。孫。是。寓。在。福。朗。齊。街。二。十。二。號。屋。裏。已。病。了。兩。個。多。月。枯。瘦。得。像。一。具。白。骨。了。今。天。僕。婦。打。電。話。給。我。時。已。是。奄。奄。一。息。我。到。了。那。裏。才。跨。進。了。那。所。屋。子。就。覺。得。陰。森。森。的。如。入。了。鬼。境。原。來。他。那。所。屋。子。不。寬。敞。得。很。他。的。臥。

室。却。更。湫。隘。百。葉。窗。都。緊。閉。着。滿。佈。了。灰。塵。諒。來。有。好。些。時。沒。有。灑。掃。了。那。時。僕。婦。惹。爾。夫。人。導。着。我。到。了。床。前。愛。力。孫。擁。着。被。兒。臥。着。臉。兒。露。出。外。面。可。是。窗。子。既。沒。有。開。我。也。瞧。不。清。楚。我。便。低。下。頭。去。一。看。不。由。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原。來。他。那。臉。兒。不。僅。枯。瘦。了。却。有。些。兒。發。赤。兩。個。顴。骨。更。紅。得。利。害。像。點。了。胭脂。嘴。唇。上。縮。把。牙。齒。都。露。了。出。來。牙。齒。也。不。白。了。像。燒。焦。了。

似的變成焦而且黃的顏色。眼兒緊緊閉着畢林夫人截住道這可就是你說的慘狀麼我看來並不十分可怕啊畢林道這還不可怕麼我就以為可怕了我立了一會他方始把眼兒微微的睜開來一見了我陡的把手伸出被外亂舞了一陣枯唇不住的顫動我知道他要說話了便道老友你此時可要分付我幾句話麼他也把手亂舞着我只得把頭更低下去他一

絲僅屬的斷續着說道親愛的畢林我點點頭他又道我知道死神不久和我會面了我道老友你有什麼話分付我我謹遵你的遺命就是他喘了一會才道親愛的畢林我只放心不下柯麗曼爾罷了柯麗曼爾的一粒寶石……他說到這裏把手又伸進被裏摸索了一回於是這粒寶石就拿出來給我道親愛的畢林我現在已覺得很對不起柯麗曼爾這粒寶石姑

存在你處望你設法尋到柯麗曼爾……還給伊……或是康格開我也就問心無愧了我才接過寶石他忽然慘呼了一聲接着渾身都抽掣起來沒有五分鐘可憐的愛力孫竟與世長辭了誰知他的兩隻眼兒却還睜着大概他雖死了心裏還丟不下柯麗曼爾咧畢林夫人道可憐可憐想不到沒到三十歲的人就辭世啊畢林又道他那個屋子原是我替他租賃的

並且連惹爾夫人也是我替他僱的。所以我都辭退了。你想他已長眠地下。這粒寶石已沒有主人。不是變成我所。有物麼。他請我還給柯麗曼。爾或是康格。開我又。不認識。這兩個人。教我到那裏去尋。呢。說罷。呵呵的笑。了一陣。把寶石。摩娑。了一回。啣。着一支雪茄。竟自喜笑洋洋的出門。玩着去了。

中年男子見了畢林。便道。那密司脫愛力孫。可是已死了。麼。畢林道。是啊。你是個什麼人。我並沒有和你會過。中年男子道。我喚做康格。開。畢林陡的驚呼道。你就是康格。開麼。我不認識你。康格開道。密司脫畢林。你別驚詫。我是來取寶石的。你不能忍心吞沒我的寶物。啊。畢林道。怎麼說。我不認識你。你那裏有什麼寶石。在我這裏。康格開怒道。你竟敢吞沒我的寶物。麼。

我的寶石。暫藏在愛力孫家裏。愛力孫忽然起了惡念。帶了我的寶石。到倫敦來。就想不還給我。我偵了好久。方始曉得他賃屋居在福朗齊街二十二號。我尋到那裏時。他已病死了。這粒寶石。已落在你手裏。快交給我。畢林搖搖頭道。沒有這回事。愛力孫賃屋居在福朗齊街二十二號。不錯。認識我也。不錯。病死了。也不錯。但並沒有交什麼寶石給我。我也並沒談起什麼康

格開我不認識你。你是什麼人。康格開更怒道。噲。畢林。你不承認我的寶石在你手裏。麼。畢林也怒道。你是什麼人。我不認識你。畢林沒有別的話。始終只有這兩句對付康格開。康格開大嚷着道。畢林。你不將寶石交給我。我是不甘心的。啊。惡徒。你別後悔。啊。這麼一嚷。便驚動了畢林夫人了。畢林夫人走出來問道。你是誰。敢在我家大嚷大叫。康格開道。我是康格開來取。

寶石的。畢林夫人道。你的寶石怎麼入了畢林的手裏呢。康格開道。我的寶石是被愛力孫攔。逃到倫敦來。如今愛力孫已死。寶石交給畢林。囑他轉交給我。如今他竟負了亡友的遺囑。想吞沒我的寶石。這還了得。畢林忙道。你別聽他愛力孫。並沒交什麼寶石給我。我也不曾談到什麼。康格開我不認識他。畢林夫人道。康格開我家畢林不認識你。啊。康格開發急道。畢林固。

然不認識我。但是寶石實在在他手裏。畢林道。愛力孫沒有什麼寶石交給我。我到那裏交給你呢。康格開面赤如火。大聲道。惡徒。你真個吞沒我的寶石麼。好好我一定想法子使你給我的說罷。憤憤的走了。畢林一言不發的悶坐着。臉上變做灰白的顏色。他的夫人也不禁有些呆了。好一會。畢林才道。我的愛。這事可怎麼處。我不料愛力孫才死了。

只幾天。這個不相識的康格。開就來了。不幸啊。這粒寶石。恐怕不是我所有物。咧。畢林夫人道。這不妨。你始終不承認。愛力孫有這粒寶石。就是了。畢林太息道。唉。也只有不承認的一途啊。說着。又連連搖首道。我想康格開的來勢。很是暴烈。簡直和兇神一樣。我從此不能安然了。

這一天。忽然有一位婦人氣。急敗壞的奔到警署裏。報告兇案。偵探長施蒂生忙問道。

是一件什麼兇案。說時。取出一本日記冊。和一支鉛筆記錄婦人的話。婦人道。我的丈夫。被人殺死了。施蒂生道。你丈夫喚做什麼名字。婦人道。我丈夫喚做西門。畢林住在哈能路一百二十號。夜間。忽被人殺死。施蒂生道。你就是他的夫人麼。畢林夫人道。正是。施蒂生揮了揮手道。我會兒就來勘驗。你回去罷。施蒂生帶了兩名警察。到了哈能路一百二十號。一進了

屋子。畢林夫人便走出來道。探長。請你到裏面來。我丈夫是被人殺死在後園裏的。施蒂生分付警察。立在門外。自己隨着畢林夫人到後面去。一壁問道。畢林夫人。你家沒有僕役麼。畢林夫人道。是的。沒有僕役。施蒂生道。那麼。畢林爲什麼被人殺死在園中。你可知道一些原因麼。畢林夫人道。我不知道。我家畢林是個很忠厚的人。不知怎樣。竟被人殺死了。施蒂生道。唉。

是個很忠厚的人。麼說着。已到了園裏。施蒂生一瞧。早看見樹蔭底下。臥着一具尸體。施蒂生道。尸體可曾移動麼。畢林夫人道。沒有移動。可憐的畢林。穿着黑色大衣。仰臥在一株橡樹之下。臉上現着慘痛之色。幾乎連一點血色都沒有。令人可怖。胸口刺了一刀。大概就是致命之傷了。

施蒂生細細的檢驗了一回。又在園中四處勸察園子在

屋子後面。有一所六角小門。兒通入室中。這所屋子。共計兩進。後進是兩層樓。樓上就是畢林的臥室。園中的高大的樹。很有好幾株。地上的草也長得厚厚的大概平時人跡罕到。這時草地上却有許多足跡。隱約辨得出來。施蒂生問道。畢林夫人。昨夜畢林被殺。你在那裏呢。畢林夫人苦着臉道。我是臥在前進屋子裏。畢林臥在後進的樓上。說着。回頭向樓上一指。

道。探長。這就是畢林的臥室。他很安然的臥在樓上。不知怎樣竟被人殺死了。施蒂生道。竟不覺一些聲響麼。畢林夫人搖搖頭道。一些沒有覺得。施蒂生道。那麼你在什麼時候發現兇案的呢。畢林夫人道。今天早上七點鐘。光景我到樓上來。瞧他。忽不見他在臥室裏。我很詫異。還當着他已起來出去。可是前門又沒有開。仍是好好兒關着。我便在室中四下呼覓。末後尋

到園裏……我才曉得他已被人殺死。施蒂生道：「奇怪的，很一個人好好兒臥着，如何就被人殺死了。」畢林夫人昨天你的丈夫作何舉動呢？可不是也好好兒坐在家裏麼？」畢林夫人道：「是啊，他真是好好兒坐在家裏的。」施蒂生道：「更奇怪了，不會有人來會他麼？」他的交遊可廣麼？可有惡劣的朋友麼？這樣有層次的追問着畢林夫人，只好也一層層的答道：「昨天不會有

什麼人來會他，他的交遊並不很廣。據我看來，他不大出門，就是交遊不廣的明證。他的朋友大約只有七八個罷——至多十幾個。我全認識，因為他們常常到我家來，雖不都是體面的商人，或是富家子弟，然而我自信沒有惡劣的朋友。」施蒂生道：「那麼，他可能會做什麼不名譽的事，因而有人仇視麼？」他這一問，頓使畢林夫人臉上紅了一紅，灰白的臉色忽然紅了起來。施

蒂生懷疑了。施蒂生道：「畢林夫人，你別隱瞞實說了，方能尋到頭緒，使兇手就法。」畢林夫人暗想：「畢林實是個很忠厚的人，只有那一粒寶石的事不可告人，然而他已死了，說了也無妨，或者這兇案的發生就是吞沒那粒寶石的惡果也未可知。」想到這裏，覺得非直說不可。於是就將那件事很詳細的告訴了施蒂生。

二五星期前有一個哀丁堡

的人喚做愛力孫的到了倫敦這愛力孫原是畢林的舊友他這回到來想永居在倫敦不回哀丁堡畢林就替他賃了一所屋子在福朗齊街一百二十號又替他僱了一個女僕喚做惹爾夫人不想他才住了十幾天光景忽然患了病非常危篤沒到一星期就與世長辭了臨終時有一粒很貴重的寶石交給畢林囑畢林轉給什麼康格開或是柯麗曼爾這兩人畢

林都不認識無從違囑交還一星期前忽然那個康格開來了向畢林索寶石畢林不知可是真的康格開不敢貿然拿出來兩下很鬥了一回口康格開還說了許多兇暴的話

○
被殺寶石可曾失去呢畢林夫人道沒有失去寶石是在我身邊的這時還在我袋裏咧說着身上取出寶石給施蒂生看施蒂生接過來一看果然是很有價值的珍品便還給畢林夫人道這康格開很有些不潔如能使康格開到案或就可水落石出了
明天那各大日報上便登了一段很令人注目的大廣告緝拿「康格開」倫敦各警署的警察也忙起來咧果然

這廣告很有效力。沒到七天。便將康格開拘獲了。施蒂生好不得意。分付將康格開帶到他辦事室中。那康格開是個瘦瘦身材的美少年。見了施蒂生。垂頭喪氣的立在旁邊。施蒂生問道。你喚做康格開麼。康格開道。正是。施蒂生道。你可是倫敦人麼。康格開道。不是。我是哀丁堡的人。施蒂生道。你爲了什麼要殺死西門畢林。快點實供出來。康格開愕然道。我不會行過兇。

我不認識什麼。西門畢林。施蒂生冷笑了一聲。道。你不認識。西門畢林麼。我告訴你。他住在哈能路一百二十號。你將他殺死在園裏。可是不是。康格開更驚愕道。我一點也不知道。探長垂察施蒂生怒道。嗔你不肯實供麼。說着臉上的青筋一根根暴露了。康格開身軀顫動着。很恐怖的。答道。我實是不會行過兇。探長說。我殺死了西門畢林。究竟有什麼證據。施蒂生道。你

有一粒寶石。在愛力孫手裏。愛力孫死了。將這寶石交給畢林。命畢林交給你。你向畢林索取。畢林沒有拿出。你便將他殺死。可不是麼。康格開忽的詫呼道。愛力孫到了倫敦。已病死了麼。這很出我的意外。不錯。我的寶石大約在愛力孫手裏。說起這粒寶石。使我痛心極了。我不妨把寶石的歷史告訴探長。施蒂生軒眉道。那麼。你此時就告訴我。康格開道。我和愛

力孫原是鄰居兩下過從很密他的爲人外面似很和霽心却非常陰險去年八月裏我們同時結識了一位女郎喚做柯麗曼爾這柯麗曼爾生得很嬌豔和我們非常親熱我和愛力孫都不曾有妻子兩下都將伊視爲未來之妻伊對於我們似乎一樣親愛沒有高下其實伊的芳心裏早有了成見了伊很有意做我的妻因爲我的家資既比愛力孫大我的年紀又比

愛力孫小愛力孫差不多是三十歲的人咧想伊做他的夫人就是不自量他存了這種不適當的思想實在錯了所以我並不妬視他沒到多時我和伊便訂了婚我送了伊一粒寶石愛力孫見我們不久就成爲眷屬却很妬視我想此毒主意到伊家去把我送給伊的寶石偷了來使伊神明內疚做我們的婚事之梗伊果然愧對我我外面雖像不介意其實心裏也未

嘗不消極因爲當時尙不知給誰偷去還疑惑伊墮了人格存心騙我的資財咧不想竟被愛力孫偷來了施蒂生聽完說道那麼你既不曉得被愛力孫偷來怎麼又到畢林家去索取呢康格開道我這幾個月來一共也不會到倫敦一次那西門畢林我素不認識如何曉得到了他手裏呢施蒂生道你既不會去索取那畢林夫人却明明說是有一個康格開到

他家去還和畢林很鬥了一回口決沒有無故編造的道理。我將畢林夫人喚來對質看究竟。可是你不是。

一會兒畢林夫人來了。施蒂生問可是這人向畢林索取寶石的畢林夫人道不是他。康格開是個三十多歲的人。施蒂生很奇怪。問康格開道。你是不是真的。康格開道。我正是喚做康格開。這位夫人我也不認識。施蒂生大呼道。奇了。奇了。難道有

兩個康格開麼。忽然又轉念着道。畢林夫人愛力孫臨終時可曾有別人在旁麼。畢林夫人道。大約只有一個女僕喚做慧爾。夫人施蒂生道。那

麼。如果我偵出了到你家去的。康格開你可認識麼。畢林夫人道。我認識的。施蒂生道。如此。你可將他的面貌告訴我。畢林夫人道。他是個很矮小的人。絳色的臉。灰色的眸子。最容易使我辨認的。就是左頰上有一個深黑的痣。性

情非常暴躁。喉音極沙……畢林夫人這麼細細的把那。人繪下一個無形的肖像。施蒂生默默記住。

又過了兩天。施蒂生又命人來喚畢林夫人到了。那裏早先有一人在着。不禁驚呼道。就是他。就是他。施蒂生道。他是誰。畢林夫人道。他就是到我家去的。康格開。那人急道。我喚做西錫兒。不喚做康格開。我不會到你家去過。畢林夫人道。怎麼不是你到我家

去的你臉上那個黑痣我是
忘不了的。施蒂生道：「噲！你這
惡徒的狡獪技倆，我已完全
明白了。你快的實供出來。西
錫兒抵賴不過，只得實供了。
」我喚做西錫兒，我聽說愛
力孫有一粒寶石，交給了畢
林。畢林交給康格，開康格
開和畢林並不認識。我於是
就化名康格，開到他家索取。
畢林起初一驚，後來竟矢口
不承認。愛力孫沒有什麼寶
石，交給他，很出我的意外。我

知道畢林已存了吞沒的惡
念，不肯拿出了。我便另想別
法，取他的寶石，因而我就混
進他的園裏，打算夜間威迫
他，拿出來。他家沒有多人，那
園裏更是人跡罕到，所以沒
有覺察到了。這天夜裏，我在
園中想推開那扇六角小門，
上樓，便驚動畢林。畢林不知
是誰，下了樓，開門到園裏一
見是我，嚇了一跳，就要大呼
我取出利刃，他便不敢呼了。
我向他索寶石，他不肯給我。

說在他夫人身邊，我那裏相
信這種貴重東西一定在他
身上。想來善索是不肯給我
的了，只得很一很心陡的將
利刃刺進他的胸口。他立刻
倒地身死。我在他身上搜索，
了一回，果然沒有尋到。那時
不免有些心慌意亂，不敢淹
留，遂匆匆越園的短垣而出。
」以上是西錫兒的供詞。
原來惹爾夫人就是西錫兒
的妻子，所以才曉得愛力孫
臨終時有這麼一回事。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怨海波

程小青著

第十一章 還是一個悶葫蘆

我們從章東明出來的時候電燈已亮了。等到走到張家門前人家都正在忙著吃晚飯。霍桑遠遠的向那鐵條的大門一望便輕輕向我道：「你瞧那門關着呢？我們姑不必進去。」我道：「那麼你來幹甚麼？」霍桑不答走近門口向門房中瞧瞧果然有燈光知道有人在那裏。他走過鐵門沿着東邊的短牆緩緩前進。一回他立停了足仰起足尖靠着短牆向裏面瞭望。忽又附耳向我道：「包朗你也來瞧瞧他們正在那裏吃晚飯呢。」我果然也靠着短牆瞧進去。見西邊的那一間憩坐室中燈光明亮一扇窗開著窗簾也恰巧捲起裏面正吃晚飯。面南坐的是死者的母親左邊是有剛的妹妹。效琴右邊是他妻子顏氏旁邊還立着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小使女。這三個主人臉上都冷清清的顯

一種悲鬱的神氣。因此那兩個女僕也都默默無語。我正瞧時，忽聽得「哼」的一聲，從霍桑喉嚨中發出，接着却又忍住了。我回頭瞧他，說道：「那個小使女我們起先好似沒有聽人說過啊。」霍桑道：「不錯，但伊是新來的。當昨晚發案的時候，伊還沒有進門。當然沒有人說起了。」我道：「你怎麼知道的？」霍桑道：「你不見伊的舉動，乖張處處，顯伊生疏麼？這就可以知道阿榮還沒有回來呢。」正在這個當兒，猛覺得我的背心上有人輕輕拍我，一記我回頭瞧時，見那人的打扮雖穿着便服，一望而知是一個警探。他問道：「你們瞧甚麼？」我答道：「我是包朗，他就是霍……我的「桑」字還沒出口，霍桑忙走過來，向那人打一個招呼，取出一張名片給他，低聲道：「大家誤會了，現在別多說。包朗我肚子飢得很，我們快回去等明天破案罷。」說完了這句，他回身就走到了靶子路，跳上電車，竟絕口不說一句話。我知道他這結果真有了把握了，但他既說要明天破案，今天晚上當然是沒有希望的。我和他相處已久，深知道他的脾氣在這案子將破未破的當兒，若想問他，幾句他總也不肯說，故而，我雖然滿腹的疑團，不知他葫蘆中賣甚麼藥，却也只能暫時忍耐着，不願意討他的沒趣。到了寓中，霍桑立刻教蘇媽備飯吃，的時候，他仍舊保守着堅默的態度。我却因着腦室中盤據着那一凶

手。到。底。是。誰。呀。與。胡。誠。初。麼。姜。志。廉。麼。還。是。阿。榮。和。魁。林。呢。與。或。者。就。是。他。的。妻。子。顏。氏。主。使。的。麼。一。幾。個。問。句。咽。喉。上。好。似。築。了。一。個。壩。再。也。吃。不。下。飯。罷。以。後。就。是。我。們。循。例。的。吸。煙。時。間。我。們。雖。各。吸。着。一。支。煙。情。狀。是。彼。此。不。同。的。霍。桑。的。煙。吐。吸。是。有。次。序。的。足。見。他。心。中。的。淡。定。我。却。忽。忽。納。雜。亂。無。章。也。掩。不。住。我。心。理。上。煩。亂。的。狀。態。靜。寂。中。祇。聽。得。鐘。機。振。動。聲。和。遠。遠。的。電。車。聲。那。時。候。我。的。耳。鼓。中。彷彿。覺。得。有。一。部。車。子。停。在。我。們。的。寓。前。難。道。這。時。候。還。有。來。客。麼。不。一。回。果。然。見。施。桂。引。進。一。個。人。來。那。人。非。別。就。是。張。家。看。門。的。金。壽。霍。桑。一。見。他。也。不。禁。顯。出。驚。怪。狀。來。忙。問。道。「金。壽。你。來。幹。甚。麼。」金。壽。手。中。本。執。着。一。封。信。便。即。將。那。信。呈。上。霍。桑。將。信。接。過。我。也。急急。走。過。去。瞧。見。是。一。個。洋。紙。信。封。面。上。寫。着。霍。桑。先。生。四。個。字。却。非。常。娟。秀。霍。桑。將。信。封。拆。開。的。時。候。我。見。他。的。手。指。都。顫。動。了。一。回。他。將。信。箋。授。給。我。瞧。問。金。壽。道。「這。是。你。家。小。姐。差。你。送。來。的。麼。」我。一。邊。早。把。眼。光。注。射。到。信。箋。上。去。上。面。寫。着。一。行。細。楷。道。「兇。手。已。經。拿。住。請。先。生。們。速。即。降。臨。」下。面。具。名。是。「效。琴。手。上。」我。不。覺。大。奇。暗。想。這。個。報。告。是。真。的。麼。或。是。仍。像。先。前。那。一。次。出。於。誤。會。麼。如。果。真。的。那。凶。手。又。是。誰。又。怎。麼。會。自。己。送。上。門。去。被。這。女。子。拿。住。呢。在。這。幾。秒。鐘。間。我。的。腦。思。的。運。動。真。是。說。不。出。的。凌。亂。恍。

惚間不知霍桑問過甚麼說話又聽見金壽答道「阿榮已回來了。」霍桑聽了這句再也不說別句穿了晚衣戴上帽子首先往外就走我和金壽急急跟着走到門外正要上車忽見又有一部車子停下來那人還沒有下車霍桑便高聲叫道「姚兄你可是從章東明來麼我想那個姓賈的人你一定沒有瞧見他」那停車的正是姚國英忙答道「是啊可是又得到一個信息他在今天下午四點鐘左右又和兩個生客飲過酒他……」霍桑忙止住他說「好了他是沒有關係的現在別多說快些跟着我去捕兇手罷」說完不等他答話霍桑的車子便立刻上路了我們一共有四部車子進行得本很快可是我因急於要知道這案子的真結果心中還覺得不知足好不容易忍耐着性子一直到了張家的洋房門前纔跳下車來那時門外面又多了幾個便衣偵探遠遠的守着霍桑向他們附耳說了幾句便不待通報第一個搶步進鐵門裏去到得裏面霍桑向我們搖搖手似乎教我們別作聲我見憩坐室中的燈光仍舊很明亮我們走到窗前偷偷的瞧了一瞧見裏面有三個人正靜悄悄坐着一個是阿榮乃是一個瘦削黃面的男子還有兩個就是有剛的妹妹和妻子霍桑向金壽演演手勢似乎教他去通知一回兒金壽出來回報聲言小姐在書室中會見霍桑向姚國英咬了一句耳朵就

引着我走進書室裏去。我們既進霍桑，順手將室門關上。我見書室中除了我和霍桑二人，只有有效琴一個人。伊的面貌早晨我本來見過的，可是在這電燈下，瞧來覺得伊慘白而可憐，彷彿犯了一場病。可是伊此刻爲甚麼還不把兇手交給我們呢？照此刻的情勢論，若不是阿榮一定是死者的妻子了。這時那女子向我們鞠了一個躬，一手捧着伊的心，一手移兩把椅子給我們坐。接着便開言道：「先生們，此來不是要捕拿兇手麼？」霍桑鞠躬道：「正是我們原是奉小姐的命來的。」女子道：「不錯，現在可要我把那兇手和先生們引見麼？」霍桑忙答道：「不必了。我早知道那人是誰，此刻但須請小姐把那凶手在昨天晚上的舉動說一個明白，以便我在閱歷上可以增進一些。」有效琴點頭道：「很好。霍先生，你真是一個名不虛傳的東方福爾摩斯。我也早料你知道了。現在你聽着那凶手早已在茶壺中伏好了。毒原來那人預知道昨天晚上有剛要去吃喜酒，又料定他酒後歸來必定是口渴的，所以在有剛沒有回來之前，茶壺裏面早已放下砒毒。等到有剛歸來，那人只是悄悄的靜待見他，讀了一回報飲了一回茶，又一回兒果見那毒性在他裏面發作了。那人仍伏在這一扇室門的外面，等待機謀的成功。那人覺得有剛喧鬧了一刻，又喊了幾聲，終沒有人答應，又防他要從室門裏出。」

來就把門在外面反鎖着。後來有剛果然想走出來，可是推不開門，掙扎一回，便跌倒了。那時他還在地上牽動了好久，那行兇的人在外面也覺得的心中覺得很難過，可是一念及所受的怨仇，便也勉強忍制着。直到後來有剛已靜止不動，那人纔開進門來，但一瞧見有剛張大的眼孔，還以為他沒死，立即把手中執着的刀，猛力在死者的胸口刺了一下。說到這裏，霍桑不由的震了一震，失聲道：「呀！這一著却是出我所料的。原來那下毒和行刺的竟只是一個人麼？」效琴答道：「正是。須知那人懷仇已久了，身上常帶着一把刀，預備乘間刺殺那仇人。可是雖然得了幾次好機緣，那人恐防敵不過他，終不敢下手。那人爲審慎起見，就舍刀而下毒。誰知到了後來，到底還用着了刀。這大概是有剛的罪孽太深了，不能不受一刀。」這時候效琴的說話略停頓，霍桑催着道：「以後又怎樣？請小姐說下去。」效琴祇是低垂着頭，不即回答。我見了這種情狀，覺得這一件事還是一個悶葫蘆，再也按耐不住，就立起身來，大聲向霍桑道：「我有些不耐煩，你在這裏聽罷，我先走了。」說完話，我便緩步向那通客室的門走去。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怨海波

程小青著

第十二章 同歸於盡

讀者諸君須知我在這個當兒忽然立起身來。聲音要到外邊去。原只爲著要激激霍桑並不是要真個出去。試想我忙了一天目的。只在乎求兇案的結果。滿足我的好奇心。此刻既然已到了收結的時候。我那裏肯反而捨棄呢。不過效琴所說的故事。只用着「那人」的稱謂。代替着凶手。實在也教人難熬。那時我緩步走近室門。霍桑果然叫住我。道「包朗你別性急。這一件事。你如果希望將來要記載下來。就不能在這裏旁聽的。你現在不是要知道那個真凶是誰麼。其實也稱不得凶手。那就是這位張效琴女士啊。」我頓時止住了。足步回身轉來。張目瞧那女子。那女子也向我說道「唉。先生沒有知道麼。殺死有剛的就是我。現在你請坐。讓我講下去。我起初的意思。只想刺殺有剛。報

我的仇。但。一。等。到。有。剛。既。死。忽。然。發。生。一。種。恐。怖。心。就。想。怎。麼。樣。能。夠。逃。罪。了。我。想。有。剛。的。死。固。然。是。中。毒。但。他。胸。口。上。又。刺。了。一。刀。刀。傷。的。痕。迹。不。像。是。女。子。所。能。的。我。如。果。把。毒。迹。消。滅。教。人。只。注。目。在。刀。傷。那。我。就。可。以。脫。罪。了。於。是。我。將。有。剛。鼻。孔。和。嘴。唇。上。湧。出。來。的。血。迹。抹。拭。乾。淨。不。教。人。家。知。道。他。是。中。砒。毒。的。那。時。候。彷彿。覺。得。窗。外。有。足。步。聲。我。就。立。起。身。來。掀。着。簾。子。向。外。面。瞧。却。仍。黑。越。越。沒。有。一。個。人。只。是。我。自。己。虛。心。罷。了。接。着。我。又。把。凶。刀。從。東。窗。口。裏。丟。了。出。去。以。便。人。家。疑。做。是。外。人。那。時。我。心。中。滿。含。着。恐。怖。再。不。能。顧。慮。到。別。的。就。點。着。了。洋。燭。走。到。門。外。高。喊。了。一。聲。跌。在。地。上。裝。作。暈。去。了。我。暗。暗。自。忖。道。一。這。女。子。竟。這。麼。樣。厲。害。實。在。教。人。想。不。到。雖。然。伊。竟。忍。性。殺。害。伊。的。哥。哥。顯。見。一。定。有。甚。麼。深。怨。宿。恨。的。一。效。琴。繼。續。道。一。以。後。的。一。幕。我。早。晨。已。說。過。先。生。們。都。已。知。道。了。但。等。到。金。壽。既。出。去。報。信。我。也。回。到。了。自。己。房。中。定。神。一。想。便。想。出。兩。個。破。綻。來。因。思。茶。壺。中。的。餘。茶。他。當。然。不。會。飲。盡。的。即。使。飲。盡。餘。存。的。毒。滓。當。然。也。會。驗。得。出。其。次。我。的。手。指。上。也。染。着。血。漬。因。記。得。我。曾。經。掀。動。過。窗。帘。帘。角。上。也。許。留。着。我。的。指。印。這。兩。點。都。可。以。證。明。我。的。謀。害。不。能。不。設。法。消。滅。的。於。是。我。又。悄悄。的。下。樓。重。新。到。這。屍。室。中。來。一。霍。桑。忽。點。頭。道。一。小。姐。第。二。次。到。這。裏。來。的。舉。動。我。已。約。略。知。

道了。你可是將茶壺中的餘毒傾去重新取了些茶葉注滿了一壺冷水。此外又將那窗帘的右角剪去並且剪的時候我知道你是用左手的小姐不是常常使用左手的麼？那女子聽了灰白的臉上突然顯一種驚奇和嘆服的神色接着便點頭答道：「先生真神智好似你瞧見我的這就可見我現在的自供實在不是愚蠢的。」霍桑微笑道：「這也並沒有甚麼稀罕值得稱贊麼？我還知道你剪窗帘的那把剪刀也許是你從樓上帶下來的哩。」效琴道：「正是呢。那剪刀本是我刺繡時用的。但倉卒之中我沒有把他帶回樓上去。實在是我的失着。但我所以如此粗忽失檢也就爲了那阿榮的緣故啊。」霍桑道：「那時候可是阿榮回來了麼？」琴道：「正是當我剪窗帘的時候忽見有一個人立在窗口外我嚇得一跳幾乎喊出來仔細一瞧見是阿榮回來了。在那個當兒他好似還沒有瞧見室中的事我當然是不願意教他知道的我因教他出去在門房裏略等一回我就想起當行刺的時候覺得有剛的馬褂袋中藏着那鐵箱的鑰匙心思如果鐵箱中有甚麼銀錢不如取些出來送給阿榮教他守著秘密出去我的計謀就不致於再怕破露了。我就跪在屍旁預備取他馬褂袋中的鑰匙忽見有剛的鼻孔中還有些餘血留着我暗想這仍是中毒的表徵啊因即順手將血抹去隨即解開

衣鈕取鑰開了鐵箱箱中果然有一卷鈔幣我不管多少一把都取了出來重新鎖上鐵箱又將衣角在箱門上抹了一抹仍舊把鑰匙藏好然後走到門房將鈔幣交給阿榮並急急教他出去我也就匆匆上樓了「效琴說時不住的把手撫著伊的胸口臉色也越發慘變霍桑見狀忽的立起身來眼瞧着伊的臉上正要發問效琴忽搖手道「先生請再等一回我還有幾句話我此刻所以自供罪狀也有幾層理由一則我幹了這事雖說復仇良心上終不能自安二則阿榮是一個忠慤的人他受了銀錢明知我幹了違法不端的事情又知道有人已到他家去問過深恐連累他竟就把銀錢來還我况且像先生們的神智我的虛偽的掩飾到底是瞞不過的但瞧剛纔吃晚飯的時候我知道先生們似曾在牆外私探過已是明證了因這緣故我自知我的計畫終不免有破露的一日還不如自己宣佈了罷」霍桑這時目灼灼露着異光作驚駭聲道「張小姐你不是已服過……」效琴一手搖着作勢一手從伊衣袋中摸出一封信來授給霍桑道「先生別問我至於我謀殺有剛的緣由先生瞧了這一封信大概終可以明白我已不能多說總而言之他實在是一個貪黷忍刻的人罷了」說到這裏雙眉緊蹙兩隻手都捧住心口不由的倒在椅上霍桑搶步走到窗口大聲叫道「姚兄你快去叫

一部車子這女子已經服了毒你應得立刻送伊往醫院裏去遲却無及了。這一件案子此刻終算結束了。但還有那女子授給霍桑的一封信不能不披露在下面否則讀者一定要責我疏忽的那信道「效琴妹愛鑒這一封信我知道你萬不願意閱讀的可是我也不得已求你原諒罷我幸而得了你的愛又蒙你允許了婚約原是萬分僥倖的不料你哥哥有剛不知爲着甚麼竟存着破壞的心他當初曾親口勸過我竟至用蜚言毀謗你要我毀婚約我只是不理會他忽而變計了啊他那狠毒的計劃真厲害可惜我早先不悟呀原來他忽然和我親近起來天天約着我一塊兒玩我本沒有成見不防他懷着惡意他引我進了賭場教我入賭局我自己也太愚竟進了他的圈我賭了幾個星期輸去了數千金我原是在求學時代沒有財產權又不知向那裏去借貸可是債主逼得緊我的名譽將近破產了這時候我正是走頭無路有剛就教我做一種不名譽的行爲「偷」唉我真慚愧啊我聽了他的話偷了我母親的一對珠花又加上我妹妹的一隻鑽戒方才了清了賭債但債雖清償我的偷盜的罪却已被我父親發覺了唉琴妹你是知道的我父親是怎樣一個嚴厲的人他起初要送我往法庭上去後來因我母親的勸阻纔把我驅逐了其實我幹了這樣的事無論再不

能置身在社會上就是我親愛的家庭裏也沒有面目立足了我此刻已成了沒人格的人再也不能見你了現在只有一個法兒只有借着長江裏的水也許能洗掉我的污漬回復我的清白唉琴妹請你恕我罷你讀這一封信時我的身體早已安葬在江中了姜志廉絕筆」這一封信我們回到了寓中我就向霍桑取閱的我纔知道兄妹之間所以演出這樣的慘劇果然是有一重不可解的公案在裏面我又問霍桑那有剛和他的妹妹有甚麼樣的怨仇竟忍心破壞他們的好事霍桑嘆息道「有剛是承繼過來的他的願望也許想一個人承襲產業的可是效琴的父親在臨死的時候竟把遺產均分了這一句話是他母親所說的你大概應記得但有剛是一個貪黷忍刻的人又見效琴不是他嫡生的妹妹於是就因此結怨了」我一聽不禁發生一種感想私忖這一件事追究他的禍由果然是遺產的毒但無聊的嗣族觀念也應當分一部分罪可是一般人的眼光還都被那傳統的魔障阻隔到底瞧不破於是怨海中的風波也就洶湧不能寧息了我又問霍桑這一件案的主凶竟是死者自己家裏的人他在甚麼時候瞧見的霍桑道「我在張家察驗之後早就知道了」我詫異道「當真麼你怎麼樣知道的」霍桑道「我第一個着眼就在有剛的死是由於中毒不是刀刺的我就

知道下毒的人必是他自己家裏的人。因我瞧見死者的鼻孔和唇嘴上面都還微微留着些血漬。顯見流血以後經人抹去的。但思爲甚麼抹去呢？不是要滅迹。免人注意麼？這樣外人那裏辦得到我當時曾指給姚國英瞧。他却沒有注意到。還有那窗帘的剪角也是滅迹的一證。更有那一把茶壺中的茶。尤其是一個大疑迹。你難道沒有覺得麼？我答道：「現在我明白。了那茶壺是滿滿的。足見得有剛飲酒歸來沒有飲過茶。這原是出於情理以外的。但當時我竟粗心想不到。」霍桑道：「還有一層哩。那時你明明瞧見茶壺中的茶葉浮著在面上。這就可見茶葉換過了。而且換的時候沒有沸熱的水。因此茶葉泡不開。自然而然的浮到面上來。若能注意到這一層。就可以推想到所以換茶的內幕了。」我應道：「我的觀察力本來比不上你啊。但你既然早先就知道爲甚麼不爽快快的宣佈呢？」霍桑道：「包朗你說這話又顯得你魯莽了。當時疑點種種都沒有着落。怎麼就可以武斷呢？且我雖知道下毒的人是家裏人。但不知是那一個。因爲那時候他的妻子最是有嫌疑。並且又刺一刀。鐵箱中又失去了銀洋。於是我不能不疑想到案中有兩個凶犯了。因思主凶既然是家裏人。那麼行凶的目的決不會只爲着區區銀錢的。但我又料定這兩個人都是和死者相熟的。但瞧那抹拭手印的

痕迹顯見他行事以後只準備滅迹却並不想急急逃走所以我就也從容不迫的一步一步進行了」我道「那麼你在甚麼時候纔確實知道那主凶的人就是效琴呢」霍桑道「我直到瞧見了他們吃晚飯以後纔證實的因我起初也覺得那顏氏很可疑後來據調查所得纔覺得伊實沒有行兇的必要因為他們夫婦倆固然不和睦但有剛既然露過離婚的意思如果那顏氏不滿意他正不必冒險行兇同時我因着要解釋疑障和探聽我理想中的另外一個行刺的人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故事就是姜志廉失蹤的事據賈子卿說那姜志廉和效琴有過婚約這一句話便提醒了我我把那有剛是二房裏承繼過來和他們的財產已經均分的話互相印證了一下又知道有剛是刀刻而好揮霍的人就疑到效琴身上去於是就想效琴所說伊聽了重物倒地的聲音纔走下樓來但想書室是在西邊的樓下效琴的臥室却在東邊憩坐室的樓上伊怎麼能夠聽得清楚呢並且據伊的母親和金壽說當他們聽得伊的呼聲的時候都在將近睡着的朦朧中這可知他們起先被有剛的吵鬧聲所驚擾大家睡不着但後來竟能夠朦朧睡去顯見那時候有剛的吵聲一定停止了就在這個聲音靜寂的當兒效琴又幹些甚麼呢因此種種我就趕到張家去希望證實我的理想果然我見伊吃飯

的。時。候。左。手。執。着。篲。就。知。伊。確。是。常。用。左。手。的。因。你。瞧。窗。帘。上。剪。去。的。右。角。乃。是。自。下。而。上。的。就。知。道。剪。時。決。不。是。用。右。手。的。因。這。最。後。的。一。證。我。的。理。想。纔。算。確。定。但。不。料。伊。竟。自。己。服。了。毒。當。晚。就。宣。布。現。在。你。諒。必。完。全。明。白。了。」我。想。了。一。想。又。道。「還。有。那。一。封。抽。屜。中。的。匿。名。信。沒。有。得。到。着。落。哩。」霍。桑。道。「那。一。封。信。據。我。想。來。大。概。是。因。着。有。剛。要。和。他。妻。子。離。婚。的。緣。故。故。意。捏。造。出。來。抵。制。他。妻。舅。的。」我。道。「這。樣。說。來。那。顏。氏。的。時。常。出。外。原。沒。有。甚。麼。不。端。的。舉。動。麼？」霍。桑。道。「這。一。層。我。既。沒。有。下。仔。細。調。查。的。工。夫。原。也。難。說。的。可。是。即。使。有。甚。麼。短。長。也。不。能。教。伊。偏。面。負。責。的。你。須。知。有。了。這。樣。宿。娼。納。妾。的。丈。夫。和。那。不。知。體。諒。的。婆。婆。又。怎。麼。能。獨。罪。顏。氏。的。不。節。呢？」我。只。是。嘆。了。一。口。氣。沒。話。回。答。他。至。於。更。有。那。張。效。琴。的。結。局。讀。者。但。瞧。了。這。一。章。的。標。目。大。概。早。知。道。不。必。我。再。來。說。一。句。慘。話。了。

(完)



指紋略說(續)

(曾經滄海室主)

此外最靠得住的。就是照片。但實際上也不容易收圓滿的效果。因當拍照的時候。假使牽一牽嘴。皺一皺眉。或是變換了頭髮的式樣。那麼他的本來面目。便可以變異不同。有時照片上的面貌。也許兩兩相同。其實却明明是兩個不同的人。這就容易使人受冤枉的罪。又有人借重警探和獄卒的眼睛。使他們辨別罪犯的真相。這也有很大的弊端。一則人們的記憶力有限。二則又容易誤認。因此。幾年前蘇格蘭場中發見了兩張同樣的照片。那二人都是著名的惡徒。面貌體態彼此相同。實際上却是兩個不相認識的人。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一回

鉅案頻頻哈埠來飛賊

重圍密密土屋捉強人

話說偵探長霍爾斯脫夫帶領四名好漢和二百名武裝警察一路寂靜無聲的殺奔趙玉堂
 的土屋來離土屋祇有里多路了霍爾斯脫夫才下命令道此去捉拏竊賊趙玉堂趙玉堂祇
 一個人住在一間土屋裏手中並無器械汝等須努力借偵探長口中表出趙玉堂之孤立無助則彼
 若拒捕或圖逃逸汝等儘管開槍將他擊斃不必活捉格殺勿論衆警察聽了命令一個個摩
 拳擦掌準備廝殺寫得聲勢十足霍爾斯脫夫領着四名好漢當先行近土屋跟前二百名警察散開
 來將土屋團團圍住各人裝好槍彈等候霍爾斯脫夫掏出手槍來看四名好漢也各人操着
 單刀鐵尺殺氣騰騰佈置周密聲勢赫奕不是寫俄人警政之認真正是爲後文玉堂脫逃作襯托也這時正在四月初間三更時分天上半
 彎明月早已啣山欲沒照得樹陰人影看不分明却忙中夾敘夜景文筆何等細緻此是水滸傳中筆法
專爲寫景用也觀其樹陰人影看不分明八字便可悟會霍爾斯脫夫見衆人都安排停當方親自上前敲門操着極流熟的北

京口音呼道堂兒堂兒快起來開門我有要緊的話要和你說

入睡忽聽得叫門的聲音心中吃了一驚外國人操中國語極暗想這哈爾濱知道我叫趙玉堂的人尚

且不多幾個誰知道叫我堂兒呢寫趙玉堂十分精靈難道是我叔叔出了甚麼岔事特來此地找我嗎

亦是應有之想轉念一想不會他決不知道我到這地方來趙玉堂心裏一躊躇口裏就不敢隨便答

應連忙伏下身來以耳貼地靜聽寫得何等精靈斯時萬籟無聲二百零五人的呼吸和鞋刀擦地槍

機攀動的種種聲音一到趙玉堂耳裏都聽得分明知道是俄警來逮捕了瞭然如見此等處大有偵探意味祇

是一些兒也不畏懼初聞叫門聲猛吃一驚此時反絕不畏懼可見其胸中已有成竹也立起來將頭巾裏好口裏連聲答道堂兒在

這裏請待一會就來開門以偽應偽看霍爾斯脫夫聽得低聲向四人說了一句當心自己當門

立着擎着槍指定門裏讀之思之玉堂如何逸出口裏仍催着快開快開趙玉堂一面應着來了一面走到門

跟前雙手把門門一抽果然開門以應奇極隨手帶開那扇板門將身體隱在板門背後板門開到一半

猛然對門上一脚踢去疾嘩喳一聲大響板門被踢得散了一片片飛起來寫得十分精采就因這聲

大響將霍爾斯脫夫和四名好漢驚得退了一步趙玉堂趁這機會聳身往門外一躍已從霍

爾斯脫夫頭上飛了過去疾○鴻飛冥冥弋者何慕霍爾斯脫夫還擎手槍對着門裏兩眼也祇向門裏定

睛

睛不提防已從頭上飛過去了。分左右立在門旁的四名好漢更是全不覺着都以爲趙玉堂尚在土屋裏面。玉堂技藝之高妙借此竭力襯出霍爾斯脫夫被那破門的聲音驚得心裏有些虛怯怯似的想開一槍壯壯自己的胆氣也不管趙玉堂在甚麼地方朝着門裏拍的一槍那四名好漢猜想這一槍必已打中了趙玉堂一齊跟着槍聲喊擊住霍爾斯脫夫也猜想四人瞧見趙玉堂了。寫衆人活見鬼之狀態之可笑這才從衣袋裏掏出手電來捏亮向門裏一照却是空洞洞的房中連桌椅等陳設品都沒有僅有一個土坑霍爾斯脫夫揮手教四人殺進去四人都有些害怕。所謂好漢者如此又不敢違拗祇得各人舞動手中器械防護着自己身體奮勇殺進土屋都疑心趙玉堂藏在門背後或土坑底下。真是活見鬼霍爾斯脫夫跟着四人進屋拿手電向四周一照不禁蹙脚道壞了已讓他跑了。還是霍爾斯脫夫明白這賊的本領不小在甚麼時候從甚麼地方逃走的呢他便和鳥兒一般會飛打門裏飛出去我們這多人立在門口也應瞧見呢難道他飛的比鳥兒還要快嗎。豈敢○在霍爾斯脫夫方面雖有驚奇不信之意在閱者看來却無異誇獎趙玉堂之本領也不然怎的我們五個人十隻眼睛都成了瞎子麼。豈敢○雖非全瞎亦可謂瞎四人說道料想沒有這們快他縱然能逃出這門周圍有那們多人把守了不見得能逃的了。正說着忽聽得外面拍拍拍的連響了十多槍槍聲過去接着一片吆喝之聲震天動

地。四人喜道好嗎。準被他們擊着了。這們多人。擊一個小小的毛賊。若放他逃了。還了得嗎。才

之見○四人還要托大真是可氣可笑

霍爾斯脫夫搖着頭說道。十多響槍。一響也不會打着人。他們決沒有擊着。

這那裏是小小的毛賊。這人不除。哈爾濱沒有安靜的日子了。不過今夜是這們打草驚蛇。給他跑了。以後要擊他就更費事了。究竟還是霍爾斯脫夫有些見識

霍爾斯脫夫說罷不住的嗟歎翻身引着四名好漢出來。揣了手槍。手電。拿出哨子。一吹在一個草場裏收齊了隊伍。問道。剛才是那幾個人開槍會看見了甚麼。祇見一個巡長出隊。報我奉命率領隊伍。把守前面。才聽得嘩噓一聲。接着又聽得手槍響。我等不敢怠慢。都很注意的望着前面。槍聲響過。我分明見一條黑影一起一落的向我等跟前奔來。箭也似的飛快。寫玉堂身手之矯捷恍如目睹

我逆料就是要擊的那賊。心想他跑的這們快活。捉是辦不到的。對着那黑影就是一槍。伏在我左右的隊伍會看見黑影的也

都對着轟擊。我以為這多槍朝着他打。距離又近。總沒有打不着的。故意折一筆誰知打過幾槍再看黑影。早已不知去向。火器亦有無可奈何時耶

隨聽得背後有人打着哈哈笑道。堂兒少陪了。改日再會。今夜請你們回去休息罷。

笑語極極直視俄人如無物也。寫趙玉堂往往夾些孩子氣與王五霍元甲等不同。

我等聽了這聲音。趕緊回頭。張看聲音蹤影。又都沒有了。霍爾斯脫夫聽了。瞪着兩眼。好半晌沒有話說。垂頭喪氣的率領隊伍和

音蹤影又都沒有了。霍爾斯脫夫聽了。瞪着兩眼。好半晌沒有話說。垂頭喪氣的率領隊伍和

四名好漢回警察署安歇。無可奈何次日起來。霍爾斯脫夫將四名好漢叫到跟前說道。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我於今懸五千塊錢的重賞。你們四個人。能將趙玉堂拏來。祇是要拏活的。打死了。

祇有一千。期限不妨久點兒。十天半月都可以。四人說道。趙玉堂的能為。我們昨夜領教過了。

不是我們四人這般本領。所能將他活捉的。五千塊錢得不着。若弄發了他的火性。甚至我們

四人的性命。都保不了。這不是當要的事。我們不敢承辦。錢非不愛也。然以性命與錢較。則錢輕而性命重矣。所謂好漢者如是。霍爾斯

脫夫見四人推諉。也知道他們確非趙玉堂的对手。祇得罷了。金錢亦有無可奈何時耶。不一會。來了一個書

生。要見偵探長說話。警士問他的姓名。書生不肯說。來得突兀霍爾斯脫夫出來接見了。是一個三

十多歲的文人。見了霍爾斯脫夫。拱了拱手。朝左右望了一望。道。此間不好談話。來得秘密霍爾斯

脫夫即將這書生。引到一間僻靜房裏問道。足下有何機密事件見教。書生笑道。先生不是要

拏趙玉堂拏不着嗎。霍爾斯脫夫點頭應是。書生道。我特來獻計。包管趙玉堂自投羅網。霍爾

斯脫夫喜道。願聞妙計。書生道。我知道趙玉堂事母至孝。於今他母親住在這裏。祇須將他母

親拘來。他自然會來投到。確是妙計霍爾斯脫夫躊躇了一會道。這祇怕使不得。法律上沒有這種

辦法。西人尊重法律。即此可見。中國官場辦案。往往任意株連。累及無辜。以視西人能無愧汗。書生笑道。貴國的法律。怎樣。我不知道。若是我中國

這種辦法是再好沒有的了。歷史上是這們辦的很多很多。我看除了我這個法子一輩子也

拏不着趙玉堂。引用歷史上事自鳴得意然書生敗事亦往往在此霍爾斯脫夫道：拏着他母親他自己若不肯來，又將怎麼

辦呢？難道拿他母親辦罪嗎？書生道：他自己萬無不肯來之理。他母親生出這種兒子，就辦辦

罪也不虧。子弟不肯往往累及尊長凡為子弟者其共鑒諸霍爾斯脫夫一再問書生的姓名，書生不肯說。此書生來得奇怪然趙玉堂之去邪歸正不可謂非此書生之賜也霍爾斯脫夫祇得依了書生的話，親率了幾名警察到趙玉堂家裏來，可憐趙玉

堂的母親還以為兒子真在哈爾濱幹了好差事，做夢也沒想到有此一着。霍爾斯脫夫不忍

凌虐無辜的人。此是西俗醇厚處很客氣對趙玉堂的母親說道：你兒子趙玉堂做了違法的事，連累

了你。於今祇得請你暫到警察署去，祇等你兒子來投首，立刻仍送你回來。警察署並不會委

屈你說畢，教伏侍他的女僕扶他上車，押進警察署，不到一點鐘，趙玉堂果然親來投首。極寫玉堂

投首之速借此表出其事母之孝警察要將趙玉堂上刑。霍爾斯脫夫見趙玉堂生得容儀韶秀，舉止溫文，連忙

喝住那警察，把趙玉堂帶到裏面一間寫字房裏，教趙玉堂坐下，並不着人看守。機才之意已見霍爾

斯脫夫自退出房去了。趙玉堂獨自在那房裏坐不一會，即見一個警察進來說道：見署長去

趙玉堂即起身，跟隨那警察走到一間陳設極富麗的房裏，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西洋人坐

在一張螺旋靠椅上。霍爾斯脫夫立在一旁。和坐着的談話。趙玉堂估料那坐着的。必就是署長了。便大模大樣的站着。絕不驚恐方見英雄氣概也不行禮。那署長向霍爾斯脫夫說了幾句話。趙玉堂聽不懂。即見霍爾斯脫夫點點頭。順過臉來。帶着笑意問道。不怒而笑憐才之意愈見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趙玉堂這時一聽霍爾斯脫夫說話的聲音。知道就是昨夜在土屋外面叫門的。隨口答道。我便是。昨夜住在土屋裏的堂兒。語頗有趣姓趙名玉堂。霍爾斯脫夫笑着晃了晃腦袋道。你幹甚麼。獨自一個人住在那土屋裏。趙玉堂道。我生性歡喜一個人獨住。不幹甚麼。更趣霍爾斯脫夫笑道。你來哈爾濱多少時了。趙玉堂道。共來了一十五個月。霍爾斯脫夫道。這十五個月當中。共做了多少件竊案。趙玉堂道。已記不清數目。大約也有二十來件。霍爾斯脫夫點了點頭道。和你同黨的。共有多少人。趙玉堂道。我從來沒有同黨。都是我一個人做的。霍爾斯脫夫道。被竊之家。多是窗不開。門不破。牆壁不動。你怎生得進人家去的。趙玉堂道。多是從房上。揭開屋瓦進去的。偷竊到了手。仍將屋瓦蓋好。所以沒有痕跡。霍爾斯脫夫道。你昨夜從那裏逃出那土屋的。趙玉堂道。從你頭頂上逃出來的。一段問答將趙玉堂到哈後情形補敘一過霍爾斯脫夫現出很驚訝的神氣。回頭對那署長說了一會。復問道。你練了這們一身本領。怎的不務正業。要做這種擾亂治安。

違犯法律的事。言下有愛惜之意趙玉堂道：「除了行竊沒事用得着我的本領。本領無處用，我家裏毫無產業。我不行竊，我母親便沒飯吃，沒衣穿。」是學子聲口霍爾斯脫夫道：「你可知道你犯了罪，到了這裏得受處分麼？」趙玉堂道：「知道我情願受處分，祇求從速送我母親回去。」處處以母親為重霍爾斯脫夫道：「這不必要你要求，你既來了，自然送你母親回家去。但是你在這裏受處分，你母親回家又有誰給飯他吃，給衣他穿呢？」趙玉堂見霍爾斯脫夫問出這話，不由得兩眼流下淚來。一語打入心窩，宜其泣也口裏沒話，回答霍爾斯脫夫，接着問道：「若有人給飯你母親吃，給衣你母親穿，並給錢你使用，你還想做賊麼？」趙玉堂道：「世間那有這們好的事？果能是這們，我豈但不再做賊，並願拼着性命替那供給我母親衣食的人做事。」士為知己者死，是好男子口氣霍爾斯脫夫又回頭對署長說了幾句。那署長也說了幾句。霍爾斯脫夫笑着問道：「你這話是誠意麼？無論到甚麼時候，不會更改麼？」趙玉堂道：「果能是這們，便斷了我這顆頭。我這話也不會更改。」語語斬釘截鐵霍爾斯脫夫笑嘻嘻的走過來，伸手給趙玉堂握。趙玉堂不會和西洋人接近，過不知道是做甚麼，呆呆的望着霍爾斯脫夫做了做手勢。趙玉堂才明白也，伸手和霍爾斯脫夫握了一握。霍爾斯脫夫牽了趙玉堂的手，走近署長跟前，教向署長行了禮。道：「署長和我都歡喜你的本領，覺得拿你這般本領去做。」

賊太可惜了。你真有悔過的心。署長自有用你的地方。你且說你母親每日的衣食住三種費用。並你自己的每月費用。共需多少。趙玉堂聽到這裏。心裏忽然發生了一種知己的感念。他從來不曾向人屈過膝的。這時不知不覺的雙膝自然會向那署長跪下來。兩眼淚如泉湧的說道。蒙恩不加處分。反供給我母子的衣食費用。我便是個禽獸也。應知道感激。竭力以圖報答。我祇求我母親不受凍餒。我還敢要甚麼使費嗎。

為知己之感。動人最深。士為知己者死。固其宜也。

那署長連忙立

起身來。雙手將趙玉堂扶起。霍爾斯脫夫把趙玉堂的話譯給署長聽了。署長點頭說了幾句。霍爾斯脫夫即對趙玉堂道。暫時並沒事給你做。祇要你住在這署裏。每月給你一百元的薪水。你拿這薪水去供養你的母親。等到有事差遣你的時分。再增加你的薪水。你願意麼。趙玉堂道。我已覺過分極了。那有不願意的道理。

世之為盜賊者。大抵為飢寒所迫。挺而走險。良非得已。苟能衣食無缺。誰願觸法網耶。今之從政者。但知勦滅盜賊。而不究盜

賊發生之原。因是可慨也。

霍爾斯脫夫道。那就是了。你此刻就送你母親回家去。聽憑你何時到這裏來住。署

長給你預備了一間居住的房子。趙玉堂這時的高興和感激。自都到了極處。反不好用言語向署長道謝。祇諾諾連聲的應是。霍爾斯脫夫引趙玉堂出來。到他母親坐的房間裏。趙玉堂見自己母親坐在那裏。低頭飲泣。不由得一陣心痛。孝子心理。固宜如此。跑上前。雙膝跪倒的哭道。娘呀。不

用着急了。孩兒已蒙署長不究前過，反加收錄。每月賞孩兒薪水一百元。從此我娘可以安心過度了。此刻署長命孩兒親送我娘回家去。急以言語安慰其母他母親聽了，拭乾眼淚，說道：你

這逆子屢次欺我，眼瞎在外胡作非爲，於今出了亂子，害我出乖弄醜。又想拿這些話來哄我。麼你從前不是常對我說得了好差事的嗎？其母不得不疑，因如此趙玉堂叩頭有聲，道：從前確是

孩兒該死，做賊做强盜的人，偷竊得了財物，都是說得了好差事。好事實屬出乎意外也於今實在是署

長當面吩咐了，不敢哄娘。霍爾斯脫夫立在門口，他母子說話聽得分明，即跨進房，呼着老太

太說道：這回你兒子不是謊話，我是警察署的偵探長。剛才就是我迎接老太太來的。老太太

儘管放心回去。此時每月給趙玉堂薪水一百元，將來有事差遣他的時候，再有增加。即用霍爾斯脫夫證

明玉堂之言
文筆細甚趙母聽了這番話，才相信不是兒子說謊。當下謝了霍爾斯脫夫，由趙玉堂攙扶着，

帶着女僕，坐車回家。次日趙玉堂就來警察署住着，每日吃飯閑游，全沒一些兒差遣。月終領

薪水洋一百元。如此又過了幾日，趙玉堂正覺得是這般無功受祿，心裏不安。是有志氣人見解
與上文周亮不肯

白拿警馬之銀
一樣心腸打算向霍爾斯脫夫討些零星差使，幹幹這日。霍爾斯脫夫忽叫趙玉堂到署長

房間裏說道：現在有一樁差使，事情並不繁難，不過一般人都幹不了。你可去幹着試試看。於

今火車站上共雇用了二三百名夫役。很難得一個管理這些夫役的頭兒。管理的稍不得法。他們全是些野蠻人。動輒相打起來。處置得輕了。他們不知道。畏懼重了。就糾衆滋鬧。甚至罷工。要挾。工人之不易駕御的確有如此情形。作者蓋深知甘苦之言。你去若能管理得法。可免去多少糾紛。每月的薪水增加一百元。這一百元是給你做交際費的。西人用人但求辭職不計金錢人之樂爲所用宜也。趙玉堂欣然承諾。就在這日到火車站。就人夫頭兒的職。古語道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趙玉堂的名聲在哈爾濱的三歲小兒都知道。鐵道上二三百名夫中。也有許多會些兒武藝的。平日聞了趙玉堂的名。心裏欽仰已久。誰也想不到有這們一個人物來當他們的頭兒。還有個不竭誠歡迎的麼。虛名亦有得力處。無怪世之好名者多也。趙玉堂這日到差。衆人夫都來應點。平日欽仰趙玉堂的人夫們。就倡首開歡迎會。每人湊份子。湊了三五十元錢。備辦了些酒菜。替趙玉堂接風。粗人最不易駕御。亦最易駕御。但求其能心悅誠服。則自易於就範。這是火車站上從來沒有的盛舉。趙玉堂生性不大能飲酒。衆人夫你敬一杯。他勸一盞。把趙玉堂灌得爛醉。警察署長和霍爾斯脫夫聽了這情形。都很欣喜。爲得人慶也。過了幾日。趙玉堂也辦了酒菜。請衆人夫吃喝。酒席上有個會武藝的人夫。立起身向趙玉堂問道。我們久聞總管的大名。如雷灌耳。並聽說總管獨自一個人住在一間土屋裏。警察署的偵探長率領二百名武裝的

警察和四名會把勢的好漢。黑夜把土屋圍了。捉拿總管。竟被總管走脫了。連開了幾十槍。一槍也不會傷着總管那裏。這起前事迴顧上文可見我們心想總管怎麼會有這們駭人的武藝。都

以為總管必會隱身法。或者會障眼法。若是實在本領。難道一個人能比鳥雀還快嗎。鳥雀在

半空中飛起來。有幾十桿槍。朝着他打。也不愁打不着。一個人這們大的身體。如何會打不着

呢。亦難怪衆人趙玉堂笑道。我那裏會甚麼隱身法。也不會甚麼障眼法。實在本領也祇得如此。

那夜能從土屋裏逃出來。却有幾個緣故。一則因是夜間月已脚山朦朧。看不清楚。我前言寫夜

此處果二則我突然逃出來。出他們不意。措手不及。等到他們瞞準開槍。我已跑得遠了。說出

理由以見火器非完全不足畏者不則趙玉堂竟成義和團矣惟有出門的時候。最險若非一脚踢得那門嘩喳聲響。將偵探長驚

退幾步。他當門立着我出來。必遭他一槍。此是玉堂極得意之不過我要快。有時實在能賽過鳥

雀。當日在帽兒山的時候。空手追捉飛鳥。並不算一回事。迴顧帽兒山衆人夫聽了。雖人人歡喜

然都露出疑信參半的樣子。那問話的人。夫道。總管能賞臉給我們見識見識麼。衆人夫都附

和道。必得要求總管試驗給我們開開眼界。說着都立起身來。趙玉堂也祇得立起。思量用甚

麼方法試驗給他們看。正思量着。猛聽得汽笛一聲。火車到了。不覺失聲笑道。有了。諸位請來。

看我的罷。讀者眼光當亦隨作者之筆尖而移動矣隨離席向外面走。衆人夫都跟在後面。不知趙玉堂怎生試驗。且待第十二回再寫。

總評

捉拿趙玉堂一節。將俄國警察偵探方面。寫得聲勢十足。其實却是極力襯出趙玉堂也。嘗見甲與乙鬥。乙負而甲勝。甲乃當衆自詡其能。醜詆乙之不武。余笑謂乙誠怯弱。則勝之者亦不足爲雄。若甲而盛稱乙之矯健。則甲固勝乙。其自詡不尤多乎。作者識得此意。故欲寫趙玉堂之能。却極力寫出警察方面之聲勢。旁敲側擊。不必從正面着筆。而其用意自能瞭然。初學作文字者。不可不知也。

大抵作小說之法。在極急迫處。偏要寫得極從容。在極忙亂處。偏要寫得極整暇。方見文章之妙。譬如此回寫趙玉堂脫逃一節。在非常危急時。寫得何等安閑不迫。足令讀者閱之。代爲驚心動魄。然趙玉堂卒能脫然逸去。此不特顯出趙玉堂之精靈機警。卽文筆亦因之十分跳脫。格外覺得動目矣。至於百忙中夾寫夜景數語。筆致細膩。其妙處尤不可言語形容矣。

近世戰爭。雖尙火器。然苟能濟之以武技。則勝算之操。殆可預卜。試觀此回趙玉堂脫逃之時。雖以警察十數人。開鎗圍擊。卒無一能命中者。若以此技施之疆場。豈不一以當十。克奏斬將奪旗之功乎。今人鄙武技。以爲火器發明。武技卽可以廢棄。又何其識見之淺哉。

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文明國家之律法。無不如是。獨我國昔時。一人犯法。往往妻孥連坐。甚或有誅及闔門及九族者。真野蠻之制度也。趙玉堂犯竊盜罪。俄探長不肯聽書生之言。罪及其母。足見西人之尊重法律。入後卒以母爲質。使玉堂自出投首。此亦憐才心切。急欲得而用之。事非得已。未可指爲株連無辜也。

趙玉堂身懷絕藝。無所施其技。卒致爲飢寒所驅迫。流爲盜賊。而俄探長霍爾斯脫夫。獨能識拔之於罪犯之中。使爲己用。士爲知己者死。玉堂又安得不竭其所能。以圖報稱哉。楚材晉用。我正爲國中之人才惜耳。

玉堂在土屋中突圍逃出。當時雖冒奇險。然在哈埠之得名。亦正以此事。觀衆路工之言。可以知之。因知人非有冒險之性質。決不能享大名也。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二回

霍元甲初會李富東

密師傅兩鬥鳳陽女

話說趙玉堂要試演武藝。引着二三百名人夫。來到火車道上。祇見遠遠的一條火車。長蛇似的飛馳而來。趙玉堂乘着半醉的酒興。大凡精於武藝者。絕不肯輕試其技。趙玉堂若非乘酒興。恐亦未必肯輕易試演也。回頭向衆人夫笑道。諸位請看我的。我要在火車急行的時候。從車箱相接的縫裏橫飛過去。奇技。駭人話才說了。那火車已如離弦勁弩。轉眼到了跟前。極寫火車之快。正以見飛過之不易也。衆人夫還不曾瞧得分明。趙玉堂已從車縫裏飛到了那邊。把二三百名人夫都驚得吐着舌頭。半晌收不進去。那得不驚。心駭目。火車已過。趙玉堂走過鐵道來。笑道。諸位見着了麼。有的說見着了。實在駭人。有的說我們並沒看見。是怎生飛過去的。祇覺得總管的身子晃了一晃。就不見了。直待火車過了。才看見總管立在那邊。其快可想。不是如此矯捷。如何能橫飛過去。趙玉堂笑道。你們看見我的身子晃了一晃。就算是真看見了。至於怎生飛過去。任憑你們眼睛如何快。終是看不分明的。目不能見。其快可知。趙玉堂從這回試過武藝之後。二

三百名人夫。沒一個不五體投地的服從趙玉堂。可見人無實學斷不能服人世之徒趙玉堂教他們

怎樣。他們決不敢存着絲毫違反的意思。聲名也一日大似一日。四方會武藝的好漢。聞名前

來拜訪的。很有不少的人。趙玉堂從帽兒山回家的時候。他舅父劉震聲因事出門去了。好幾

年沒有回來。忽然折到及至在哈爾濱。富了這個人夫頭兒。劉震聲回家聽得說。才趕到哈爾濱

來探視。這時劉震聲已聞了霍俊清的聲名。打算邀趙玉堂同來天津。窺探霍俊清的武藝。將

這意思對趙玉堂說。趙玉堂因就事不久。不肯輕離職守。沒有跟劉震聲去。過了好些時。沒得

着劉震聲的消息。有些放心不下。趁着年關。夫役休息的時多。特地請了兩個月的假。稟明了

趙母。獨自動身到天津來。恰巧在路上遇着摩霸。請霍俊清師徒去李富東家。折到霍俊清當下

霍俊清對摩霸說明了。明年正月初間。準去李家拜年。摩霸作辭去了。暫時收霍俊清才引了

趙玉堂。劉震聲歸到淮慶會館。霍俊清曾聽得劉震聲說過。趙玉堂的出身履歷。也存着相當

的敬仰心思。惺惺相惜是俠惟趙玉堂少年氣盛。從帽兒山回來。不曾逢過對手。在哈爾濱的時

候。雖聽得劉震聲說。霍四爺武藝如何。蓋世祇是那時的劉震聲。也是以耳代

目。全是得之傳聞。並沒有見過霍俊清的面。所以趙玉堂也不把霍俊清放在心上。少年氣盛時

往往目無餘

子固不獨趙玉堂爲然也。這回特地請假來天津，有八成爲感激劉震聲、周濟之德，別後得不着劉震聲消息，恐怕有甚麼差錯，不能不來天津看看。祇有兩成心思爲看霍俊清。寫趙玉堂到津並非來看霍俊清是作者特地曲一筆霍俊清却以爲是山遙水遠，特地前來拜訪，款待得甚是殷勤。各人自各人之心理寫得極細夜間劉震聲和趙玉堂同在一个坑上安睡，劉震聲將自己邀同三個朋友來這裏假充挑夫的種種情形述給趙玉堂聽了，並說霍俊清的胸襟如何闊大，品行如何端方。趙玉堂素知自己舅父的性情長厚，說話沒有欺飾，心裏才佩服霍俊清的本領不是盜竊虛聲的。立時把輕視的念頭取消了。此如

方是英雄若一味不服人便是剛愎之匹夫矣第二日早起，霍俊清陪着趙玉堂在會館的正廳前面丹墀裏來回的談着閑談。霍俊清忽然笑道：「震聲常說堂兒的蹤跳工夫了得，可做一點兒給我瞧瞧麼？」反是霍俊清要求趙玉堂

試演落筆不測趙玉堂謙遜道：「這是舅父過獎。晚輩的話那有了得的工夫，可做給你老人家瞧瞧。」霍俊清笑道：「客氣幹甚麼？你我見面也不容易。趙玉堂不待霍俊清說下去，卽說了一句獻醜。趙玉

堂已躍躍欲試前數語特故意揭謙耳祇見他兩脚一墊，已飛身上了正廳的屋脊。距離蹤跳的地點，足有五六丈高。下霍俊清不禁失聲叫道：「好嗎？」贏時霍元甲叫好「好嗎？」玉堂之技藝可「好嗎？」趙玉堂復翻身跳了下來，兩脚

不前不後的踏在原地，不但沒有響聲，連風聲都聽不出一點兒。趙玉堂技藝都從輕身蹤跳，若筆一人有一人之特長，自然不會混雜

霍俊清歎道：「怪不得負一時盛望。當今之世，論蹤跳的本領，趕得上堂兒的，祇怕也很少了。」趙

玉堂在淮慶會館住了八日，因見霍俊清忙着料理年關帳目，久住不免分他的心，遂作別回

哈爾濱去了。收過趙玉堂這人在民國六年的時候，還在哈爾濱當人夫頭兒，祇最近數年來，不知

怎樣，可惜這種人物，中國社會容他不下，中國政府用他不了，偏生遇着識英雄的俄羅斯人，

棄瑕錄用，古語說得好：士為知己者死。趙玉堂不替俄國人出力教他，替誰出力呢？楚才晉用言之可歎古來

聰明才智之士不得志於國中，又不甘與草木同腐，乃不得不投身異域，別圖發展，如王猛之仕秦，韓延徽之仕遼，莫不皆然。趙玉堂特其小焉者耳。閑話少說，於今再說霍俊清度過殘

年，打算初三日動身去李富東家拜年，以踐去年之約。才到初二日，摩霸又來了，見面向霍俊

清拜了年，起來說道：「我師傅恐怕霍爺新年事忙，把去年的約忘了，所以又教我來迎接。」霍俊

清笑道：「怎得會忘了呢？我原打算明日動身的，又累老哥來跑這一趟，我心裏很是不安。」摩霸

退出了，拉了劉震聲到沒人的所在，說道：「我們去年賭賽的話，還作數不作數？」重提一遍，非是

抵賴乃是作者恐讀者遺忘也。劉震聲道：「誰說的不作數？祇怕我師傅到你家，你師傅不敢動手，和我師傅較量，

那我們賭賽的話，便不能作數了。」摩霸點頭道：「我們是這麼約定好嗎？你師傅到我家，我們須

時刻不離左右。若是你師傅先開口要和我師傅較量，我師傅推諉不肯動手，算是我師傅輸

了。」

了。我的房屋也輪給你。我師傅先開口。你師傅不肯動手。就算是你師傅輸了。你的房屋也
算輸給我。了。忽然於不比賽之中想出一種新法劉震聲心裏躊躇道。我師傅素來待人很客氣。很講禮節。他師傅
的年紀。這們高聲名。這們大。我師傅又是去他家做客。必不肯輕易出手。和他師傅打起來。萬
一他師傅隨便說要和我師傅玩。兩手我師傅自然謙遜。說不敢。他師傅見我師傅說不敢。也
就不認真往下說了。照摩霸這麼約定的說起來。不就要算是我師傅輸了嗎。彼此不會動手。
我的房屋便得輪給他。未免太不值得這約。我不能承認他的。劉震聲方面應當有此一層心理劉震聲想罷。即
搖頭說道。這麼約定不行。總得交手見了高下。我們才算輸贏。打消摩霸之議。不是劉震聲之
心細。乃是作者用筆之曲折也。摩霸
祇得說好。這夜摩霸和劉震聲睡了。次日天氣晴朗。三人很早的起身。他們都是會武藝的人。
二十來里。不須一個時辰就到了。李富東聽得傳報。連忙迎接出來。霍俊清看李富東的軀幹
修偉。精神滿足。雖是輕裘緩帶。鬚髮皓然。然行動時。挺胸豎脊。矯健異常。祇是面貌奇醜。鼻孔
朝天。從霍俊清眼中又看出李富東之狀貌忙緊走幾步。上前行禮。彬彬有禮是霍四爺樣子李富東不等霍俊清拜下去。已伸出
兩手。將霍俊清的肩膊扶住。哈哈大笑道。遠勞賜步。何敢當禮。寫李富東處覺得十分豪爽霍俊清覺得李富
東兩手來得甚是沉重。知道是有意試自己力量的。便不拜下去。順勢將兩手一拱。裝做作揖。

的模樣把李富東的兩手架開。寫兩人各有心思各有手勢異常常好看○摩霸與劉震聲惟恐兩人不較量不料兩人一見面即便較量文情不測口裏接着李富東

的話笑道多久就應來給老英雄請安無奈俗事糾纏不得如願致勞摩霸大哥兩次光降真

是無禮極了。措詞謙和是霍四爺樣子李富東也覺得霍俊清這兩膀的氣力不小不好再試即握了霍俊清

的手同進裏面霍俊清看那房裏坐了一個身材瘦小面貌黧黑的老頭衣服垢敝活像一個

當叫化的老頭。此何人也坐在那裏見李富東拉了霍俊清的手進來並不起身大模大樣的翻起

兩隻污垢結滿了的眼睛望了一望大有瞧不起人的神氣。衣服敝垢而神情傲慢煞是奇怪霍俊清看了也不

在意李富東倒很誠懇的指着那老頭給霍俊清介紹道這位是安徽王老頭我特地請來陪

霍爺的。說得鄭重○李富東者固不肯輕易服人者也富東說得如此鄭重則王老頭之身份可想霍俊清見李富東鄭重的介紹祇得向王老頭拱

拱手說聲久仰王老頭這才慢騰騰的起身。驕蹇之狀如畫也拱拱手道老拙今日得見少年英雄算

是件李爺的福凡是從天津來的人都提起霍元甲三個字就吐舌搖頭說是蓋世無雙的武

藝我上了幾歲年紀的人得見一面廣廣眼界也是好的。此一番話不像稱頌又不像譏諷是妙極霍俊清聽了這派

又似恭維又似嘲笑的話不知要怎生回答才好祇含糊謙遜了兩句便就坐和李富東攀談

後來才知道這王老頭的歷史原來是安徽婺源縣一個極有能耐的無名英雄。忽然將霍俊清與李富東攔過

專談王老頭之軼事用筆命人不測○又出一位英雄和霍俊清見面的這時候王老頭的年紀已有八十四歲了在十年前

還沒人知道這王老頭是個身懷絕技的老者懷才不遇者大都如此言之可歎他的武藝也沒人知道他到了

甚麼境界少壯時的歷史他從來不向人說人看了他那種萎靡不振的模樣誰也不當他是

個有能為的人以貌取人者多懷才不遇者多也因此也沒人盤究他少壯時的歷史他從五十歲上到婺源縣

在鄉村裏一個姓姚的人家當長工那姓姚的世代燒窰為業遠近都呼姓姚的為窰師傅窰

師傅雖則是燒窰賣瓦為活然天生的一副武術家的筋骨氣力極大十幾歲的時候從鄉村

裏會武藝的人練習拳腳三五年後教他的師傅一個一個的次第被他打翻了誰都不敢教

他他也不再找師傅研究就在家裏練習寫王老頭寫得十分委靡寫窰師傅卻寫得十分雄健兩兩對照則後文愈覺出人意也此段與王五遇山西董一様用意然作者曲

曲寫來却絕不見有相犯之處所以妙也那時王老頭在他家做長工窰師傅每日練拳腳練到高興的時候常對着

王老頭伸手踢腳意思是欺負王老頭孱弱王老頭總是一面躲避一面向窰師傅作揖求窰

師傅不要失手碰傷了他一個嬌健一個懦弱兩兩對照可謂形容盡致越是如此則後文越使人不測也窰師傅看了他那神畏縮的樣子

覺得有趣覺得好笑更喜找着他尋開心旁人看了都好笑於是大家就替王老頭取個綽號

叫做鼻涕膿綽號好笑一則因王老頭臃鼻涕終年不斷的垂在兩個鼻孔外面將要流進口了

才拿衣袖略略的揩一揩不流進口是決不措的絕倒二則因他軟弱無能和鼻涕膿相似要

替他提出兩種解釋閱之可笑王老頭任憑人家叫喚他也不惱在姚家做了二十多年忠勤樸實審師傅把他

當自己家裏人看待審師傅的拳腳聲名在婺源無人及得一頓○作者欺人審師傅之拳腳在婺源

這日有一個鳳陽賣藝的女子到了婺源年紀才十七八歲生得很有幾分動人的姿色在婺源

源賣了幾天藝看的人整千整百的捨錢那女子玩得高興忽然向衆人誇口道誰有能耐的

下場來和我較量較量贏得我的可將這些錢都拏去亦奇衆人看地下的錢約摸有二三十

吊那女子是這們說了兩日沒人敢下場去和他較量不料這消息傳到了審師傅耳裏審師

傅怒道小丫頭敢欺我婺源無人麼隨跑到那女子賣藝的地方挺身出來向那女子說道我

下場來和你打祇是打贏了我不要你的錢那女子打量了審師傅兩眼見審師傅的年紀不

過三十多歲生得圓頭方臉闊背細腰很有些英雄氣概便笑盈盈的問道你打贏了不要錢

却要甚麼呢審師傅有意要羞辱那女子做出輕薄的樣子說道你打贏了我我給你做老公

我打贏了你你給我做老婆不論輸贏俱是一樣說得真妙極行得麼行得就動手這幾句輕薄話羞得那女子

兩臉輝紅心裏暗自恨道這輕薄鬼才會佔便宜呢他打輸了還思做我的老公這樣說來我

不是輸贏都得做他的老婆嗎世上那有這們便宜的事那女子心裏雖這們想但眼裏看了
 審師傅那樣英雄氣概又不免有些動心下文輝紅着臉半晌才向地下啐了一口道不要胡
 說你有本領儘管使出來錢要不要隨你的便審師傅搖頭道誰要這點兒錢你依得我的話
 就動手依不得我回去那女子道你贏了我依你說的你若要輸了得賠我這們些錢暗裏一層不
 而已其實心中暗裏一層不是應允也暗裏一層不 旁邊看熱鬧的人不待審師傅回答都說這話很公道旁人並非主張公道 審師傅
 祇得說好二人就動起手來走了四五十回合那女子氣力畢竟不加被審師傅打跌了誇大
 往往受人窘辱少年處世不可不戒也 審師傅打贏了也不再提要女子做老婆的話披着衣就走那女子找到審
 師傅家裏見審師傅有妻室有兒女才知道上了當恨聲不絕的去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過了
 三年這日審師傅有事出門去了忽來了一個鳳陽女子說是特來會審師傅的來得 審師傅
 的兒子出來看那女子也不過十七八歲問他有什麼事要會審師傅他突兀不肯說見審師傅家
 裏養了十多隻雞那女子手快得很從腰間解下一根絲帶來將十多隻雞都捉了用絲帶縛
 了雞脚舉動不測對審師傅的兒子道審師傅回來的時候你對他說我在關王廟裏等他三日他
 要雞親自來取三日不來我多等一日殺一隻雞雞殺完了我才回鳳陽去辦法 審師傅的兒

子才得十二歲翻起兩眼望着那女子把雞捉去了過了一會審師傅回來聽了兒子的話心
想必就是三年前的那個鳳陽女子練好了武藝特來報仇的閱者亦必以為是前人也也不懼怯即時跑到關王廟祇見一個麗粧女子盤膝坐在大殿上十多隻雞仍用絲帶縛了擱在坐位旁邊年
齡和三年前的女子彷彿容貌却更加秀媚裝飾也更加華麗低頭合目的坐在那裏並不向
外面望一望奇極審師傅見不是前三年那個女子不是三年前的女子使人不測心裏便有些害怕了惟恐
打不過敗在一個年輕女子手裏說開了面子上太難為情但是事已至此不容不上前動手
白丟了十多隻雞還是小事外人聽得說必說是審師傅害怕不敢前去討雞進退維谷獨自
在門口躊躇了好一會猛然計上心來暗想既不是三年前的那女子他必不認識我我何不
如此這般的前去討雞呢審師傅想罷便走上大殿說道我是審師傅家裏的長工我東家有
事出門去了這十多隻雞是我喂養的你為甚麼都捉了來快給我拿回去罷假託那女子抬
頭望了望審師傅道這些雞既是你的你拿去就是了任憑取去不加攔阻極審師傅真個上前捉雞誰知
才伸下手去就覺得腰眼裏着了一下立不住腳一個跟頭栽到了殿下女子之平爬起來望
着那女子發怔不知他用甚麼東西打的被打而不知為何物所打女子之技藝可見不敢再上前去祇好立在殿下說

道好沒來由。我又不認識你。你把我的雞捉來。我向你討取。你不給我也罷了。爲甚麼還要打我呢。等歇我東家回來。再來取你這丫頭的狗命。那女子笑道。你快去教你東家來。你東家不來。這雞是莫想能拿去的。審師傅忿忿的回到家中。想不出討雞的方法。祇急得在房中踱來踱去。歎氣唉聲。王老頭走上來問道。關王廟的雞討回了麼。問得輕鬆審師傅沒好氣的答道。討回了。時我也不這們着急了呢。王老頭道。怎麼不去討咧。問得輕鬆審師傅更沒好氣的道。你知道我沒去討嗎。王老頭笑道。討了不給難道就罷了不成。你且說給我聽。看你是怎麼樣去討的。我也好替你想法子。王老頭忽然要替東家想法子奇極審師傅道。要你這鼻涕膿想甚麼法子。不要尋我的開心罷。不特審師傅不信。即讀者亦不信也王老頭道。你不要以爲我這鼻涕膿沒有法子想呢。我看除了我這鼻涕膿。祇怕十多隻雞要白送給那丫頭吃。說得爽利。此是從史記毛遂鴻臚兩傳學來審師傅到了這時候。也祇得於無可設法之中設法。橫豎自己不損失甚麼。便將剛才討雞時的情形。說給王老頭聽了。王老頭點頭笑道。還好。幸得你不曾說出你就是審師傅來。你的聲名還可以保得住。我此刻替你去討。你也陪我去討來了。就說是審師傅討不來時。他也不認識我。你再想法子便了。忽然撲臂而起。使人不測審師傅詫異道。你打算怎麼去討呢。你知道那丫頭是有意求找我較量武藝的麼。我說是審師

傅家裏的長工。他已答應將雞給我。尙且打我一下。我腰眼裏至今還有些痛。你去討他難道就不打你嗎。我都打他不過。跌了那們一蛟。你這一把子年紀。打壞了豈是當要的。我知道你在我家很忠心。旁的事你可以替我代勞。這不是你能代勞的事。你沒事做。去坐着罷。在審師傳因應

嘗有此王老頭笑道。我這一大把子年紀了。那裏能和人相打。偏說不打奇。祇是你不用問我打算怎麼去討你。祇跟我去就得了。說着便往外走。審師傅莫名其妙。祇得跟着同去。不一會到了關王廟。看那女子還是如前一般的坐在那裏。王老頭也不開口。逕走上大殿。伸手去捉雞。捷爽那女子從羅裙底下飛起三寸金蓮。向王老頭腰眼裏踢來。疾王老頭右手將雞捉了。左手不慌不忙的接了那女子的脚。往前一摔。疾祇摔得那女子仰面一交。跌了丈多遠。王老頭之絕藝到此方見

王老頭提了那串雞往肩頭上一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對那女子笑道。你認識我麼。我就是審師傅咧。自認審師傳妙極不知那女子怎生回答。且待第十三回再說。

總評

此一回又從趙玉堂傳折到霍俊清傳矣。玉堂此次來津。在閱者之意。以爲下文必且與霍俊清較量拳藝矣。不料閱至此回。却輕輕將趙玉堂收過。依然談到霍俊清身上。頗覺

出人意外。其實霍俊清幹也。趙玉堂枝也。霍俊清主也。趙玉堂賓也。強枝弱幹。事固不可。喧賓奪主。理尤不能。玉堂之佚事敘畢。遂從速將其收去。不支不蔓。方見文字之妙。

趙玉堂飛身躍過火車一節。苟非目睹其事者。誰能信之。然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况此書所紀。絕無怪誕不經之事。則其信而有徵。蓋亦明甚。技至如此。真絕詣矣。

趙玉堂之至天津。明明來看霍俊清。却偏說不是。爲霍俊清而來。故意曲一筆。便覺轉折有致。入後玉堂獻技。霍俊清旁觀贊歎。絕不肯輕易出手。與之較量。如此佈置。不特十分得體。抑且能脫去上文許多比較拳藝之窠臼也。

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拳事。前爲趙玉堂岔開。擱置許久。令人望眼欲穿。此回將玉堂傳收束後。又復提及。閱者必以爲下文當敘兩人比拳之情事矣。不意霍俊清方踏進李氏之門。而座中忽發現一王老頭。遂令作者之筆。又借此颺開。談到王老頭身上。洋洋數千言。別成一小傳。霍李比拳事。因之又復擱起。此等處真使讀者心癢難搔。作者不特以文爲戲。兼以閱者爲戲。亦可謂狡獪之甚者矣。

鳳陽女子賣藝。誇張大口。目無餘子。誠非走江湖者所宜然。然此於審師傅固無關也。乃

客師傅必欲折辱之。以爲快。是誠何心哉。日後卒致受傷吃屎。不可謂非咎由自取矣。作者寫王老頭一節。完全從史記馮驩毛遂兩傳套來。當其屈居工人之列。畏蕙龍鍾。委靡齷齪。誰復知爲身懷絕藝之老師家哉。一旦攘臂而起。穎脫而出。然後乃知鼻涕膿亦有挺硬不可撓之日。足爲懷才不遇者吐一口氣。昔人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嗚呼。上下古今。以貌失者。寧僅一子羽而已耶。是可歎也。

客師傅不敵鳳陽女子。乃自承爲長工。王老頭打勝鳳陽女子。乃自承爲客師傅。兩人顛倒。心理不同。而一樣有趣。

客師傅少年盛氣。結怨于鳳陽女子。入後苟非王老頭。則失鷄受辱。險致聲名狼藉。然則吾人苟非萬不得已。亦何苦結怨他人。自貽伊戚。讀此可悟律身處世之道。我嘗謂少年人讀武俠小說。最易入於好勇鬥狠之一途。作者深知此弊。故處處以好勇鬥狠爲戒。孰謂小說無益於世道人心哉。



何海鳴先生這一期又做了一篇「五人團」紀北方大俠劫取銀車的事情。寫得真是有聲有色。與第一期的那篇「瓜園逋客」異曲同工。一樣佳妙。張冥飛先生又是一位武俠小說的能手。他在這一期裏做了一篇「俠女復仇記」。事情曲折。文筆又非常跳脫。其中敘述技擊的地方。大抵言出有據。並不是信口空談。足與俠義英雄傳媲美。聽說他還有一篇「俠女報恩記」。是接續此篇而作。情節更好。等他脫稿之後。就可以刊出來給諸君看了。

臨城的這一回劫車案。非但震動全國。可算得全世界莫知道了。但是抱憤峪這一班匪徒。究竟是何等樣人。他們如何結合。大概知道的人還很少哩。姚民哀先生去年爲了花旗煙公司的事情。曾經親身到過山東一次。對於當地盜賊土匪的歷史內幕。調查得十分詳確。現在把他親耳所聞。親自所睹的種種情事。一一寫出來。做成一篇「山東響馬傳」。內中有許多人物。與臨城案大有關係。這是何等有價值的著作呀。務望閱者諸君。須要特別注意纔是。下期本雜誌。有胡寄塵的「盜亦有道」。徐卓呆的「小蘇州」。程小青的「漆匣子」。張舍我的「陷網」。都是極得意的著作。比以前幾期。要好得多哩。

圖 繪

上海說夢人著

歇浦潮

本係海上說夢人廢載之淫穢行爲之社會之小針想
 十數年談異奇事而運筆活潑又
 幕前參申撰著而成發鏡高懸罪狀
 全喜怒哀樂之情感並發鏡高懸罪狀
 各界諸君俱當以先觀爲快也

看了這部書非僅開心爽意
 淫娃之罪狀完全披露

繪圖

新歇浦潮



全書八集 每集四角 每集七角 實售七折

最近上海社會... 形形色色的大寫真
 本係接續歇浦潮而作... 敘述最近幾年上海繁華之
 形越、淫穢、罪狀、人心、趨日、險、世、事、愈、繁、華、之
 筆越、越、好、情、節、越、越、奇、怪、也、淫、娃、之、醜、態、披、露
 官場、黑幕、夢、人、運、筆、之、妙、更、不、待、言、之、奇、閱、本、書、情、節、莫
 不、歎、服、且、倍、增、人、處、世、之、不、待、言、之、奇、閱、本、書、情、節、莫
 比、前、消、遣、且、倍、增、人、處、世、之、不、待、言、之、奇、閱、本、書、情、節、莫
 餘、固、當、二、書、合、購、以、公、餘、展、覽、以、消、永、畫、未、閱、歇、浦、潮、者

●第一集 價洋九角
 ●第二集 價洋九角
 ●第三集 價洋一元
 ●第四集 價洋一元
 ●第五集 價洋一元
 實售七折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書局發行

吳研人著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 全書八冊 價洋四元 實售七折

「吳研人先生」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小說家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大說部

文筆比三國志來得好

情節比紅樓夢來得奇

大有好書不厭百回讀的滋味

本書係述清季一般官僚政客。形形色色的怪狀。以及男盜女娼。鬼鬼崇崇。插寫社會裏的人。有忠正的。有奸惡的。有可憐的。有邪淫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將社會的罪惡和盤托出。洵誅奸警惡之常頭棒喝。改良社會之學世新書也。

續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

最近男女怪狀之寫真箱……最近社會奇聞之報告書

近日人心之險詐愈甚。社會之怪狀越多。而至于達官顯宦。黑幕重重。奸夫走卒。莫不鬼鬼崇崇。運其巧計。行其陰謀。道途淪亡。于斯為極。運其靈活。心傷焉。有特請小說大家。搜其最近二十年來社會上之奇聞。別善惡。以說部之小品。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內容

容曲折。立意正大。以之承續吳研人先生之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一書。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內容

全書四冊 價洋二元 實售七折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筆 小 說 記

李孟符編 **春冰室野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考據家不可不看：因為有歷史的資料

▲探奇者不可不看：因為有奇趣的異聞

本書內載明清兩朝之社會奇案、鴻儒詩詞、宮禁趣聞、名人軼事、搜羅宏富、纖細靡遺、個中事蹟、俱係採集海內祕籍、以及故老傳聞、儘都外間不經見者、可以供歷史參考之用、可以作消閒解悶之資、一舉兩得、惠而不費、各界人士、盍速購閱、

洪楊黨魁 **石達開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石達開洪楊黨魁也、其一生之戰功事業、以及奇趣遺聞、頗足以資人談助、惜乎世俗傳聞、不足徵實、而太平、軼事之紀載、則又語焉不詳、本局近于四川藩庫中、覓得石氏真蹟、則參酌各家記載、友人借錄抄出、間有殘蝕不全者、以餉閱者、內載行軍之策略、詳加編次、彙輯成書、以居之程序、纖靡遺、總其大小事蹟、不下五百餘件、悉數囊括、是編中、大足以資史家之考證、以及酒後茶餘之消遣、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陸澹齋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廣州 世界書局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價				
		每册本國	三分日本	
			五分外國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名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世書局謹啓